

三工湖大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中華民國十一年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

競智圖書館出版

台灣新竹市西門
笑仙陳福全

例言

一江湖之間神奇駭怪之事不一而足本編分類編述對於江湖黑幕尤多揭發故名為江湖奇聞

一本編采輯名家著述近人筆記而成故其文字酣暢淋漓足以鼓動興趣

一本編分為醫術命相卜筮拳術騙術方外術法雜技八類俾閱者便於按類披覽

一本編所收材料悉屬奇異之事隱秘之術閱之可以知所趨避不僅為消閑之品也

一本編行列疏朗語句均加圈點頗為醒目全書分為四冊尤便攜帶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目錄

●卷一

○醫術類

朮芷治痘

鍾生

神鍼

俞嘉言

葉天士遺事

徐靈胎

員先生

錢弗要

袁體菴

神醫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卷二

○命相類

才與財相尅

相國寺相士

無氣官

史瞎子

鴨涎治病

中指生毛

神術易胎

轉女為男

小王子

傅青主

八

九

九

十

十

十三

●卷三

○卜筮類

李都司

相字

西湖星士

記神相

龜鑑

屏角相郎

禮部書吏

張鐵口

推造擇婦

吊金鰲

三

四

五

五

六

八

九

十

一

一



謝石 二

李丰仙 三

打盤 三

卜者梁翁 三

一字三解說 四

六壬神課 四

嚴君平裔 六

江慎修 六

談虎臣 七

烏金碁子 八

因相發解 八

元首宿 九

● 卷四

○ 拳術類

假作師弟 一

熊氏子 一

陸碧景 二

玉山 三

柳生 四

胡遠 五

佛肚機關 五

黑夜混戰 六

點穴術 七

誘敵計 八

金超 八

鏢師受愚 八

劉遠 九

曹氏兄弟 十

李舵工 十一

甘鳳池軼事 十一

白泰官 十三

● 卷五

○ 騙術類

鹽政行賄 一

怪叟 二

洞庭尼姑 三

奇騙 四

人參鋪 五

出售王府 六

雇妓作妻 六

聘請幕友 七

某公子 八

假朝廷 九

乾隆錢 九

珠寶肆 九

徐大誑 十

●卷六

○方外類

禪杖替身 一

代享富貴 一

呪瓦 二

醫僧 二

黑雲覆頂 三

異僧 四

平頂僧 四

碧岩禪 五

和尚不持齋 六

白和尚 六

鍊氣術 六

天台道士 七

左道惑眾 七

宋連璧 九

道士學大吠 十

銀針紉頭 十

按摩術 十一

召亡 十二

仙官祈雨 十二

攝魂術 十二

痴道士 十三

竹冠道人 十三

●卷七

○術法類

游一瓢 十四

祝由科 一

伊五 二

請仙 三

蛇妖攝珠 四

擲豆誅妖 五

端工 五

搬運術 六

丁養虛 六

李鳳來 八

任子明 八

戲臺 九

鐵算盤 九

孝廉遇術士 十

隱身術 十

運紹酒 十一

死後慘象 十二

● 卷八

○ 雜技類

一技養生 一

閔孝子 一

妙畫代良醫 二

繩妓 三

論河套 三

吳伶 四

口技 五

鯁氣辨金 五

郭貓兒 五

梁葫蘆 六

過百齡 六

相墓術 七

趙從先 八

堪輿 八

蟻陣 九

趙得秀 十一

傅徵君軼事 十二

術士驅蠅 十三

聽銀 十三

烟戲 十四

調白 十四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一

● 醫術類

尤芷治痘

痘瘡者。父母慾火所結。病在先天。天一在水。故人之五臟。腎先成。火毒伏其中。感時氣即發。其有平險者。父母同房時。清心寡慾。不茹葷酒。則毒輕易出。若食有毒之物。而又沈酒。所生子女。其毒必重。不見富貴之兒。殤於痘者多。貧賤之子。傷於痘者少乎。若痘出幼年尚可。成丁婚配後出痘。存者甚鮮。蓋先天已傷。不能通達故也。凡醫皆執此說。鄉人黃大者。年二十。父母已故。娶有妻室。幼未出痘。是年春間。痘症盛行。黃大忽患大熱。一身盡疼。入於骨髓。求死不得。七八日間。面現紅六數點。其妻請鄰翁視之曰。此痘瘡也。甚險。乃延痘科診之曰。陰虧盛矣。必補託而後可。以六味地黃加減立方而去。其妻以百錢求隣翁取藥。翁曰。我家潮濕甚。思買蒼朮白芷薰屋。正好乘便。遂入市。擇興旺藥肆。投以錢。與方。並買朮芷二十錢。舖夥甚忙。包藥之際。以藥方誤插朮芷包上。翁不知也。

至家。交有方者與黃妻囑速煎而進之。黃大服後即得安眠。翁夜生盆火開包取朮芷則皆藥料矣。急往叩門。問之黃妻已煎服半日。睡甚安。似大見效。翁不敢言而回。次早往視。一身痘花皆現。光明磊落。且索飯食。神氣間如無病者。翁詫異。即代為延醫復診。醫曰。已反逆回順。非我重用。地黃不能如是神速也。今可不藥收功矣。翁心中抱歎。朝夕在側。殷勤服侍。果十朝痘盡回。痂漸脫落。壯健如初。黃大感甚。乃殺雞烹肉。備謝禮。請醫酬鄰翁之勞。醫持杯大言曰。非我妙手。恐此症不能回春。老翁閱歷多年。豈不見壯年出痘者。十有九死乎。翁曰。不然。假如此症。誤服蒼朮白芷。將何如。醫曰。一滴入口。早已斃矣。翁即回家取藥。曰。請觀此非先生所開之藥乎。醫檢之曰。是也。翁曰。是則誤矣。以同市兩包相混。而黃大所服者。實朮芷也。醫曰。莫與我爭功。我閱書多矣。從無朮芷發痘之說。此必藥肆匆忙。誤包兩料藥。實未給朮芷也。翁乃呼黃妻出藥渣而示之。固朮芷也。翁曰。吾非爭功。若果朮芷所愈。有後患否。是以求教。醫搖首支吾。持謝金而去。二人懷疑莫釋。遍訪時醫。皆曰。無此情理。或者痘為朮芷逼引入內。復發。無藥可療矣。二人更急。時巨室以千金延名醫薛生白在邑。二人執香跪

門求診。生白憫其誠，使人診之，謂黃大曰：脈甚和平，無疾何治？翁始以疑質之。生白大笑曰：是矣。此必黃君祖宗功德，不應絕後。故有此誤。若服地黃湯，悶死久矣。時醫不知用藥之活變，而執古方，寃死者不少。彼意謂有夫婦，必有房事，虧損腎經，故壯年出痘，必先補託，不知夫婦之事，天生天化，互相補益。若房事必有損，則世無八十九十歲夫婦偕老之人，而鰥寡孤獨皆千萬歲矣。惟好色過度，則傷黃君一夫一婦人倫之常，復有何損？其痘之鬱而不發者，必平日盡力農田，長浸水中，深受濕氣，遏而不達，是以痛楚。老翁所市朮朮，必有數兩大劑收之，水氣立散，有不暢茂條達者乎？時醫何能見及此？我故曰：祖宗功德，鬼神所使也。且黃君脈大而長，不但痘不復發，且享壽無疑。二人心始釋然，喜躍再拜而去。

鍾生

有鍾生者，業醫，無人延請，偃蹇不堪，乃赴豫投親戚之出任者。其戚係聞曹，又未補缺，鍾依之餬口而已。六月間，豫撫太夫人疾急，醫皆束手，屬員來見，必問有南醫否。其戚以鍾對。中丞命急召之。其戚諛囑小心。鍾唯唯而去。中丞延入

分類江表子月
臥室見窗戶皆閉。大生爐火熱不可耐。鍾曰：太夫人陽伏於內，陰見於外。當此大暑之時，必先去火開窗，并去棉衾，則脈必復。脈復乃可定方也。中丞曰：前醫無言及此者，先生高明，乃從之。未幾，太夫人索飲，中丞大悅，曰：我母不言，已二日矣。今依先生法，竟大蘇醒。復請診視，鍾診之，得脈，以藿香正氣湯飲之，立痊。太夫人大悅，命留醫在署，欲官之。為之報捐，未入流。奏留豫省，充文巡捕。中丞言聽計從，因此獲財無算。

神鍼

孫翁居陽城東郭，善鍼灸。有過客倚旅舍，鼻懸瘤如罌，覆唇。翁曰：今見之，胡不去。客曰：固所願也。誰與翁曰：我姑試之。客曰：刀割乎？曰：否。藥線乎？曰：否。令客赤足，鍼跗中，有頃曰：覺有氣自頸而注乎？客曰：然。又有頃曰：瘤之蒂覺若癢而濕內注乎？客曰：然。又有頃去鍼而瘤若失，僅結痂鼻端，如錢許。客大喜，詢姓名欲酬之而遁去。客固撫軍委員，採硫於陽者也。事已復命，撫軍駭問瘤去狀，以實對。撫軍有母，四體不仁，卧病者三載矣。飛箋陽城，囑令速翁至省。見撫軍問故，撫軍再拜曰：吾母抱病三載矣，稔君之能，願起廢焉。未飯，請觀之。見撫軍母

卧榻上不能坐。不能行也。翁熟視診脈息曰。姑試之。鍼焉而後茶。茶已。曰。令二婢扶以坐。能坐矣。再用鍼而後餌。餌已。曰。令扶至牀前。揉股而垂足。能垂矣。再用鍼而後飯。飯已。曰。令四婢扶以行。能行矣。撫軍大喜。館以上賓。酬以金帛。不受。傾接之間。撫軍細細而詢其家世。孫答曰。止生一子。不學無術。今棄文就武。仍未能售也。撫軍殷勤款留。不即使歸。一日談次。細問其術之究竟。且曰。醫多人。不愈何也。翁曰。秦越人有言。吾非能生人。能生夫不死之人也。漠然無分。天道自運。鍼之謂矣。吾謂以管子之言喻之。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謂之則時也。類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久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開閉也。謂之決塞。寔也。怨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寔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用鍼。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宣其末。不明於象而用針。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用鍼。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用針。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用鍼。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計數而用鍼。猶倍招而必拘之。無舟楫而欲輕水險也。夫頭為精明之府。鼻屬足陽明胃經。吾故鍼其更

之跗也。風中腑者多著四肢手足。拘急不仁。面加五色。惡風寒。余故三鍼大夫。人而除其風也。平之甯之。將之盈之。然則余非能起人能起夫不終痿之人也。撫軍拍案而嘆曰。罕乎。偉乎。神如是乎。決乎。鬱乎。醫誰知乎。居久之。翁子忽峨冠鮮衣而入。翁駭曰。若何來。則新中是科武解元矣。蓋子本魁梧。撫軍亦以此報德也。子名紹武。時康熙己酉科。

俞嘉言

俞嘉言。良醫也。一日往鄉。舟過一村。落見一少女。於沙際搗衣。注視良久。忽呼停棹。命一壯僕曰。汝登岸。潛近此女身。亟從後抱之。非我命。無釋手。僕如其言。女怒且罵。僕抱之益力。女益怒罵。大呼其父母。其父母出。欲毆之。嘉言徐諭曰。我俞某。適見此文。將櫻危症。故相救。非惡意也。女父母素聞其名。乃止。俞問曰。此文未痘乎。曰然。俞曰。數日將發。悶痘萬無可救。吾所以令僕激其怒者。乘其未發。先洩其肝火。使勢稍衰。後日藥力可施也。至期可於北城外某處來取藥。無遲。越數日。忽有夜叩。俞廬者。則向所遇村中小女之父也。細言女得熱疾。煩燥不甯狀。俞問膚間有痘影否。曰。不但現影。且現形。俞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

昇以托裏之劑。此女漸致發透其痘。獲無恙。北城多敗屋。居民多停柩其中。嘉言偶見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縫中流血若滴。驚問傍鄰。則曰。頃間某鄰婦死。厝柩於此。嘉言急見其人。為語之曰。汝婦未死。凡人死者血黯。生者血鮮。吾見汝婦棺底。血流出甚鮮。可啟棺速救也。蓋其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夫以為死。故殯焉。聞俞言。遂啟棺診婦。脈未絕。於心胸間鍼之。未起而下。已呱呱作聲。兒產。婦亦甦矣。夫乃負婦抱兒而歸。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嘔吐不欲飲食。諸醫羣集投劑。俱不效。邀嘉言視脈。側首沉思。遲久而出。乃拍大老之肩曰。高年人猶有童心耶。是娘非病。吾所以沉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脈決之。其象為陰裏陽。定是男也。已而果驗。錢牧齋一日赴親朋家宴。肩輿歸。過迎恩橋。輿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驚。忽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翻拄於地。卧則否。屢延醫診視。不效。時俞嘉言適往他郡治疾。亟遣僕往邀。越數日。俞始至。問致疾之由。遽曰。疾易治。無恐。因問掌家曰。府中輿夫強有力善走者。命數人來。於是呼數人至。俞命飲以酒飯。謂數人曰。汝輩須盡量飽。食且可嬉戲為樂也。乃令分列於庭四角。先用兩人夾持其主。併力疾趨。自東

分類
至西自南至北互相更換無一息之停。主人殊苦顛播，俞不顧，益促之驟。少頃令息，則病已霍然矣。他醫在旁，未曉其故，俞曰：是疾乃下橋倒仆，左邊第幾葉肝搖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擻經絡，則肝葉可舒，既復其位，則木氣舒暢而頭目安適矣。此非藥餌之所能為也。牧齋益神其術，稱為聖醫。

葉天士遺事

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當時。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症，即往執弟子禮，既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為一書，附以論斷。非盡天士本意也。世稱天士為天醫星，亦非真有確據。相傳江西張真人過吳中，遭疾幾殆，服天士方得蘇，甚德之，而籌所以厚報。天士密語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財物相加。惟有某日某時，過萬年橋，稍一停輿，謂讓橋下天醫星過去，真人許之。而是日是時，天士小舟適從橋下過去，城內外遂喧傳天士為天醫星矣。天士宿學虛心，為一時之冠。其老母病熱而脈伏，甚似寒證。天士審證立方，其難其慎，中夜獨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湯。其鄰叟亦行醫者。

竊聞之。次早到門。獻技用白虎湯。一劑而愈。其名頓起。而不知其即出於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村夫素識天士。負以渡水。天士語之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尚可活。村夫不之信。屆期。瘍生於頭。昇至天士門求治。與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嘗肩輿行鄉村間。適有採桑少婦。天士命輿夫往樓抱之。桑婦怒詈。其夫亦扭輿夫毆打。天士從旁解之曰。此婦痘疹已在皮膜間。因火甚。閉不能出。此我設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亦果然。有木瀆富家兒。病痘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來。出兒求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潔大桌十餘。裸兒卧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不死。有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抱歸求治。天士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乎。請先兒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至空房中。自外出。與博徒戲。女欲視兒。則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深歸。啟視。則兒痘徧體。粒粒如珠。蓋空房多蚊。借其嗜膚以發也。鄰

婦難產數日夜。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天士為加梧桐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葉。以是日立秋故耳。過此無益。其因時制宜之如此。以醫致富。然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

徐靈胎

徐靈胎先生。名大椿。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欽。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驚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喏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為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散也。迮驚以為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

其體裹其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鍼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為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葷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卧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胗脉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為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

民間自濟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洞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鈔剔利弊。剖折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事見隨園全集。

員先生

粵東馮崧湖宮詹譽驥言。少侍封公。遊宦秦中。會母夫人有疾。百藥罔效。時封翁宰某邑。或謂邑有員先生者。鄉居好道。少得真仙秘傳。能知過去未來。素精醫理。不輕為人治疾。治輒奇效。如諸公子。自往延請。渠惠然肯來。可保母慮。封翁乃命宮詹兄弟。翌辰徒步。踵門延請。甫出城半里許。一人御車。迎面而來。見宮詹兄弟。拱手問曰。君等為馮公子耶。對曰。然。曰。為母夫人疾。來召員某。非耶。曰。然。曰。僕即員某。請偕返署。可也。宮詹兄弟訝其預知。樂與偕返。比至署中。封公大喜。命導入寢室。見病者卧牀上。寂然不動。員諦審良久。遽索篋。餅一具。力擲於地。餅碎如粉。揀取片甕。以鋒砭病者兩太陽穴。少選。血珠珠出。其色紫。再

砭之紫色漸轉為赤。便聞病者呻吟作嚮。竟體已能轉側矣。員笑曰。得之矣。亟索紙書方。服藥調理。疾頓瘥。封公酬以金帛。固辭不受。謂感公子孝思。不名且至。况辱徒步枉顧。敢以小技責謝耶。自是常來署中。宮詹兄弟咸喜從之遊。嘗謂真仙最喜遊戲人間。俗眼不識。往來交臂失之。曾偕遊終南山。見一道人清癯如鶴。脩髯垂胸。有瀟灑出塵之概。員拱手迎候道左。執禮甚恭。宮詹叩問何人。員低聲附耳曰。此漢張留侯也。那敢不敬。既又見一白衣女道士。員執禮愈恭。謂為觀音大士。員羽化後。留有小像。有事禱之。最驗。

錢弗要

錢福耀。池州府人。其為人也。好善知醫。市藥為人治疾。不肯責謝。遇窮乏者。輒施藥以治之。鄉里稱其賢。因共贈以別名曰。錢弗要。家本素豐。坐是中落。城外齊山有洞。窈然而深。為一郡名勝。錢常於歲暮除日。避債洞中。薄暮又一人。質質然來。詰之。亦同志者。惻然憐之。問其人止需錢十千。錢嘆曰。我較君所需不啻數十倍。不得不爾。十千細事。何必至此。腰橐適存會子錢十千。遂取以授之。曰。此十千。汝可携歸償宿逋。與家人團聚度歲也。其人驚喜曰。君得勿錢勿要。

先生耶。曰然。曰聞名未曾識面。何敢遽領厚貺。錢笑推其背曰。君請速歸。無用多言。其人拜受稱謝而去。昧爽。錢緩步歸家。行至山腰。見兩叟坐地談醫。一叟蒼髯垂胸。一叟豐頤微髭。錢頓觸所好。拱手請教。蒼髯者笑曰。汝亦知醫耶。對曰然。曰醫有三審。汝知之乎。曰何為三審。曰一審色。二審舌。三審脉。凡為人治疾。先審面色。由色而辨五行。或宜相生。或宜相尅。次審舌。辨其枯潤。次審脉之浮沉遲數。以分表裏虛實。而決其風寒濕熱。三審既確。然後斟酌立方。百不失一。汝第識吾言。神而明之。能事畢矣。錢頓首謝教。請問兩叟姓名。微髭者指蒼髯者謂曰。此三國時華元化先生。予乃唐時孫思邈也。錢大驚。知為遇仙。急蒲伏叩首。及仰視之。已杳矣。自是醫理日進。會太守有母。暑月患疾。衣重裘。尚自惡寒。羣醫僉以熱劑投之。不效。錢除日給貸之人。適在署司押。因言錢得仙傳。誇張而游揚之。太守大喜。急延錢診治。錢觀病者。兩顴微赤。舌色黑燥。確係實熱內伏。攻去內熱。外邪自去。急命飽飲瓜汁。少選。泄去惡滯。儼然睡熟。寤後汗出如雨。其疾良瘳。太守喜。酬以金。固辭不受。太夫人性固好施。名錢謂曰。我疾非汝莫治。酬以金。知汝不受。我私蓄有千金。存汝處施藥濟人。藉為我種福。可

也。錢乃頓首受命。亡何。太守以有事晉省。時值中秋。與寮案謁見中丞某公。公忽白睛上。眈忽然倒地。手足攣搐。多醫相視。不敢立方。太守因薦錢。醫道甚神。方伯商之。廉訪遂飛擢。延錢至。錢見某公面白微青。舌白而潤。意仲秋金氣得令。涼風乘虛而入。引動內風。症屬虛寒。治宜扶火泄金。培土制木。遂進參芪朮桂等藥。而疾果頓愈。中丞大喜。遂商之僚屬。延錢在省。為官醫。並籌資鉅萬。俾錢市藥。以廣濟窮人。凡求醫者。無不應手立效。不責人謝。人必諒力以酬之。年九十餘。腰脚強健。為人治疾。猶步行。不喜乘輿。三子讀書。連入邑庠。孫十餘人。皆幼慧。僉謂好善之報云。

袁體菴

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

而去。吁。亦神矣。

神醫

吾鄉蔣紫真先生。精於醫。生平不輕為人治疾。所著醫書。皆精闡靈蘭之秘。惜身後多散失。余曾得其醫案一冊。議論突過前代。武進有周姓者。其母晨入後圃。劬筍。失足傾跌。竹斷鋒入腹中。掖之。腸隨出。已斷矣。周往求先生。先生曰。嘻。腸斷其可續乎。仰視不顧。周窘。往求鄰翁。翁曰。此君好奕而嗜餅。少頃。吾邀之來奕。子可持餅進。俟其食畢。長跪哀之。當肯往。周如言。治餅而往。蔣心方戀奕。餅至。頓盡數枚。舉首見周。跪伏。駭問何為。鄰翁為致誠意。蔣曰。姑試往診。以盡吾技。遂同行。入視。出謂周曰。創雖可治。但十年後。必有奇變。恐子不忍視也。周時迫於求生。堅懇速治。蔣入藥。一刀圭。敷其腸。用線縫之。納腹中。加以縫紉。施雞皮馬。復斫藥一丸。入口中。夜半而甦。一月如平人。又八年。乃死。或問十年後如何。曰。腸斷不能不續。十年後。續處必生肉。草。飲食渣滓。不下達。必從上出耳。揚穆如明府為余言。

鴨涎治病

富翁某。羣雌粥粥。中年舉一雄。喜甚。兒甫周晬。忽終日啼哭。滴乳不食。舉家憂皇。急延多醫商治。並云。但求兒愈。不吝厚酬。羣醫籌商立方。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第散去。中有某醫者。素專治小兒。其術甚精。再四諦視指紋。知兒固無病。竊希厚酬。獨留不去。而展轉思維。卒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偶遊後園。見乳母于荷池。為兒洗濯衣袴。蓬頭悲泣。問其何泣之哀。答曰。妾一家老幼。不下十口。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今兒疾不治。一家斷難存活。那得不哭。醫聞是乳姆。其心忽動。乃曰。我醫也。再四諦視指紋。兒實無病。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汝若知之。可悉告我。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汝家溫飽。我亦得厚酬矣。未審汝知之否。乳母聞之。皇遽投地稽顙。有聲。悄謂之曰。先生必祕勿告翁。妾乃敢言。醫曰。諾。乃曰。前日抱兒戲池畔。兒掬石上生螺。納諸口中。妾急以指掬之。已齧喉際。從此啼哭。滴乳不食。此致病之由。惟妾一人知之。先生慎勿多言。未審果能治之否。醫撫掌笑曰。得之矣。以好言慰乳姆。並誓不泄言。乳姆叩謝而去。醫特見翁。笑賀曰。連日為郎君故。幾忘寢食。頃思得一良法。疾可立效。但不知郎君愈後。所謂厚酬者。幾許耳。翁喜。拈髯笑曰。小兒果愈。請以五百金為先生壽。

可乎。醫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醫點首曰。可矣。迺囑翁速購肥鴨百頭。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盞承鴨嘴。所流澆沫若干。用銚頻挹注兒口中。不炊許時。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翁顧而狂喜。以千金酬其醫。

中指生毛

揚州饒商某。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根圍紅盤。大于豆。毛銳如針。觸之痛徹心髓。醫治罔效。且稽古方。無是症。羣醫無可如何。相率辭去。吾邑嚴肇基名醫也。適遊廣陵。商耳其名。禮延診治。嚴稽羣醫所立方。或敗毒。或瀉火。俱無少效。默思中指屬心。毛乃血之餘。其色赤屬火。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既濟。君火動而血無所統。致釀此患。治當滋腎。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三日而毛色頓黑。痛頓減。又三日而色黃。痛漸止。再三日而色黃轉白。越日。毛隨盤結。痂俱落。疾良瘥。

神術易胎

史茗。相明經。壯年博學。功名未遂。改業錢穀。為袁簡齋明府所識拔。因入其幕。後在八閩。為歷任方伯所倚重。脩脯豐厚。慷慨好施。濟貧拔蹇。極一時之雄豪。坐上食客常滿。及其老也。望孫念切。子婦懷孕。未卜男女。時有精岐黃之道。不

肩以醫名者。茗楣延診。其人曰。脈主得女。然吾翁之善。可回天意。請竭吾術。使轉為男。以報知己。第陽莖須移一肢。改造得男。必缺一肢。翁願之否。茗楣詫曰。先生之學。素敬佩。不意竟能化女為男。無已。請移其足指。無碍觀瞻。更妙。其人曰。不能。上可移下。下不能上。再三籌度。惟兩手小指無用。可以挪借。茗楣欣然諾謝。遂設爐煉藥。佩服兼行。及期。果產男孩。手僅八指。見客覩覩。宛若閨閣中人。及長。羞澀更甚。有欲驗其指者。則啼而匿。為同人所噤。昔茗楣與吾業師王公交善。方其歸也。王謂之曰。閣下與當世名公友。而僅諸生。脩貲至巨萬。而仍寒士。依然故我。徒勞無功。竊為君不取也。茗楣大笑曰。予之出也。一肩行李。筆墨之外。無他物。不數年。出入公卿間。推賢讓能。有為予拔置。身青雲者。有賴予仰事俯育。裕衣食者。各若干人。疇不企史善人之號。亦可以自豪矣。足下欲予坐擁萬鎰。納貲為郎。方謂吐寒士氣耶。此守錢虜所為。卑卑者何足道。其胸襟之濶達如是。宜其遇轉女為男之奇士。此其中蓋有天道也。

轉女為男

姑蘇有老翁。富而無嗣者。僅一女。及笄。病篤。醫束手。翁不惜重貲。聘名醫葉天

分類
分
類
之
法
子
月
一
十

士診視笑曰。是非病也。肯以若女為我女。且從我遊。百日後還閣下。以壯健者。非復嬌弱之態矣。如遲疑不決。是翁自殺之。死非正命。良可哀也。翁詫曰。誠如是。願以千金送閣下。天士攜歸。另潔密室。選婢而艷美者。使伴女宿。囑曰。此汝姑也。終身依倚在是。順姑無違。稍有拂逆。致增其病。惟汝是問。於是日給藥餌。恒往問之。見女身體漸壯。顏貌漸舒。與婢情好日密。形影相隨。知己事。遂遽入其室。迫喝婢曰。汝與姑所作何事。我窺覘洞徹。必盡言之。如敢隱諱。將以刑求。毋自苦也。婢視女而泣。女忸怩曰。婢之伴我。翁之嚴命。如違應責。順何罪耶。婢因曰。是主臨奴耳。以郎君偽稱義女。而使奴同衾枕。違既不敢。從又獲咎。使奴置身何地。天士大笑曰。已順從姑夫耶。方為汝喜。豈責汝耶。速女改裝。去髮而辮之。以藥展其弓足。衣冠履舄。居然美男子。延其父至。告曰。閣下以子為女。偽疾誑我。誤使義女伴之。今為所亂。將如之何。翁愕然不解。所謂乃使小夫婦出拜。翁顧而大樂。願以婢為兒婦。與天士結為姻婭。往來無間。

小王子

江左徐君。知醫道。開設藥肆為業。門臨官河。栽柳成陰。有美蔭。一丐者。小艇。恒

泊於下。有二婦操異音。日與其夫盪漿行乞。盛夏之際。忽聞二婦大放悲聲。徐往視之。丐已欲斃。氣存一息。發惻隱心。謂其婦曰。爾夫當是痧症。我取藥來。或可救也。遂與蟾酥丸。用童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門叩首謝活命恩。自此放舟一去。不復返矣。歷十餘年。徐積得數百金。與親友合本渡海。赴關東販豆。遇狂風飄入大洋。舟子不能為力。砍桅去帆。任其播揚。不知幾日夜。亦不知幾千百里。遇島觸機而舟碎。財物俱沈。所幸人無傷損。聚哭於沙嶼而已。此島內係大鎮市。朝鮮所轄。有瞭望者。見舟破人存。咸來問訊。備錄名單。飛報所司。值小王子巡邊。聞報見單。親臨點驗。至徐君。審視曰。先生門前垂柳尚存乎。徐不知所以。謹以實對。王子乃命司官。以諸客就養於館舍。厚給其餼廩。曰。遇便送還天朝可也。命備法駕。肅徐登輦。王乘騎前導。白旄黃鉞。禁尉傳呼。行人跪道。徐怦怦然。如夢如痴。聽之而已。越兩日。及大城。百官郊迎。添鹵簿。易鑾輿。稱蹕而入。城中三市六街。人烟輻輳。至宮門。王子挽徐手。升殿交拜。分賓主。西東對坐。傳命後宮宣妃主夫人見客。乃有彩娥貴嬪。翼二夫人出。法衣象服。珮玉鳴璫。向徐盈盈再拜。徐答拜不迭。長跪於地曰。小人何德何能。敢受我王殊禮。請

明以告我。以誌異數。王子亦跽告曰。先生忘十年前柳陰下小艇中之病丐乎。即寡人也。我國法。凡貴者得異症。必遠丐三年。以伸懺悔。寡人二十餘歲時。忽得眩疾。發則眩暈即死。過日而蘇。前王命太史占之。須乞丐中華沿海之區。必有奇遇。疾以痊也。乃指二妃曰。寡人帶渠行乞。得遇先生。以仙丹救治。寡人自此疾愈。逮今十餘年。不復發矣。昔年王父崩。寡人即位。國服甫滿。尚未朝貢。請封。故國人猶以小王子稱寡人耳。今天幸先生來此。俾寡人有以報德。先生欲貴乎。欲富乎。欲貴。則特設賓師之位。以奉先生。欲富。則珍寶貨財。惟先生命。徐曰。小人遠方醫士。無奇技異能。敢妄玷賓師。以速官諉。無已。本為運豆而來。請假以資本。送之關東。則感戴無既矣。王子笑曰。關東豆不及小邦者。不意中華貴至此。異日請先生觀我倉貯何如。乃開筵大醪畢。館徐於天使行宮。命大臣之善華言者陪侍。娛之以本國雜樂。王子日往朝之。居數月。徐思家欲歸。辭留數四。不得已。王子命開太倉。請往觀。豆則一顆之大。約重四五分。果勝關東於數倍。徐欲之。王子舉倉以贈。載海船數十艘。奉徐與諸客。以王大船送之。徐貨豆得十餘萬金。改藥肆為質庫矣。

傅青主

傅青主先生太原人。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大節勿論。鄉里傳其細事數條。附記先生精醫。晚年以醫見者。見不以醫見者。不見也。某撫軍知其名。見之不得。先生偶扶藜郊外。撫軍出。相去約半里許。一役報撫軍曰。前扶藜者。即傅先生。撫軍即令前騎追之。肩輿趨而至。先生行不加疾。亦不回顧。約十里許。相去仍如故。撫軍曰。休矣。先生殆不吾見也。一日。撫軍太夫人得疾。撫軍囑陽曲令邀先生。先生曰。看疾可。吾不見貴人。陽曲令曰。諾。撫軍敬避。囑令陪馬診脉。畢。怒曰。如此年紀。何得如此病。不立方。拂衣將去。令強留而婉叩之。初不言。繼曰。相思病也。得諸昨日晚間。先生出。撫軍來叩令。令無以答。太夫人微聞。自內嘆曰。真神醫也。吾昨午翻箱。偶見若父履。遂得疾耳。當以寔告。令轉語先生。一帖而愈。又一民婦。因夫好賭。相詬啐。夫掌擊之。遂成氣鼓。詢先生。先生偶持草數十餘把。謂民曰。子持歸。在婦前用漫火煎之。顏必和。聲必下。飲食親奉外。即煎藥。是務。日須十數次。不三日而愈。或問故。先生曰。所得者淺。勿須藥餌。以草為媒。平其心。和其氣。足矣。又少年輩。方土築。見先生過。曰。盍裝病試之。一少年躍而下。

羣遮先生曰。此病人請試。先生一望曰。死人也。眾大笑。先生曰。腸斷矣。舉至家而死。又公方在西山讀書。一幼婦步至求醫。先生診而執其手。持硯將擊之曰。何物妖狐。敢來害我。狐跪曰。妾寔非人。江南某公子妾。將媚之可否。先生曰。此亦有緣。然不應死。垂危時當令邀吾。吾救之。狐諾而去。至江南與某生遇。初纏綿而消瘦。漸瘠瘵而奄奄也。狐曰。太原傅先生能生汝。遂絕。其家素耳。先生名然。去太原數千里。度病必不可得。相向而哭。門外報傅先生至。舉家喜。數劑而起。是行也。聞祁縣包子美。偕子往食之。食數日。無以償。館人索值甚急。先生曰。取紙來。吾為汝揮翰。持向某街鬻之。料可償。館人初不可。強之乃如言。獲竟數倍。留先生曰。公即在此食包子。我為公賣字何如。先生笑而去。安南國使人覲書安南國三字。將鐫石於都門。輦千金購之。不可。聞先生與一僧善。以千金施僧。偽作佛事。僧乞先生書國泰民安南無佛共七字。使者得之。急馳去。先生子名眉。先生知其不壽也。故字之曰壽毛。一日。壽毛持己所臨先生書。膺款置案頭。先生忘非己書。駭曰。吾殆將死耶。是書何無生氣。壽毛曰。真兒筆也。先生遂大痛。不久而壽毛歿。先生書留傳至今。片紙琅玕矣。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二

●命相類

才與財相剋

江陰某翁。富甲一鄉。年四十餘。無子。買妾李氏。逾年舉一男。有道人。歎其門閭人呵止之。喧散。達內座。翁出詢。道人曰。山僻野人。耳名久矣。今來投謁。不過藉此博一醉耳。何門者見拒之深也。翁延之入。命家僮設酒具。道人連釐三十餘觴。都無醉意。翁異之。問道人有秘術。能賜教否。道人曰。僕無他能。惟相人富貴貧賤。差不謬。翁啟冠。命道人相。道人諦視久之。曰。君偏體俗骨。五官俱帶濁氣。臉上犬毛。積寸許。此真富翁相也。惟額角一股清氣。深入肌裡。隱隱作餓紋。恐後此飢寒不免耳。翁曰。嘻。子言過矣。以予薄產。縱不權子母。閉戶食之。子若孫不能盡也。道人笑曰。是有定數。道人何知焉。因令徧觀家人。都無言。適乳媪抱兒至。道人驚曰。此即破家子也。翁曰。其相若何。道人曰。按是兒部位。歲十二當入學。十五登賢書。十六成進士。官翰林。蚤達。恐其不壽。翁曰。若此。則克家子也。

何言破家。道人曰。才與財相尅。君所以坐擁百萬者。以五六世識不得一丁家。今有子能文章。登翰苑。恐百丈銅山。將歸烏有也。翁漫應之。道人亦辭去。兒漸長。延名師教之。讀五經史漢。過目輒了。而翁日持籌握算。百無一利。四五年。虧本無算。兒年十二。果入邑庠。翁典舖被火。賠累不下數萬。越三年。兒舉孝廉。翁置洋船七。盡覆於海。諸夥眷屬訟諸官。貸其沃產。上下賄賂得免。明年。兒捷南宮。授庶常。迨泥金報至。翁與妻若妾。已僦居敗屋中矣。猶冀兒貴。門庭可以重整。不半載。卒於官。一家凍餓而死。道人之言全驗。

相國寺相士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貨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折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因縛空室。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有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甯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無如君者。當擢巍第。即大書於壁曰。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

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資。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肯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技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算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盡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以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半。迨廷策唱名。徐鋒首名。湜為第六。

無氣官

京都琉璃廠有老翁。揭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登仕版者。肩摩而至。老翁悉延之坐。俱令噓氣。自乃從旁諦審之。曰。此金氣也。為翰苑。此木氣也。為部曹。此水氣也。為中翰。此火氣也。為御史。此土氣也。為國子監。言之無不脗合者。忽一人噓氣久之。老翁沉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旺。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

間歟。詢之以挑選知縣。投呈就教者。乃知冷官間秩。皆無氣男子為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史瞎子

年大將軍之父遐齡。總兵近畿。生平有季常之懼。夫人某氏。偶歸甯。年竊與侍婢通。夫人返署。覺之時。婢已有娠。七月。鞭撻交下。胎崩。產一兒。啼聲甚鉅。夫人大怒。立鬻其婢。見兒呱呱然。益怒。呼閹人活埋之。閹人持兒出。至後圃。委豬圈旁而去。閱半月。閹人適至後圃。聞兒啼聲。出圈中。往視。一牝豬伏地乳兒。大駭。異。抱歸。僱媪乳之。以為己子。即大將軍也。數年年。夫人生希堯。年內擢都統。有史瞎子者。揣骨多奇驗。召之令相。史曰。公太封翁。貴不過下人主一等。出希堯令相曰。亦一品官。然不足當此。年曰。余僅此。別無他兒。先生誤耶。史曰。頃在門房內。相一兒。位極人臣。年三十。即掌大權。貴出諸侯王上。疑係公子。呼閹人攜兒至。極雄偉。問兒何來。閹人伏地請死。細述前事。夫人亦感悟。撫為子。取名羹堯。讀書聰穎。兩年盡十三經。與塾師問難。師輒窘求去。屢易師。皆然。乃令習武。與師相角。師輒敗。亦辭去。年無如何。一日。西山來一老僧。踵門求見。曰。郎君才

器天成。豈常師所能授學。盡付老僧。年不肯。乃留教之。構靜室。攜入靜坐。數月後。乃授以孫吳兵法。及天文地理。陰陽術數之學。臨行囑曰。子藝已成。他日得志。勿任意恣殺。方可望令終也。遂去。將軍十八入詞林。年未四十。掌大將軍印。平青海。立大功。事具國史。

西湖星士

桐城方氏。因南山集一案。遣戍者十餘人。敏恪公父亦在遣中。敏恪間歲至塞外省親。恒隻身徒步。往返萬里。嘗流轉至浙。往甯波訪其戚某。比至。歲已逼除。某公門前諸奴。皆貂帽狐裘。甚豪倨。自顧襤褸。不于不前。乃於其巷中。賃屋以居。欲往投刺。恐遭呵逐。遲疑未決。顧以資斧將盡。進退兩難。日於門檐下。探聽某公居鄉若何。對門一屠見之。奇公狀貌。展詢邦族。并道來意。屠搖首曰。我與同巷二十年。未見其恤一親族。去恐無益。方聞言。深悔輕至。屠問先生既係士族。必能書。未知解算否。公曰。略諳之。屠曰。時將度歲。我有帳目。煩先生結算。代開帳單。以便索欠。寒舍不遠。便可下榻。何如。公見其意誠。遂往屠呼妻出見。款留甚殷。人亦爽直。為之握算持籌。半日已畢。屠出索逋三日。得錢比每歲獨豐。

除夕具酒肴。延公上坐。而與其妻分坐左右。作守歲宴。屠一女。五歲。亦隨屠婦側坐。八旦。公欲行。屠曰。雨雪載途。願小留數日。已囑荆人製絮袍相贈。庶長途可以禦寒。公為勉留五日。至期。方黎明。屠捧絮袍。婦攜襪履至。奉公服。訖見公帽破碎。乃脫已擅笠易之。并贈青蚨二千。遂別去。至杭。無所遇。間步西湖。見數百人圍星士談相。星士瞥見公。撥人叢出。揖曰。貴人至矣。公疑其揶揄。曰。我不求相。何遽相戲。星士上下諦視。曰。此非深談處。遂收卜具。邀公同入小廟。延坐。曰。子某年為何官。某年至總督。惜不能令終。現今官星已露。可速赴都。以圖機遇。公曰。無論罪人子。無仕進路。即有機緣。徒手亦何由北上。星士曰。此不難。開箱取二十金。贈之。曰。速行勿遲。并出一名條。囑曰。他日節制陝甘。有總兵遲誤軍機。當斬。千萬留意。拯之。此即報我也。叩其姓氏。不答。遂行。至直隸。行李為人篡去。欲繞道至保定。訪其素識某。行抵白河。大雪凍斃古寺旁。寺僧啟戶。見虎卧。走白主僧出視。果虎。徧之。乃公。僵卧雪中。扶入灌救。始甦。留數月。乃行。先是寺中老僧蓄金石極多。老僧圓寂後。無講此者。因悉出所蓄。挽公鬻之。捆載至保定。就督署前設行肆焉。制府出。前導嗔公收肆。遲叱加鞭。撲公憤甚。棄去。赴都。

至東華門。折字以資旅食。適平定郡王輿過。見招帖善之。呼問。知為公書。延歸。掌記室。甚蒙禮遇。久之。藩邸楹帖。盡出其手。高廟臨幸。見之。詢何人筆。王以公對。即召見。賞給中書。從此受知。由監司而至建節。不過十年。公既貴。招屠至。贈以三千金。令改業。並為其女許嫁士人。遣人至白河新古寺。總制陝甘。督餉嘉峪關外。總兵某。違誤軍機。當斬。力為開脫。則星士乃其父也。公思晚節不終之語。恒懼不免。迎星士至署。求解免之法。星士曰。定數也。惟大善事。救千萬人命。或冀感動彼蒼。公徧查案牘。見直隸通省報流民路斃者。每歲多至數百起。思設留養局以拯之。方定見而未發也。早且往見星士。賀曰。公滿面祥光。必已為莫大功德。不特獲免刑戮。并可望累代貴顯矣。果何事而致此。公詳告之。遂奏行焉。後因陝甘軍營事。兩督撫一將軍。皆見法。公亦應坐。特旨原免。公有自序長冊。存宗祠中。

記神相

阜城門外。有張姓者。嘗荷筐擊小鼓。收買服飾及器皿諸物。以餬口。有鄰女。父母俱卒。相從為妻。一日。得小鑪。秤之。重五兩有奇。塵滓蒙積。銅與鐵莫辨也。磨

色燦然。知為黃金。從此居積致富。不數年。家貲累萬矣。有相士。決人休咎。無不中。張與友數人訪之。張故炫其服飾。相士遍視諸人。皆隱約其詞。獨於張笑曰。子相當乞。張大怒。為侮己也。欲毆之。友勸而止。或謂相士曰。子之相術神矣。凡士農商賈。與置身仕籍者。改其裝束。以試子目力。如鬼恠。遇犀照。莫能隱其形。今張某家勢。實衣紬食肉。粟紅貫朽。而子直評之曰乞。其亦有說乎。相士曰。凡定人窮達壽夭。不在目前。而在異日。若僅在目前。而論其情狀。夫人而知之。何待相乎。雖然。吾熟視張君。月角有光。其婦必有奇相。暗助其夫。惜乎。縱理入口。其紋漸顯。終當窮餓。其人撫掌曰。先生真神相也。張某嘗誇於眾。謂其妻腹有紫毫。蟠縮於臍。引之長尺許。異日富貴壽考。不可量。今先生語及此。洵非誣矣。相士唯唯。後其鄉人遇張。輒戲之曰。爾何能。徒享賢妻一毛之福。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張憤極。伺其妻熟寢。拔去之。以示人曰。今而後。予無藉此毛矣。其妻詬詈相加。終朝反目。未半年而妻卒。又數年而張果落魄窮餓。以死噫。燕頷虎頭。公侯可致。鳶肩牛腹。谿壑難盈。許負之相。亞夫師圭之相。士雅靡不談言微中。猜斯術者。能逃其鑒別哉。

龜鑑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求田問舍。富甲一郡。同業者爭謁之。叩其挾何妙訣。而所投輒利。適階下龜蹙蹙而來。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龜。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龜法。若是班乎。曰。非相法之班於龜也。風鑑一道。行之最難。必現龜身而說法耳。衆請竟其說。曰。我等挾術以遊。不借大人先生之力。何能到處逢迎。某翰林某閣部。餽其家奴。納交門下。此名靠背硬。蓋龜之持以衛身者。全在此錚錚鐵背耳。龜入門最難。朱門高檻。誤趨則蹶。我鑽得三尺薦函。一行名帖。以作先容。此名趁脚。進得門而入。無傾跌之虞矣。其入門也。趾高氣揚。固為惡人所惡。脅肩諂笑。亦為僕輩所輕。必蹣跚徐步。厚重不佻。如龜之曳於塗者。此名扯架子。前果後獵。左倪右若。皆龜之體也。繼而談相。偶然適中。則學龜之昂頭掉尾。自鳴得意。此名軟大。因使會其意者。知相法既神。酬儀宜倍。如言不中竅。則學龜之卷尾縮頭。悄然而遁。此名便好休。有慕我名者。且留作後圖。再高聲價。他如客寓。不必求寬。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旅飯不必茹葷。如龜衣伏土。便能果腹。龜

俯者有靈。遇忘我者必鞠躬。龜震者無意。遇罵我者且忍氣。結二十八宿之黨。用七十二鑽之技。六眸盡瞎。四足猶忙。由是龜窟反為金穴。而風鑑之道行矣。此吾所以悟道於龜者也。爾等盍以龜鑑。衆齊聲嘆服。而階下龜仍蹙蹙而去。

屏角相郎

細瑄。江陰貧家女也。工詞翰。兼好讀相人書。決人禍福。多奇中。年及笄。母氏將字之。細瑄曰。兒相薄。不宜主人中饋。母誠愛我。但賦小星可矣。母以其言多中。許之。而爭聘者日踵於門。母氏令從簾隙以窺。俱不當意。母曰。癡婢眼太高。若輩中甯無一有福兒郎耶。細瑄曰。非此之謂也。母詰之。淚盈盈欲下。遂置不問。許溪洪生。才士也。愛君山之勝。客於江陰。聞細瑄名。登堂求聘。細瑄適簸錢屏角。望見之。入謂母曰。堂上客。真兒偶也。母出見。諾之而去。緣問曰。是子相若何。細瑄曰。氣清骨秀。非紈袴中人也。然太清則薄。太秀則削。恐不永年耳。母愕然曰。彼既不壽。汝何獨有取也。細瑄泫然曰。兒昨攬鏡自照。柳眉侵月。梨靨添濕。三年後必合孀居。郎相不利。建寅是真短緣。適合。違之不吉。母氏幸勿憂也。繼而洪別營金屋。擇日以禮迎之。結褵以後。相得甚歡。洪善繪事。長箋短幅。酬應

不遑甫一脫手。緗瑄即題詩其上。猶記其題並頭蓮一絕云。水雲鄉裏見溫柔。多少癡娃蕩畫舟。江上孤鴛勞寄語。背花飛去莫回頭。傷心之識見乎詞矣。一日坐花下。折短箋作觴政。有並蒂花並頭花連理花葉底花諸名色。拈之者道葩經兩句。合意者酬以香茗。否則駢兩指擊腕為罰。緗瑄拈得並蒂花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洪睨而笑曰。夜合一語。妙出天然。真慧心人也。繼拈得並頭花。洪曰。宜爾室家男子之祥。緗瑄曰。宜男有慶。彼此同之。如卿言亦復佳耳。復拈得連理花。緗瑄曰。道阻且長。春日載陽。洪曰。長春兩字。連理成文。亦巧合矣。又拈得葉底花。洪曰。伐木丁丁。其香始升。緗瑄笑曰。木香固登花譜。君何以第二字聯合。洪笑曰。此乃所謂葉底花也。已而問曰。卿前言並蒂花。不知三百篇中。尚有幾許。緗瑄曰。駕彼四牡。顏如渥丹。朝宗於海。蔽芾甘棠。想盡之矣。洪曰。我尚有一聯。緗瑄請問其說。曰。亦孔之將。彼黍離離。緗瑄愀然曰。花前偎倚。歡會正長。何至說著將離。倚欄癡立。凝眸欲睇。洪方溫言勸解。而家中催歸符至矣。迫於父命。不獲已。草草束裝而別。緗瑄自洪之去。妝樓長闔。粉匣都收。終日對鏡沈吟。自觀氣色。一日。擲鏡大哭。急呼母氏為製線。經母曰。兒癡矣。洪家郎去。

後且無一紙病書。何以決其必死。而作此不祥之物。緇瑄曰。以兒氣色徵之。斷不爽也。母終不許。易以練裙素服。而個中日夕。惟以眼淚洗面而已。不匝月。訃音果至。毀容絕粒。幾不欲生。有客將洪父命。憐其少寡。卹以數百金。勸令改適。母商諸女。緇瑄慨然曰。是何言。我報郎於生者日短。報郎於死者日長。且我之為孀婦。於相信之。我之為節婦。亦於相信之。世有面冷如霜。心寒於雪。而作東風別嫁者哉。客驚嘆而去。述諸洪君之父。大韙之。遂買舟以來。逆歸於家。妯娌間。有乞其談相者。緇口不道一字。族中子弟。知其能詩。競出素縑索句。俱以病辭。曰。女子有才。終歸無福。舊時結習。懺除盡矣。惟小鬟竊其題。洪君遺畫傳示其姪。詔恩得二十八字曰。澹紅香白滿欄干。一段春光畫裏看。展向秋窗渾不似。梧桐庭院十分寒。此雖吉光片羽。而讀之者。亦可哀其志矣。

禮部書吏

明萬曆時。禮部書吏某。窮乏無以自存。時值歲暮。益難為計。聞街人李實中。精星命。特袖例金。往求推算。李細玩命牋。嘆曰。論尊造。乃鉅富之命。奈終身無一佳運。殊屬可惜。某請其說。李曰。命由舟也。運由風也。雖有巨艘。不遇順風。亦惟

有膠擱淺渚。聽其腐朽焉而已。何足貴哉。某聞李言。嗒然若喪。久之復請於李。曰。據先生言。鉅富非所敢望。尚求細推。未審得免。餓填溝壑否。李又為屈指輪算。忽詭曰。奇哉。奇哉。尊造以演禽之法測之。明年五月五日午時。當有昴日雞到宮。昴宿在十二地支屬酉。酉內藏金。金星透露。主有意外機緣。雖鉅富可唾手而得。此巨艘遇風時也。過此以往。則非鄙人所敢知矣。某不敢再瀆。酬以例金。李却之曰。此交交者。暫存尊處。俟所言果驗。當以千金相酬可也。李笑曰。諾。既歸。憶李所言。疑信參半。迺瞬屆端陽。落莫較常尤甚。故事每節必留一人在部聽差。其儕知其避債。難以歸家。因共贖錢三百餽某。聊貰肴酒。在部伺應。某乃沽酒一瓶。置書架上。又出刀嚮切羊脯。將備賞午。忽書架上兩鼠相鬪。將酒瓶觸翻墮地。砰然一聲。已成粉碎。某停刀瞪視。頓憶術士所言。不禁喟然長嘆曰。承諸君高義。瓶酒且不能享。尚何望意外機緣哉。比視架上簿牒。已被酒漬濕。恐係要件。急取繙閱。乃三年前琉球國冊立世子表也。以例表無甚關係。其心始定。因將瓶瓦拾拋院中。又取濕表將就日中曝之。甫一掉頭。忽門外一人迎面而來。揖問某曰。此是禮部有書吏先生在此否。某觀其人。係琉球國衣冠。

嘿自驚訝。即拱手答曰。小人便是書吏。未審有何見教。其人笑曰。下官乃琉球國使臣也。今為冊立世子一事。特來幹旋。望勿見拒。某問如何。使臣四顧無人。乃謂某曰。三年前冊立世子。曾進表大國。不謂世子荒淫無道。頓失國人之望。頃我王與大臣會議。將廢而改立。以前已進表。不敢擅專。今特謀諸先生。如將前表抽還。俟改立既定。再行進表。泯去廢立之跡。較為得體。如事幸成。不吝重謝。某聞使臣言。故為沈吟良久。乃答曰。事關廢立。非同恒泛。不敢輕諾。然必以慎密為要。倘一泄漏。為害非淺。此地耳目甚多。不便商議。請約定翌辰於前門外酒館報命。何如。使臣笑曰。君言甚善。謹遵所約。萬勿失信。幸甚。某送使臣去。後試測日影。却是卓午。自知術士之言有驗。翌辰前往酒館。使臣已在此久待。見某至。含笑相迎曰。先生來何遲也。某笑曰。非敢來遲。但為君故。煞費經營。昨訪知此表。為吾儕某甲所藏。某甲為人。猶而貪。不足與謀。已施小策。將此表賺出。一俟到手。即行奉獻。未審事成。果何以犒小人也。使臣笑曰。如果事成。以三十萬金相酬。何如。某曰。三十萬金。原為不菲。惟賀貴國廢閣立賢。兆民是賴。小人不為無功。敢請少益。使臣笑伸五指。謂曰。君言是也。事成請以五十萬金為

先生壽。先生好為圖之。愈速愈妙。某笑曰。諾。遂訂三日。獻表。兌銀。果唾手而得。鉅富。其儕竟無一人預知其事者。某尋罷役歸鄉。潤屋買田。以財雄一方。迺延術士於家。以千金酬之。

張鐵口

昔有襪匠。業甚興隆。晚年得子。愛如珍寶。年將及冠。猶不使學事業。親友皆勸之。匠曰。有命存焉。故人皆戲呼襪公子。時有推五星者。曰。張鐵口。名卓卓。匠使推其子命。鐵口曰。此大富造也。行年三十。家貲五百萬。我在貴邑。推命多矣。無出其右者。書單與之。匠大悅。歸使其妻。以錦作囊。納單其中。懸於其子胸前。曰。無忘發財之年。且以誇示親友。益任其怠惰矣。為其子完姻後。匠夫婦相繼亡矣。其子不能自立。所遺襪肆。為其夥抵盜。淨盡。漸至夫婦相攜行乞。惟日盼而立之年。作富翁矣。至二十九歲。適遇大飢。人人不能自給。誰肯濟焉。其人餓病於枯廟中。將斃。念謂其妻曰。我不濟矣。我之不習一業。以至此者。皆張鐵口誤我也。汝年少艾。不患無溫飽。曰。我死後。汝號於市曰。有能棺殮前夫者。嫁之。諒必有人承值。殮時。必以命單納棺中。我將控於陰司。為妄談命者戒。遂歿。其

妻如言改嫁而葬埋之。其人之魂見閻羅王。訴其冤苦。王為追鐵口至究之。鐵口曰。小人推命。從無謬誤。恐其八字不准。非小人之過矣。王使判查降生簿。則其命運與單符合。王曰。如此其財何在。判又查應富簿曰。某應以貿易起家。已於降生之年。交招財利市二神矣。王釋鐵口。使鬼卒押其人。問二神曰。有之。某應以二十歲外漸興家業。吾神在三百六十行買賣中。查無其人。無從給付。恐其誤習文學。則非我所能主。已於某年月日送文帝去矣。又押赴文昌宮。未衣神曰。有之。收財之日。曾稟命帝君。請以數萬金準作科甲。出宰一方。以餘財付之。乃歷科以來。魁星在南北大小文場中。查無其人。恐誤習武。於某年月日送武帝去矣。又押赴關帝廟。周將軍曰。有之。吾奉命巡武場。並無其人。恐誤其發財之日。送交轉輪王處矣。又押至第十殿。王命判檢簿曰。有之。因其人既不習文武。又不習商賈。無從給發。不得已飭交當方土地埋藏其家。使掘土得之。甚易。今猶未得。是土地之過矣。請追問之。乃召土地曰。小神領有此銀。知其人已流落枯廟。即以其銀埋在廟堦之下。無奈其人從不動土。且未嘗埽地。欲雨給之。恐其不知暫避。誤傷性命。正無法可施。今既來此。原財奉繳。以脫小神之累。

也。王曰。嗟乎。天下竟有如此怠惰之人。神亦不能福之。使其為人也。實害之也。然某前世之福澤尚在。無已。判作富貴家猫。眠錦繡而食膏粱。毋庸自力。且所見之財。亦千百萬也。故人而無能。不如為畜。

推造擇婿

唐盧龍節度使李公。精星學。推算窮通。歿壽百不爽一。有愛女。美且慧。公推算當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許占鳳。故及笄。猶未字也。有吳生者。固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儇巧。涎欲繫援。又不敢遽通媒妁。密以百錢賄日者。為捏造一極貴之格。書于紅牋。乘公出行。故犯鹵簿。公怒。叱虞侯拘至輿前。厲色問故。生叩頭曰。小人以貧困不能自存。特占休咎於日者。謂貴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發迹。緣頻觀所評命紙。沈吟猶豫。不虞節鉞忽臨。致誤冒犯。罪萬死。公索評牋推之。命良然。顏色頓霽。詳詰世族。大喜。命載之後車。歸為薰沐更衣。問娶妻否。對曰。以貧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筮吉。以愛女妻之。一介措大。一旦坐高富麗。頓增驕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譖於公。久之。公亦察其無他能。陰悔而厭薄之。欲殺之。苦無其法。會吐蕃大舉入寇。朝廷憂之。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公遂抗

疏特薦婿吳生。固世家子。素習韜畧。可勝將帥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將借刀殺己。然不敢辭。且佯喜再拜。深謝汲引。及俞旨下。生拜辭。公內與妻訣。女固賢淑。以父將不利於婿。心殊不慊。乃勉生曰。男兒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為之。不立功歸。無相見也。君其懋哉。生曰。諾。既至戍所。諭部曲將弁。詰旦登場閱武。有不至者。殺無赦。至期。一一閱畢。各厚犒之。且笑謂諸將弁曰。爾曹各有所長。果同心戮力。蠹爾蕃虜。何難殄滅。幕府少不更事。頗好馳馬試劍。敢獻薄技。以助諸君一笑。僉曰。唯唯。願幸寓目。少選數健兒。共舁一大刀。至。約重千鈞。生乃着戎服。跨駿馬。持所舁大刀。下抑上揚。左盪右決。輕如揮扇。易若折枝。舞畢。下馬。毫不竭力。合營羅拜。歡聲雷動。賀曰。公神威真天人也。生命以刀懸諸營門。擇日撻伐。初。生閱武時。吐蕃潛遣謀者偵之。見生舞刀。大驚。舌橋幾不能下。深夜。悄就營門舉之。直如虬蟬撼樹。牢不能動。謀報吐蕃聞之。相顧失色。君臣籌議。以為不早自量力。強與交綏。是螳臂當車。徒自取死。急上表謝罪。願歲歲朝貢。永誓不反。捷聞。朝廷嘉悅。以李公所薦得人。晉左僕射。封代國公。以生征虜有功。授嶺南節度使。封萬戶侯。妻封涼國夫人。至是。生得官。

歸遂為翁壻夫婦如初。後女問生始知前所舞大刀以木片飾錫箔為之。又預如式鑄千鈞鐵刀。使懸營門。故令其謀者偵報以懾其心。而投誠輸款也。

吊金鰲

趙芝珊名惟熙。癸丑以江西宣撫副使自京南下。道經金陵。早子平家吊金鰲名。喬裝賈人狀。踽踽獨行。訪之。見面自稱執事錢莊。以前程為問。吊金鰲半晌曰。公曾膺疆寄。目前亦榮膺要職。所謂商人者偽也。公堅不承認。吊金鰲乃舉其近三十年過去事實。無不中節。公大奇之。遂吐實。力勸其垂簾京華。允為鼓吹於士大夫之間。吊金鰲遵惜北上。頗受都人士歡迎。生涯有一日千里之勢。比亦稍稍衰矣。

分類
江湖奇聞

卷二



三正
湖
大
可
開



版出館書圖智語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三

台灣新竹市西門

笑仙陳福全

卜筮類

李都司

陝西李都司名全。由行伍起家。至都司。數如梅花。非著非龜。應若響焉。友人傳其數事。彙集於此。王卜崕太史。今陞侍御。為庶長。時同友叩之。友人乃曰。子斷此為何如人。李公令太史執一物。太史就几上。却抄執之。李曰。兩榜也。問何故。李曰。抄乃文字。讀書有立功。却抄一出。天下皆曉。且其為字。層層疊疊。現有文字。功名會累而上。天下皆曉。進士也。在京決何官耳。再執一器。太史取一印。色盒之上。蓋李曰。翰林庶吉士也。問何以知。曰。既為中書之府。又為文明之冠。非翰林而何。然盒中無印。目下固庶吉士也。又一大老。事在危急。遣人問之。手持烟袋。斷之曰。兩頭皆金。中為木。重重受剋。危急矣。其人曰。性命憂乎。曰。無妨。中喜通氣轉彎。天明日出。無事矣。曰。何故。曰。日屬火。火灼則通達無礙也。抵曉。果如其言。又四翰苑往詢之。一為座主沈雲樵先生。一為彭雲楣先生。一為董蔗

林先生一為曹竹虛先生談者記兩事焉。蔗林先生持一盞甌熱茶向之。李斷曰。公應時應用之器也。此時尚在覆陰之下。才德皆不顯。覆一去湧騰而上矣。後尚書公歿。而董公遂大顯。竹虛先生從別人面上借一近光眼鏡向之。李曰。君其外用道憲乎。眼鏡欲觀也。近光則不但欲觀而察矣。曰。將遂外任乎。曰。不久仍內轉。何也。此眼鏡非子有。暫借他人。特過鏡耳。將來居內必大顯。眼鏡挂於耳根而近目。朝廷耳目臣也。其言亦立驗。

相字

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遠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鐫續霏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間挾此技餬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曾至吾邑寓紫陽觀。所言不煩。而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為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碁字問終身体咎。范曰。凡圍棋之子愈著愈多。象棋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碁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棋子。非圍棋子也。

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棋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外出，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義字以問范。問年若干，其人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爾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問矣。又有人以風字問所孕為男為女。范曰：移中間虫字於右旁，則似乎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故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

謝石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福禍，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召至。後范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

之論說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多。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曰。吾官寄此。欲力謀遷動。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懷妊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為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後復折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戍。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璇。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與沈雲椒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用。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巾問之。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曰管有三截。相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後為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問何故。曰烟管是最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頃刻永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曰君又放學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也。學院試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將必復任。已而果然。

打盤

寶坻王公晴溪。工打盤術。卜人休咎。術用羅盤。置木尺。問者預書字。覆盤下。令人持尺撥盤。視尺押何度。當作何字。畢集諸字。偏旁湊合之。文詩詞不一格。聞有似古謠諺者。識之。事後歷歷應。公素不甚晰文義。以此知非偽託。嘗挾其術。

走京師四方。所至傾動。爭延致之。當和相盛時。或決其必敗。問當在何時。書一絕。中有句云。玉猴授首在羊年。玉猴隱珎字。後和果以己未年伏法。其奇中皆此類也。公性警敏。鼻長尺餘。貌偉甚。如世所繪鍾離權狀。欲試其術者。飲以酒。盡數升許。乃忻然為之。否雖王公不顧也。卒年七十餘。

卜者梁翁

海昌張端林父。為雲南尉。卒於任。端林迎父櫬歸。道由湖廣。米價甚廉。以官囊所有。糴八百石。舟運入豫江。值大風。望船多處收泊。至一村落。四面皆河。客舟環泊中。有一大家。高其閘。厚其墻垣。門前停舟更密。端林登岸散步。偶入酒肆。沽飲獨酌。聞人議論卜者梁翁。知人過去未來事。言休咎。其應如響。端林就客問之。始知即大宅內之人。遇異人傳以大六壬。著名問卜。無須開口。即知所事。因此起家巨萬。近以年老。每日只賣十二課。須黎明至其家。與掛號者清錢百文。課金一兩。得列簿內。則得掛號。遲則掛號不及。即不得卜。人爭趨之。有不遠千里而來候教者。故門前舟常滿也。端林亦起意問卜。次日。費銀錢入其家。門房內設拒掌櫃者。係其親戚。收儀登號。及端林去。十二數已滿。強之增添。則曰。

非翁自主。不敢有加也。乃持簿邀十二客入內。端林隨入觀之。登堂入室。室中陳設精雅。有老翁年近八旬。帶四品冠。據案上坐。前列牙籌一個。兩旁設四小几。各具筆硯。其徒四人。伺應書單。前後坐椅環列。客入。翁起讓坐。客各就位。掌櫃人開簿唱號曰。第一號某客。請抽籌。客抽送翁前。翁觀籌。屈指謂其徒曰。某客得某時。以某事問課。主何吉凶。徒舉筆照錄。所斷皆合來意。無一爽者。十二課次第畢。客亦陸續退出。端林目注神凝。忘其進退。翁忽謂曰。遠客不及入號。老朽合送一課。以盡地主之誼。足下姓張。滇南來耶。端林曰。然。何以知之。翁曰。足下坐於離宮。正時屬午。度值張宿。我固知之。今日乙卯。三傳申酉戌。為日之財宮。值貴神太常玄武白虎凶神同官。又為有官之尊屬。舟中合有父棺。戌為地獄。生前曾為司獄之官。太常為米。麥附酉金。而兼連茹。當帶有秘米。兩金重四。其八百石乎。寅申一沖。箕星動矣。明日寅時。轉西北風。大順。未傳為地。足與卯作合。應十二月之卯日。到籍。其米不但不得價。且顆粒全無。緣財入玄武。耗散之手。盡化為三傳之鬼矣。足下其慎之。端林得課回舟。果於五鼓得順風。揚帆而進。於臘月二十六日己卯。抵邑之王家橋。改歲之際。無暇安葬。泊舟處有

分齋 卷三 四
姊夫陸某米客也。借其間地。權厝父棺。因思米運入家。宗族強借可虞。不如近就姊家。以寄於棧。端林奉母回城。度歲。歲朝往賀姊家。叩關而入。其姊對之。號泣曰。爾姊夫虧客貨千餘金。上年爾所寄之米。被客強起去。姊夫無以對爾。今不知道於何處。端林憶及梁翁之課。慨然曰。數已前定。果無所逃。姊母惶急。忝在至親。米價不足。計論矣。我為尋訪姊夫歸家可也。

一字三解說

拆字偶爾觸機。往往奇驗。乾隆丁卯。福建鄉試場後。聞某處有善拆字者。詣之士子。拈得因字。其人曰。國中一人。今科解首也。同行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曰。此科恐無分。或後有恩科。可望得志。彼因出於無心。君因出於有心也。又一人以所握摺扇。指因字曰。我亦就此字一決。其人蹙然曰。君扇適加因字之中。乃困象也。其終於一衿乎。後各如其言。

六壬神課

張君。馮商子也。幼多病。故不甚讀書。然敏甚。其慧解書旨。皆能領悟。及冠。自覺氣稟甚弱。不願婚娶。一日。在朋友案頭。見大六壬書。悅之。求教。友曰。吾雖知此。

不甚精遂以大畧指示之。張攜歸學習，不忍釋手。復購求他本，以為揣摩。聞有秘本，不惜重價，不畏遠道，務羅而致之。不售者，親往手錄。是以其書盈室，多人所不經見者。所精十載，忽大悟曰：道不遠人，非書所能賅。遂束書不觀，亦不肯為人決事。有時自露其機，則無不中。忽謂兄嫂曰：此宅住不得矣，速往某親戚家借寓，猶可及也。兄曰：宅乃祖遺，居此百餘年，豐衣足食，人口平安，有何不美，而欲依親戚家，不為人非笑耶？且遷宅不易，汝勿多言，再三懇之。兄嫂執不可。張乃哀求其母曰：十日不遷，兒為大不孝，予必見責於天而受禍也。其母夙愛憐之，見惶迫之狀，出於至誠，諭長子遷居，迫於母命，往見其戚假宅，果非笑之。然其家宅廣人稀，喜樂親戚之情，話允之。張君迫促，速移上下，皆有怨言。若不聞也。督催益急，至九日，母尚在舊宅督理。張突負而趨，言勿驚老母者。再甫至戚家，喘息未定，人報左鄰火發，延及張宅，頃刻蕩然。而張氏之器用財賄無傷也。然後怨者德之，母與兄曰：何不先言？張曰：天機不可預洩，然與先言何異耶？一日，至其表兄王生家道賀，王曰：何喜可賀？張曰：老兄長郎，今科舉孝廉，非大喜耶？王曰：弟言諒無謬，既來道賀，必得飲食。家中猝不及備，請往市肆可乎？張曰：

可同往。至市偶遇一友王邀偕往入肆飲畢送麩來。張曰兩碗足矣何必三。王曰三人也。豈可兩。張曰一人不得食矣。皆舉箸笑曰今亦有錯謬時乎。言次友家人來報其母疾作幾危請速歸視。友乃投箸而去。王曰弟無乃仙乎。我等飲後速往友家探之。張曰無傷其母痧發刻已愈矣。食畢餘一碗皆飽不能食。張曰賣之可也。王曰何人肯買刺麩。張假筆書條曰為官事見官面虎頭人食此麩。王乃囑肆主曰為我賣此麩。肆主笑諾之。果有一人頭汗淋漓入座急索涼麩。肆主即以刺麩與之甚得。王徐問曰君高姓何如此急急也。其人曰我虞姓為役所迫往見官故需涼麩速食而去。於是二人偕往友家友出迎問其母果痧發絕而復蘇家人皆外出請醫二人渴甚無人烹茶。張曰厨有大柿二亦足解渴。友尋之果得分食二人而去。是年王生子應大比歸。張君曰姪今果中式矣。吾有一物遺君出匣封誌甚固曰捧歸懸之。榜發後啟視不可預發致吾與君皆速禍也。王敬謹攜歸榜發拆視內貯金榜一紙報捷者來出錄比對無一誤者。亦幾張君疾作日甚表兄盧翁雖市井中人而樸誠方正來視疾曰惜弟天生才智不習正業用心於無益之地耗損心血成此危症亦自悔乎。張笑曰命

之修短。天也。知數固死。不知亦死。與其昏昏。何如昭昭耶。盧曰。人雖傳弟。知未來事。是或可信。豈能洞見肺腑。張曰。弟請為兄決之。兄稍迴避。乃執筆操算。作單。以匣封固。謂盧曰。兄攜回。晚觀之。盧如其言。歸肆貿易。夜核賬。後開封。則是日出入總賬一紙。毫釐不誤。盧乃服。來謂張曰。弟能如是。豈非仙乎。何以仙亦有疾。是所不解。張曰。仙則不能。惟六通已得其二。惜知之晚。而又自執其能。不得精進。以結內丹。天乎。假我數年。即成道矣。何如數盡於某月日。從此長別。不亦痛哉。相向而泣。至日果卒。

嚴君平裔

西蜀有嚴姓者。自言為君平裔。築卜肆於道旁。占六壬。決休咎。無所驗。卜者絕少。一日清晨。有客至。前語音似江右。謂嚴曰。今日假君肆賣卜。日暮奉白金五錢可乎。嚴諾之。日午。一人蹀躞而來。客為布盤推局。附其耳曰。出汝懷中十金。當指生路。其人惶遽。探懷與之。果十金也。客告曰。西南十餘里外有古窰。速往匿之。然由戶而入。必不免。其顛有穴。可入匿。未申時。聞樹杪鴉鳴。急出。往東南而奔。可無慮矣。頃之。復有數人。倉皇求卜。客布盤如前。曰。公等追逋逃者乎。曰。

然。今晨有囚越獄。試推匿何處。曰囚未遠。颺出金五錢。當指其處。不驗。則倍以償。如數與之。曰速往西南古窰內。可弋獲。稍遲無及矣。日暮。數人返。索金。且責其妄。曰窰果有之。亂柴塞戶。蛛網如織。無人跡久矣。囚非蟻蚓。可由罅隙而入也。客曰公等誤矣。凡窰顛必有穴。不由戶入。能禁其不由穴乎。細推卦象。人雖逸。窰中必有遺物可證。當與公等往。驗否可立辨。償金未晚也。嚴亦隨往。至則撤柴。拭蛛網而入。履跡宛然。仰視土穴如罅井。繫帶於上。蓋緣之而入。復緣之而出者。諸捕無言而散。客遂以金五錢付嚴。嚴不受。長跪而請曰。夫子之術神矣。願北面執弟子禮。盡夫子之術以授余。使余祖君平之業。復繼千載後。感且不朽。客曰。余術不可傳也。余師授余時。有誠也。嚴曰。何如。曰。曩者余乞食以養母。日憂不給。忽遇道士。憫余孝。曰授子六壬。每日可給菽水。即止。毋貪卜以殖貨。五官四體無殘疾。可矜者。勿浪傳。違之不吉。嚴曰。若此。固易易也。因薰其目。客遂授以術。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目則又非髮膚可比矣。欲得其術。甯喪其明。嚴之殘忍。為何如哉。脫遇道士。必曰孺子不可教。

江慎修。皖之婺源人。前清經學家也。尤善卜。有占輒驗。一日有少婦因其夫久出不歸。趨問於江。江適外出。其子為卜之。向婦曰。汝任取一物。可為汝卜。婦便取案頭破扇。扇頁應手而落。曰。是凶徵。婦問其故。曰。是骨肉分離之象。汝夫殆已死亡於外。婦大慟。且哭且歸。中途遇江。江詢所以。婦歷訴前情。江頓足曰。吾子誤矣。汝勿哭。宜速回。蓋汝夫已至家也。婦怪問之。曰。汝頃者取扇。扇紙脫落者。是脫衣見夫之兆。汝且速回。以驗予言。婦破涕為笑。急急奔回。則其夫固已俟於門外。江之術。可謂神乎其神矣。

談虎臣

談虎臣。闔閭城中之以測字名者也。卜吉凶如響應。羣也。趨之。門庭如市。余少時旋里。應試偕中表兄黃懷蓮及二三子。啜茗於元妙觀。既出茶寮。悵悵無所之。欲東欲西。不能決。見談方布捲字於道傍。戲令決之。拈一捲。謂之曰。吾儕此行。利於何方。談展捲得一剗字。曰。是利於北方。而獨不利於東南。余請其說。談曰。以兆字觀之。只能加減之。成西字及北字。獨不能改成東南二字。而君等一千人。適立案左。以干人兩字。拚成木字。加以側刀。豈非利字。故此行之有利者。

獨不在東南一隅也。余等聞而笑。相約故往東南隅以試之。蘇城試院適在是隅。遂結伴往。乃是日以新陽案首為城中汪姓所得。新陽人欲毆之。汪姓貌與黃懷蓮相似。見黃以為汪也。毆之致傷。幾興訟。卜之當信。有如此者。又余戚家偶失珠環。徧覓不得。往問談。得一干字。談曰。越三日當得之。此物非人所竊。乃以干字稍出其頭。而復加人字於下。曰。此未經人手之象也。當在屋宇之中。盂類之上。越三日為丁日。天干之下。其轉脚者惟丁。而得字之末有于字。故云然。其後戚家果於三日後獲環於瓦盆中。其盆置於櫃頂。恰合字下孟上之言。蓋戚眷忘置於盆中者也。又一日。余方立其側。見一人來問病人狀況。不拈捲書。一一字與之。談瞿然曰。死兆也。恐已僵矣。一者。死字之起筆。是有兆。且其形似槓棒。又似挺尸。病必不起矣。其人慄喪而去。旁觀咸怪其不為人留餘地。有好事者亦隨手取其筆書一一字於板。而問病人。談曰。是不得死。大有生路。詰其故曰。汝手所持者何物。曰。春牛圖也。談曰。以牛加以一。非生乎。聞者咸服其警。蓋後來者實無病。思欲難之耳。談至今猶設硯於元妙觀之牛角浜。問休咎者日必數十百起云。

烏金碁子

燕市某卜者。寓東長安街。靈驗素著。日踵其門而求者。以數十計。卜者應接恒苦不暇。以是自立規限。逾數不應。而戶仍為穿。有某甲者。貧不能自在。赴卜者乞示生途。卜者謂之曰。此去西北三里餘。君得利之所也。可往求之。甲如言往尋。遂至神武門後。見其地列肆十數。類皆售廢舊物者。陰念此或其地乎。乃歷尋諸肆。皆無所見。最後見一肆。陳有象碁子一匣。大如時幣。厚半寸許。以手拈之。其重乃逾常物。視其色黑如漆。雕鏤頗精善。但惜缺其一耳。遂向主人問值焉。主人曰。此雲南石也。其來甚遠。非千錢不能售。甲念物甚佳美。雖千錢不為昂。姑購得之。補其缺。以售諸好者。或可博倍利。適已囊中所存。恰符千錢之數。遂以購之。歸以示戚屬某乙。乙問其價。大驚曰。君乃獲至寶矣。昔吾舅氏得其一枚。易百金。尚以為廉。今子乃得其全。所值信不資乎。此非雲石。蓋即烏金也。昔者嚴氏侈橫。苞苴競行。某公以此進之。遂獲方面。嚴氏敗後。此物流落人間。少有識者。吾舅得其一。而思其餘。求之十年而未遇。今乃歸子。真物各有主乎。甲狂喜。售得數千金。置田宅。娶妻室。稱素封焉。

因相發解

正德二年。丁卯秋。大比之年。士子雲集。星卜者流皆在前門營。趁有相士自命許管之能。凡朝官微服而來。一見即能指其現居品級。係何出身。歷試無誤。是以就相者眾。帝知之。亦微服在人叢中觀聽。時八月初八日午刻。突一士人吼奔而來。扯扭相士曰。汝誤我功名。當與汝性命相搏。眾為排解不開。帝使衛士分之。入問何如此急急。相士曰。是人前數日來問功名。我以今科解元許。彼自不入場。反賴我誤之。真書歎也。士人曰。因汝以元許我。親朋預作賀筵。飲入醉鄉。家人喚醒入場。門以閉矣。豈有場外解元哉。非汝誤我而誰。二人爭執不休。帝曰。無譁。使有人送渠入場。不得發解。汝認何罰。相士曰。挖我眸子去。帝曰。言出無悔。即取案上紙筆書條。鈐以身佩小璽。命衛士送去。帝謂相士曰。半月後來驗汝言也。相士知機。唯唯而遁。當衛士送士人至場外。傳鼓稱聖旨降。門官揭封去鎖。內即傳點開門。偕士人直入至公堂。知貢舉各官跪接。衛士面南宣讀畢。即去覆命。御史檢卷。恭送士人入號內。外間傳皇帝送朋友進場。主考亦留心閱卷。見其文亦尚穩妥。即與各官公議。皆曰。此公既為當今識拔。不可作

第二人。以拂上意。竟中解元。試官覆命。力獎其文才出眾。賀帝得人。帝大笑曰。命也。命也。蓋帝本欲使入場而不取。以難相士。因豹房新得美人。戀色而忘後命。今竟發解。益覺相士可異。着錦衣衛追尋。杳不知其所至矣。

元首宿

明武宗由豹房微行還朝。逢遇迎娶者。鹵簿之盛。彩輿之華。光耀奪目。停車道旁。觀之。見彩輿前一黑大漢。高二丈餘。面目如漆。怪狀異形。衣甲執杵。昂昂而來。見帝注目。似有退意。忽起躍在前。帝異之。命車隨至娶婦家。門庭喧赫。大族也。帝下車。入中堂。黑漢先彩輿進院。見帝在。掩面而遁。帝始悟非人也。因念亮煞相犯之日。何得迎娶。擇日者誤人不淺矣。欲問其人。故留觀。新人交拜後。送入洞房。外即開筵。主人來讓客。見帝相貌非常。即推首座。堂中十餘席。以次告坐。主人因不識帝。故來倍坐。覺凜凜威嚴。不敢驟問姓氏。帝問擇日之人何在。主人指次席一老叟曰。此欽天監致仕堂官也。術甚精。凡有大事之家。必請此公諏吉。百無一失。帝命主人喚來曰。我聞汝能擇日。何得以黑道誤人。叟對曰。不敢。今日寅時。雖有黑煞神一名。元首宿者降臨。但有紫微臨。凡可解。逢凶化

文苑英華卷之九
九
吉。不但不為殃。且主後福。帝難之曰。我有一聯。汝能確對。免汝巧辯之愆。曰。元首宿逢元首主。叟辭良邁志昏。可。否。邀新郎代我對。帝曰。可。乃招新郎來。請問上聯。即對曰。紫微星照紫微郎。帝不覺首肯曰。此翰苑才也。叟命新郎伏地謝恩。帝知機洩。遂巡登車而去。新郎本孝廉也。旋中進士。引見。帝識之。特命入詞垣。笑諭曰。我曾叨汝喜筵。以此補賀禮也。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四

●拳術類

假作師弟

徐明唐杰同學於少林。五年學成。辭其師欲歸。師曰：益乎？曰：益矣。師笑而遣之。凡學於少林者。學成後。由一巷出。巷設木人若干。有機槓以司之。出則木人爭來相搏。腳法手法。稍一錯誤。即被木人擊回。過此又有一巷。木人執器械甚厲。危險更倍於前。偶一踈虞。即身首異處。能由兩巷出者。認為高等弟子。由一巷出者。認為尋常弟子。第一巷即被木人擊回。則留寺再學。不願學者。由後門出。不認為弟子。徐由兩巷出。唐則絕生平之力。只出一巷。至第二巷。望望然不敢一試焉。故唐之技下於徐。二人出寺後。經商於漢皋。某寺有一僧。名悟玄。常遣其徒四出募錢。與少者。即以手握錢碎而擲之。必滿其欲而已。商人以為苦。唐見而惡之。故與錢一枚。僧碎錢向唐而擲。唐以指彈銅屑。轉擊僧面。入肉數分。血流如注。僧去。唐走訪徐。道其事。徐曰：悟玄頗猛勇。亦少林高弟子。後受業於

某道士更加精焉。性極殘忍。爾既侮之。彼必不肯認同門情。幸悟玄不識爾。我可以計誑之。不然。非特爾不敵。即我亦惴惴焉。徐少於唐七八歲。唐假為師。徐假為徒。明日悟玄來。徐出迎之。悟玄曰。擊我徒者爾耶。徐曰。非也。是吾師也。悟玄曰。爾師何在。曰。已在室內敬候矣。言已。徐以手握悟玄之手。悟玄覺其力不弱。進門後。唐語徐曰。速出茶款客。徐趨進。手一大鐵爐。盛滿熱水。約四百斤左右。疾趨向悟玄之前。悟玄以手接之。爐內之水幾溢出焉。悟玄以其徒如此。其師必更強。遂寒喧數語而出。徐曰。幸矣。悟玄之力比我稍弱。我故以力嚇之。彼竟走矣。若一交手。我與爾殆難免也。雖然。此處不宜久居。遂停歇商業而他往云。

熊氏子

李半天。山東之拳師也。其後人有李泰者。略知拳術。以賣藝江湖餬口。書其標曰。山東拳家李半天之後裔。泰。半天之名。滿於魯豫直三省。能拳者無不知有半天。泰因此頗得名。然泰狡獪。賣拳也。畧以手示意。令其十歲徒。以種種軟功。以為獵錢之計。同業者震半天之名。莫敢與較。常賣藝南昌。一童子顧而笑。

曰如此文弱當可扑而倒之遂躍上以兩手抱李而擲李仆地大慚詢童子姓名而去童子時年十四熊姓奮其南昌富家子也少即多力喜武藝顧未學也今仆李秦言者藉藉或稱熊氏子武勇或謂李秦必來復仇熊父憂之以巨金聘著名拳師使奮朝夕學之三年學成鄉里壯夫數十人不足當其一擊久之李竟不至熊從此遂以能拳聞於時云

陸碧景

滁人陸碧景少有文名常為一武夫所辱不能報因憤而習武顧僅習弓及未知拳術陸頗多力射法極精未二年中武舉時年尚未二十也獨行於彰德道中一盜來刦陸倉卒未及挽弓徒手與盜相搏盜乘間以足蹴陸而仆之陸羞甚日為報復計訪之知盜為某有名拳師也踵門求鬪又為盜仆盜笑曰君雖多力未知拳術焉能取勝我亦不忍殺子速行毋招尤陸惘惘如有所失竊思因被辱而習武乃習武後而更被辱於是編游豫直魯三省求名拳師而受業久之學於魯之某僧僧為少林高弟子陸從遊三年盡得其奧後至彰德訪某盜而已莫知踪跡因折而入都應會試時都中盛傳宗室某精拳術凡與角者

無不為其所撲。或聳陸與之較技。陸從之。交手未數合。宗室某被陸蹴死。論罪當抵。遇赦免。乃為標客。以護商為業。一日道出山東。遇有來劫者。即前盜也。陸笑引之來。驟飛左足。盜仆林莽之間。起而言曰。此腿少林的派也。君從何處得之。俄引健兒數輩。爭來苦鬪。陸又獲勝。最後其酋至。酋頗搆捷。與陸相持良久。幾被陸仆。酋遂放貸行。謂陸曰。君藝可謂至矣。吾女年已二十。藝亦不弱於君。可能至敝處一比較乎。陸慨然諾之。陸隨盜酋行。至一山谷。樹木參天。森嚴可畏。入谷口。路頗崎嶇。曲折數里。天宇橫開。別有境界。一水護莊。約百餘戶。即盜居也。酋引陸入廳事。來參見者數十輩。酋曰。陸君拳勇。當世無匹。老夫尚非敵手。惟吾女麗娃。或可與角。諸君今晚各縛巨緘。執之以火。毋使暗中摸索。決鬪不盡性也。陸心惴惴。然既來此。已無可如何。遂坦然談笑。毫無驚惶之色。晚飯後。酋引陸至一處。寬約十畝。地平如掌。細草茸茸。微風盪之。絕似春水翻波。洄瀾可愛。執緘環列者五十人。觀者男女數百輩也。火光通徹。鬚眉畢見。陸解外衣。立于場之東隅。西隅人開處。一女子走出。容貌甚麗。陸即為探馬勢。以待女子來攻。女一躍上前。以左手靠右手。為中四平勢。直攻陸之脇際。陸將左手提上。

靠女右手。稍移右足。以右手為壓頂勢。女忽轉身。屈左腿為伏虎勢。陸隨以躍地龍盤腿法。以右足逼女左足。即以右手取女腰際。女知不敵。退躍以避之。陸趁勢變為鐵牛耕地法而上。盜首急呼曰。陸君勝矣。可毋鬪也。罷鬪。置酒飲於廳室。詢知陸尚未娶。遂以女妻之。留陸居焉。陸居盜窟。心頗鬱鬱。顧不敢言。欲乘間逸去。則愛憐麗娃。居常無事。日與麗娃較技。以為樂。間以詩書授之。麗娃頗慧。半年餘。能作詩矣。由是愛情極洽。陸乃語之曰。尊父所為。頗干法律。萬一有失。悔無及矣。麗娃曰。少長深山。固知法紀。今侍君子。深悔向日所為之非。但家父不可以言喻。陸曰。與爾逃可乎。麗娃曰。惡。是何言。棄父而逃。不孝。陷君子罪。不義。君其行。我其居。使能志潔霜雪。心堅金石。天壤人間。會有見期也。適盜酋在某地行劫。不勝。求陸相助。陸不允。酋大怒。陸即於是夜逸焉。陸逸後。酋欲另嫁麗娃。麗娃不允。曰。侍父樂。不欲嫁也。陸離盜窟後。以文字應試。舉進士。為直隸某縣令。盜酋適以行劫敗。監於獄。陸為輾轉營脫。得免于死。盜酋悔而遷善。陸亦以庇盜不理。眾口。自請免官。挈麗娃隱居於蜀之某山云。

玉山

豫人王山。王深然子也。深然本拳師。常執護商業。頗有蓄積。晚年生山。愛之殊甚。深然以護商勞苦。且危險。歇業家居。稱小康焉。戒山毋學拳。延師課山文字。山殊不樂。暇竊習拳。以為快。顧無人指導也。山年二十餘。力可敵虎。文字僅能書姓名而已。深然怒其行。痛責之。畀之錢若干。使經商。山悉以錢付酒家。而以折閱報。深然知之。大怒。欲扑之以懲。後山躍避之。深然竟不能措其一毫。久之。深然笑曰。爾何以能此。雖然。宜精練之。老夫不爾責矣。但我已八十。不能有以益爾。山東某寺僧。我之同盟弟也。藝頗高。爾曷訪而師之。山唯唯。至某寺訪僧。道來意。僧曰。甚善。曷試之。山解衣跳躍。僧笑曰。勇則勇矣。奈雜亂毫無紀序。無論手足不相應。即一手之伸屈。一足之進退。初不似曾學拳者。豈爾父未嘗教爾乎。山道其故。並言父扶己之事。僧曰。若然。我扶爾。爾能避乎。山曰。可。約半時許。一如山父扶山時。僧曰。曷加我以手。毋徒躍避也。僧猝進。以拳加山之左肩。山肩承僧拳。以手揮之。僧反撲於地。僧起立無語。山辭歸。從此以神勇名於時。豫魯之拳師。皆莫能當山一擊。論者謂山之拳術。如野戰之兵。毫無紀律。然終莫有能勝之者。

柳生

楚南柳生少穎悟。十餘歲時。出辭驚座人。顧放浪不羈。讀唐人小說。慕磨鏡種
桶之流。市中惡少。必結納之。買酒狂飲。拔劍割生彘肩而食。年少氣盛。旁若無
人。見者無不咋舌也。父母禁之不得。怒逐之。柳愈自喜。與江湖賣技者遊。輾轉
楚豫。贛皖魯燕。久之。竟能拳閱數年。友人某遇於淮上。腰刀手劍。居然一健兒
矣。友某極力勸之歸。至家則父病頗重。呻吟床榻。望眼欲穿。見柳至。悒嗚不能
言。數日竟死。母已前兩年亡矣。柳家本中資。無兄弟。父母既亡。頗思自立。復理
舊業。為文多奇氣。老師宿儒弗及也。友人促其應試。至則點名如囚犯。柳憤疾
擲卷回家。叱曰。豈所以待天下士哉。遂罷帖括之學。日以讀書為事。一日坐中
堂。讀鄧弼傳。拍案而起。曰。天下竟有此等人。始知吾往日所見之小。使今生得
遇此人。與之上下古今。縱橫宇宙。豈不快意。言罷又笑。笑罷又哭。一僧立於門
右。猝然曰。先生為何如此。柳曰。吾束髮結客。閱天下人多矣。未有異人如鄧先
生者。僧曰。鄧伯翊耶。今其再傳徒尚在。即貧僧之師也。鄧先生不遇。隱於峨眉。
為僧不誦經。不禮佛。惟以書劍相娛。貧僧今由峨眉來此。過先生之門。聞讀鄧

先生傳。故駐足久聽。先生真有心人也。曷從我遊乎。柳曰。善。遂從僧入蜀。復由蜀而滇而黔。川資皆取給於柳。柳與僧談。頗能貫穿古今。而擊劍亦旋回繞轉。柳心折焉。無何復折而回湘。僧曰。天下山水之勝。無過峨眉。曷貨此產業。隱居武彝。大丈夫貴快意耳。阿睹物何足道哉。柳極然之。數日。將田產房屋售盡。易黃金四百兩。挈之與僧同行。一日度江。舟小於葉。雨急如麻。風緊盪舟。至江心。幾覆焉。至彼岸。柳先登。僧方携金。舟忽傾側。僧墮於水。舟被風吹。距岸數丈。轉瞬已渺。僧登岸作咨嗟狀。柳曰。此何是惜。行耳。又數日抵峨眉。則寺門剝落。纔蔽風雨。僅一小沙彌在焉。柳詢其師。僧曰。往南海未歸。而香積廚空空。齋飯亦頗拮据焉。柳曰。如此何可住。余將去矣。僧亦不留。曰。明年此日。吾師必歸。可再來也。柳自念家產散盡。無以為生。不願以文字求進取。遂為護商業。謀朝夕焉。間兩年。護商至河北。來一行刦者。柳仆之。繼來數人。柳連仆之。最後其酋至。即當年峨眉僧也。見柳即遁。追之不及。武悉心訪之。僧本猾盜。武藝出柳下。知柳所好。故伺而欺之。渡江之船。皆僧之預為布置也。然柳遂以此落家。論者比之盛此公云。

胡遠

胡遠皖人也。以武力稱。十餘歲時。與羣兒戲。嬉以指敲甲兒頭。立碎。甲父怒。執遠。又以手折甲父臂。懼而逸去。不知所之。遠家人盡其產業。延醫治甲兒。與其父得免於訟。遠自此不回家。隔十餘年。至崇禎十二年。時天下騷擾。流寇甚熾。遠忽作武士裝束。腰刀手劍而回。見者以為賊。羣避之。遠大呼曰。吾非賊也。吾某某子。某某年出亡者也。今天下亂。吾意夙業已解。故來一視家人耳。衆稍近之。因言某甲未死。并道遠家人破產流離。今不知何所矣。遠聞悒悒。即欲他去。某乙少與遠同學。適來識之。挽留住其家。不數日。爭傳流寇來。某乙懼甚。擬挈家遠逃。遠聞之曰。我在何憂寇也。雖然。寇衆當駭而走之。屈日。果有寇千餘人。至境。遠以一手持方棹之脚。桌上置大碗三十。碗內盛滿清茶。一手持六十餘斤之鐵桿。桿兩頭繫木桶二。桶內貯滿熱水。疾趨至境而逆之。碗內之茶。與桶內之水。絲毫不溢。大呼曰。諸位遠來。敝處荒陋。無以犒師。敬奉清茶一盃。請飲此。而他往。否則敬以鐵桿相迎也。諸寇相顧氣奪。竟不敢入境而去。族人以鎮遠有功。爭集資為其授室。遠居二年。即他去。後聞其襄助金正希先生力禦滿

分類
清云。

佛肚機關

劇盜王二。來往山東河南間。其盜也。不結伴。不殺人。不劫人於旅店。亦不破人家室。其行劫也。常於路上攫人之所有。亦無定處。行盜十餘年。官吏莫能獲焉。淮人李武。本農家子。年少多力。後從某僧習拳術。遂以勇武聞。因更名為武。斯時江淮間多盜。經商者每邀武與俱。則羣盜屏息。武遂以護商為業。十餘年未嘗一折挫。商人某運資往直隸。邀武偕行。雖遇數盜。武揮之以肱。殊不當意。從此遂執護商業於京津間焉。所獲殊豐。意頗自得。一日受某商人託。獨挾黃金數百兩。由京至豫。行四五日。一日傍午。行至山坡。忽有一人拱手向武言曰。請留下黃金。然後行。不然前途頗險也。李笑曰。君豈不知李武乎。豈畏盜哉。其人曰。若然。則不能怪我矣。遂以手擊武。武方抵禦。左足遽加武之腹。武仆於一丈外。其人挈金而走。瞬息即渺。武自念失金折名。日圖報復。但不知此人為誰。後悉心訪問。知為王二。問之同業者。皆云此人尚可犯耶。遂嗒然自喪。無顏復執舊業。回淮而家居焉。數年後囊橐漸罄。無以為生。江淮間商人。常具簡相邀。更

請護行。武自念江淮熟地。當無有王二其人者。于是復理舊業。某日護商自鎮至漢。受酬金百兩。獨步歸淮。行至潯陽。江村頗覺枯寂。又行一日。抵一村。落茅屋數家。隱約山凹間。武固常往來於此。毫不介意。傍晚寓一店。解銀沽酒。意頗自豪。店主悄謂曰。白銀毋使人見。盜可畏也。李笑曰。李某往來江淮數十年。爾豈不知耶。店主曰。君三年不行此地矣。近來一盜。非他盜可比。君焉得不畏。李曰。盜何名。店主曰。王二。李曰。王二耶。遂不言。歸房自睡。黎明起行。未十餘里。遙見前面山崗立一人。恍惚王二。遂折而斜走。王二自後進之。約二十餘里。山角露一佛寺。李急叩寺門投止。倉皇匿一鐵佛後。少頃。王二亦投焉。王入寺。見寺門自閉。有數千斤鐵板自上垂下。正阻寺門。心頗疑之。用力猛舉。而鐵板不動。若另有機械以司之者。周視四壁。皆以巨石為之。甚堅而滑。高約三丈餘。寺空無人。神龕上坐一鐵佛。身長二丈。頭大如箕。王知此非善處。大呼曰。匿者速出。我與爾俱陷死地。不復劫爾矣。武從佛後出。王二曰。爾非某年在某地被我仆倒者耶。武曰。然。王二曰。君亦未必絕無用者。我二人協力。或可出此危險。周巡三四。終覺無計可施。時日正午。射鐵佛上。見鐵佛左右兩臂。若有階級可登。武

拾級而上。兩手按佛。而頭忽動。武謂王曰。在此矣。去佛頭中空如洞。下極寬暢。若房若廳。而羅列焉。武與王從佛頭由鐵梯穿佛腹而下。一僧卧於胡床上。見李武王二。即立起曰。二君何來。王曰。正來尋君耳。僧曰。甚善。遂以一拳虛映王二之面。王閃過。迎之以刀。僧一躍立於數丈之外。笑曰。君豈不能白戰乎。王亦笑。擲刀而立。僧驟來如疾鷹。以手抉王之眼。王低頭以手加僧之腰。武復自左側加以足。僧立不穩。遂仆焉。僧仆地大嘯。遙聞人聲嘈雜。武急以刀抉僧之首。俄傾諸僧羣集。約十餘人。長鎗短刀而來。王李盡力禦之。殺其六七。餘皆屈服焉。王李閱視各處。婦女甚多。財帛亦頗巨。蓋此僧本一猾盜也。遂散其婦女與其屈服者。各給與財帛之半。王與李平分其半。二人自經。此次危險。深相結納。且改本業。經商云。

黑夜混戰

清雍正時。石門有段某者。以拳勇聞。其妹七娘。自小即從兄學。年十六七。武藝更過於兄。顧韶麗秀媚。見者不知其能武也。段常以事往豫。日暮投一僧寺止宿。一僧出迎曰。師父今日他出。不留客也。段曰。宿一宵有何妨。段某非盜賊。何拒

之甚也。僧曰：爾殺某耶？師父常言殺某武勇，爾即是耶？爾是殺某。今晚宿此，當與我輩共一角也。段笑曰：諾。因留款飯。僧徒三十餘。段問貴師何人？僧曰：顛和尚。亦當時有名拳師也。段思顛和尚之技出己上，其徒必不弱。三十餘人，恐非一己所能勝。心生一計，謂僧曰：混戰可乎？僧曰：何謂混戰？段曰：我輩相角，不過示意而已。混戰者，地上鋪石灰，猝滅其火，暗中互相撲鬪，或撕碎衣服，或顛仆在地，一聲口號，即彼此罷手。然後驗衣服之破碎，石灰之有無，以為勝負。眾僧皆應曰：甚善。飯後引至一佛殿，殿頗寬暢。眾鋪石灰如法。時值月晦，且陰雨，火滅黑漆漆，不見手掌。半晌鬪息，三十餘僧無不一身沾石灰，衣服破碎。段則點灰不染，寸絲未裂。明日段去，顛和尚回，眾僧共道段之勇，并言昨日鬪狀。顛和尚到佛殿視之，笑曰：爾輩受段某愚矣。試看梁上之塵，何以有手指印也。蓋段乘火滅，即躍上屋梁，俟鬪息始下。眾僧仰視果然。顛和尚曰：此辱不可不報也。間二年，顛和尚訪段於石門，段適不在家。七娘在樓上，應之。顛和尚曰：往年爾兄訪我，我他出。爾兄與我徒滅燭混戰，今日我訪爾兄，爾兄亦他出。夜間亦滅燭與爾混戰一場，豈不勝與？乃兄鬪耶？七娘知謔已，大怒，自樓躍下，以鞋尖

蹴顛和尚兩太陽穴。洞入寸餘。目珠突出而死。或曰七娘武藝。非顛和尚所能。及即非出其不意。顛和尚亦不能勝也。

點穴術

全州周鎮國者。身長六尺。膂力過人。嘗山行遇虎。虎張口欲噬之。周以兩手力開虎頤。使不得合。虎躍亦躍。久之虎竟力盡而斃。一日獨飲於酒肆。據案自酌。英勃之氣。一望知為難犯者。眾飲者皆避之。周愈顧盼自雄。忽遠來一少年。解鞍入店。恂恂如儒生。飲客坐滿。即坐周案前而呼酒焉。周怒目視之。眾皆為少年危。少年殊不在意也。周飲酒至斗許。指少年曰。爾識周鎮國乎。少年曰。不識也。周曰。爾不識。且他坐。不然。周鎮國拳頭不饒人也。少年笑曰。同是飲酒。同是出錢。何必作如此醜態。周鎮國有拳頭。謝武豈無拳頭乎。周怒挺拳而起。謝一躍立於門外。笑曰。來此一決勝負如何。店內飲客多。恐妨客也。周亦躍出。直撲之。謝以指按周之臂。而又躍於數丈之外。周連撲數次。謝皆躍而避之。歷半時許。周忽臂腫如股。痛不可忍。狀頗委頓。謝笑曰。周鎮國拳頭如此已乎。雖然。謝武與爾無仇。請為爾愈之。遂復按其臂之一部。而腫漸消。此蓋點穴術也。周從

此不敢以武力傲人云。

誘敵記

中州趙良者。自稱宋太祖之後。孔武有力。世傳拳術。宋太祖拳有三十二勢。俗謂洪拳。硬撲猛攻。今北方拳家多屬此派。趙良自幼習之。脚能掃六椿。世又稱爲趙六椿。訪友於山東。寓一旅店。一和尚手一鐵爐。高二尺餘。置趙前。乞香錢。爐盛錢已尺許。不啻二百五六十斤也。趙亦隨納數錢。和尚噤噤不休。趙怒以脚蹴之。鐵爐飛出二三丈外。和尚拾錢納爐中。詢趙姓名而去。明日趙方起。見桌上一柬。題曰趙先生鑒。今午請枉駕做寺。萬勿吝步。報恩寺僧心了。合十。趙思不去。則示怯。詢店主。知報恩寺去此不遠。遂往。赴馬。至則心了起迎。曰。昨日敝徒觸犯先生。幸勿怒也。趙尚未答。心了又曰。老僧欲承教先生久矣。今竟惠然肯來。曷勝榮幸。言已。即以拳擊趙之面。趙閃而避之。以拳逼胸際。僧復以拳靠趙之拳。向趙腰部而進。趙詐敗。佯走。以誘之。僧追上。復向趙腰部一拳。趙以左手格之。隨以左脚加僧之腹。轉以右脚踢僧之額下。僧仆於二丈外。趙拳術以此手爲最長。即洪拳中所謂例騎勢。良久僧起立。曰。敬領教矣。或曰。僧之脅

力實出趙上。使趙非以誘敵之計。仆僧趙其殆哉。

金超

金超溫州人。幼瘦弱。行步不能舉其足。父甚憂之。高某者。浙東老拳師也。謂金父曰。郎弱如是。曷學拳乎。金父笑曰。是欲速之斃也。高曰。不然。拳者。古人手舞足蹈之遺也。學之足以養氣而健身。故猜此術者。或身體胖發。膚色充潤。或骨格露立。精氣內斂。彼莽夫硬以血氣用事。豈知拳術者耶。金父即命之從高學。數年後。肌膚充盈。一改向日瘦弱狀態。願恂恂如儒生。見者不知其能武。里有武舉韋四者。虎而冠者也。多膂力。鄉里畏之。農人某牽牛過韋舍旁。牛角觸其牆而壞之。韋大怒。農人叩頭不已。韋曰。姑留牛以貸爾罪。農人復央多人求之。韋以一手挾牛置于樓上。謂農人曰。爾自取。農人百計不能得牛。眾復哀之。韋曰。爾輩曷不代農人取牛。乞憐何為也。金超雜眾人中。頗不直。韋之所為。雅不欲以武力自見。及聞此語。即語韋曰。真耶。遂躍上樓。以兩指持牛脊。如執雞然。象大鼓掌。韋自此不敢以武力凌人云。

鏢師受愚

林大與武英。悉豫之彰德人。同學於少林。武年小於林。而藝則出林上。二人同鄉。同學。極相友善。林世以護商為業。引武為助。來往魯直晉秦。羣盜莫敢窺其囊馬。一日護商往大同。出雁門關。過永盛莊。時正暮春。微雨初晴。山翠如滴。夕陽未下。素月欲升。林武二人。並轡徐行。頓忘日暮。俄焉冥色四合。黑雲驟起。始策馬疾馳。得茅店而止宿焉。入店寄黃白於東廂。而加標幟。林武沽酒對飲於中堂。三更後。風聲陡然大作。驟滅堂上燭。武急把劍往東廂。黃白物悉不脛而走。武林各持器械出門四顧。只見向東一縷黑影。馳往追之。俄頃不見。而急雨驟下。風轉怒號。不得已折而回店。詢店主曰。向此東往。係何去處。店主曰。距此東十餘里。有一古刹。荒廢已久。近來一僧住之。過此數十里。無人煙也。次日天黎明。林武往訪古刹。而探消息。至則一老僧。曲背垢面。狀頗蹒跚。方剪茅補屋。蓋昨夜為風所吹也。武疑僧非能行劫者。細視其寺。又無黃白物蹤跡。廢然欲返。老僧忽昂首見林武。曰。二君來。覓所失物乎。此老僧遣小徒攜來。所以請二君來。荒刹便一領教也。今物寄於寺後石壁上。小徒方往某村沽酒。請稍安毋躁。林欲用武。武急止之。老僧引林武至寺後。石壁高三丈餘。陡不可上。黃白物

盡寄其上。歷歷可覩。俄焉一僧以鐵棍擔酒米及另物約三百餘斤。面目亦黎黑。狀如乞丐。及至。老僧叱曰。來往不過七八十里。何去爾許時。使貴客久待。僧釋擔謝罪。老僧又叱曰。不速見客乎。僧見林武曰。二君方今海內拳師。和尚無以為禮。請弋鳥以代贄可乎。言罷。即屈鐵棍而加以弦。出鐵彈如梧子大。適有流鶯掠樹抄而過。一彈即中。遂笑而入。出酒菜款林武。老僧怒罵其徒不已。大約謂其不肯用功。徒恃血氣之勇。酒後老僧謂林武曰。和尚今日醉矣。黃白請二君自取。仍往寺前剪茅不顧。林武偕至寺後。百計不得上。林仍欲用武。武悄悄謂林曰。小和尚易與。老和尚不可測也。卒喪氣而返。或有知之者。謂此小和尚本一盜。十年前仍敗於武英之手。老和尚實一乞丐。毫無能者。武蓋受其愚云。其石壁別有徑路。小和尚故毀其容。使武不能認識也。

劉遠

劉遠。贛省樂平人。有名拳家也。樂邑頗頑。人民動輒私鬪。而遠常為魁。劉氏世習拳。遠祖某初學於少林。後更問業於浙之張松溪。合內外兩家而融化之。自成一派。至遠尤精。遠頗尚俠。其助鬪也。必其事之大不平者。否則雖有求者。必

却之甚且助求者之敵。故樂邑無賴喜鬪者。皆恨遠刺骨。然無如遠何也。有一僧自言來自天台。住於樂之某寺。舉止安靜。而神采奕奕。眾不知僧能武。僧亦未嘗自言也。一日某某兩姓。約百餘人。私鬪方酣。僧視而笑。或曰。爾能有所助乎。僧曰。惟有解之。助則吾不能也。遂馳入眾中。以手左右麾之。眾皆辟不能前。無賴某見之。喜曰。是可得之以敵遠也。設計與僧善。故以不平之事。激遠怒。遠應求者之請。結束上場。僧亦凝氣以待之。未交臂。僧曰。眾鬪無謂。不如吾二人相角。以勝負定曲直。遠曰。甚善。遂各麾眾人而退。僧左手虛映遠之面。隨分兩手。遠以左足加遠之下部。遠趁僧足勢。屈右足盤於地。以左足遠加僧之右足。俟僧左足方落。遠全身偕右足並起。隨進一步。僧遂仆焉。明日僧打包他去。遠常謂人曰。此僧實健者。使非用耕地法。撲其脚跟。吾必敗于僧之手矣。論者謂遠之實力出僧下。而拳法則過之也。

曹氏兄弟

拳術分南北兩派。北派注重實力。南派注重手法。北派之拳。往往為南派所屈。非勇不敵。巧不如也。壽州曹氏家素豐。一日為盜所劫。訴諸官。官不理。憤極。使

兩子悉學拳。秦之師為某僧。少林之的派也。杰則襄糧雲遊。歷豫直魯各省。訪有名拳家。俱不洽意。折而回。夙聞四明張松溪之名。遂往浙訪焉。宿於旅店。見對門一箍桶老人。盤膝而理篋。年雖及耄。而神采內斂。杰異之。訪問店主。店主曰。此老拳師也。杰即趨過。述請業之意。箍桶匠笑曰。此何足學。老夫五十年工。至今只能箍桶。爾欲學。學我箍桶可乎。杰曰。但蒙不棄。即箍桶亦良佳也。老人引杰盤坐。襄其理篋。半年餘。察其意誠。謂杰曰。爾其欲學拳乎。杰曰。願甚。遂引杰至一密室。使杰解衣。老人為杰按其骨。格格作響。授以敬謹徑勤切五字訣。謂之曰。從此加功不懈。雖不足以勝人。禦敵則有餘矣。杰從老人學五年。回壽。秦笑迎曰。老弟遨遊數年。學問大進矣。杰曰。聊知拳術門徑耳。或謂之曰。爾兄弟一習南拳。一習北拳。可能一訣勝負乎。秦走階下。一手挾一石鼓。計重八百餘斤。繞迴廊三週。其疾如風。杰笑曰。我不能也。秦曰。爾何能。杰曰。我能不為人所乘耳。秦曰。果然。我撲爾可乎。杰曰。可。秦取勢相撲。杰稍移其步。止而秦拳悉落空。秦曰。爾能使我仆於地乎。杰曰。亦可。但必爾撲我。藉爾勢以仆之。於是秦復起而相撲。杰畧以手迎其勢。或推之。或挽之。秦仆於地。無幸免焉。秦欲學。

杰曰不能或可略變其手勢耳。由是秦之拳一變北派之硬攻直撲與秦同學者皆不敵之云。

李舵工

楚人錢生素負盛名。泛舟洞庭。時正新秋。微波蕩漾。吞吐夕陽。生把酒船頭。扣舷而歌。明月之章。俄焉微風起于蘋末。轉瞬陰風怒號。蘆荻之聲如挾猝雨而至。生頗畏懼。入艙蒙首而卧。風聲轉緊。舟搖搖入巨浪中。三更風息。雲斂。舟搖亦止。月細碎射入篷中。令人心怡。生探首篷外。非復舊泊處。白沙茫茫。四無人跡。舵工嘆曰。今日險矣。使非挂於沙灘。現在不知飄泊何處也。生曰。纔出險境。又入危機。如此荒野。豈不畏盜乎。舵工曰。爾畏盜耶。若然。爾速入艙卧。萬一稍有聲息。毋探頭外望。自貽伊戚也。生屏息不敢作聲。輾轉終不成寐。忽聞船逐水聲甚厲。生于篷隙窺之。見有十數小舟如蟻而集。每船一二人不等。各持刀棍。作欲劫狀。舵工立於船頭大聲呼曰。吾船被風飄蕩。暫泊於此。諸位可捨而他去。不然於諸位亦不利也。衆不顧。舵工手兩鐵錨。左右麾之。盜皆紛紛落水而死。

甘鳳池軼事

白下甘鳳池。精技擊。善運氣。能手握錫器。使鎔為汁。從指縫中流出。江湖間無敢敵者。有僧云自少林來。聞而訪焉。甘曰。姑毋交手。我負牆立。任爾擊如何。因先日要約。屆期。擇寬敞地。觀者如堵。甘坦腹倚石碑而俟。色甚暇豫。僧於十數步外取勢。奮拳而擊。間不容髮之頃。甘聳身躍起。高丈餘。僧拳誤中碑上。石斷壓肩。而臂折矣。狼狽遁去。此僧力過賁育。甘蓋勇而智者也。一日。甘舟行。忽有人自窗隙探白蠟杆入。擊之。甘駢兩指捺其杪於案。持杆人百計抽取不脫。詢曰。爾為誰。答曰。我南京甘鳳池也。乃緩言曰。識爾矣。乞恕唐突。甘釋手。縱使去。時有打人王者。黃橋農夫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踰重屋。履數丈官河若平地。履不沾濕。秦境好勇者與鬪。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為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傅。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搏也。一日。甘鳳池過黃橋。行囊告乏。售技於市東。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憤。雞鳴奔甘廬。叱曰。何物狂奴。目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答。遽觸以首。甘退身避。且曰。窮途行乞。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荆可乎。王搖首。復力觸。

之。甘猶退讓。既見觸不巳。乃腹禦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踉蹌踉敗牆側。牆壞顛。冀窖中。力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鬚髮如蝟。持酒盃入門。問姓名。打人王之兄也。甘大駭。疑必負絕技。為乃弟報復者。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爾。予非角力者。劣弟屢戒弗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尚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為禮。明日。詣其家謝罪。打人王慙弗見。按康雍間。以拳勇鳴於大江南北者。凡十人。甘鳳池尚係第七手。第一手乃僧某。日食人腦三枚。第二手係呂晚村之女。年十六七。而身輕如燕。江甯藩庫。門戶不啟。忽失銀二百萬。將軍等大驚。冥搜無跡。或告曰。必呂女盜也。訪之果然。不得已。軟語求還。女曰。諾。於某日。扃庫。我當送來。眾於是日重兵守庫。觀其何以運至。忽若有飛鳥入。亦不之覺。既而杳然。開庫視之。銀堆貯如故。不知何術致此。第十手名白泰官。藝不及人。而能騰蹕空中。一躍數十丈。九人因和尚淫凶已極。一方受其荼毒。官不能制。思除其害。約日共往。和尚亦不懼。持大鐵杖。重三四百斤。運動如飛。眾悉力接戰。鬪酣之際。不防白泰官從空飛下。直劈其首。自頂至項。已分兩半。猶苦鬪半時。呂女以鎗戳其心。始倒。真

奇勇也。甘鳳池晚年。曾寓太倉張氏時。梅花盛開。眾酌酒讌賞。並求獻技。甘曰。諸君皆文士。奚用武為。無已。作落梅之戲。何如。使人諳誌花朵。索縣花一團。摘少許。圓如鈕大。立百步外擲之。梅朵朵墜。無少差者。縣花至輕之物。而用如彈丸。亦奇矣。又嘗游濟寧。有李公子者。其地之豪族。且係高手。知甘至。盛筵招飲。初見面。彼此一揖。甘方折腰時。李雖還揖。而借其低首一足。由其頭上閃過。試其知否。甘如不覺。周旋而退。李謂此公徒負虛名耳。方自詡間。甘遣人送一紙裹至。開見寸許大青白綢兩小塊。不知何意。再四思索。忽悟己所穿夾褲。是此顏色。急視之。褠中對穿一洞。蓋舉足際。甘已手撮其褠矣。李固迅疾。而甘更神速。李遂款留而請受業焉。又有妓極淫蕩。日接數人。猶不愜意。甘聞。往宿焉。運內功御之。妓初甚歡。漸不能支。久而愈堅。如鐵棒衝突。痛楚難勝。叩枕哀求。乃笑而罷。甘炫其術。不能韜諱。掉行街市。遇驢負米穀者。輒挺腹撞驢倒。囊破米出。狼籍滿地。驅驢人不敢與爭。忍氣經營。良久始行。甘樂甚。自詡得計。屢為之。驅驢人積憾日深。稔知運氣者。最畏柔梗抽擊。伺其近驢。將撞時。驟以長鞭迎擊之。氣結不能散。歸而脹死。恃術者。終以術敗。可不慎哉。

白秦官

白秦官。武進東鄉人。精拳勇。常為人保鏢。翺遊數省。未嘗有敵。一歲為人領鏢。至山西。入太行山。休於逆旅。忽一僧持帖來拜。自稱鐵肚佛。知綠林之魁也。白問來意。僧曰。耳君名久矣。將來較藝。今憑君先打三拳。如不能勝。車中物悉當見惠。白怒。擇要害處。盡力擊之。僧不少動。白大驚。僧笑曰。技止此乎。原銀勿動。明日當來取也。白終夜自思。不能成寢。忽憶師言。凡遇僧道。挺身出鬪者。必有絕人之技。惟能鍊氣。將人道縮入小腹者。不可輕敵。今僧猶纍然下垂。似尚可乘。次早。僧驅健騾來。白迎之。笑曰。吾師神勇。僕已敬佩。能再憑我一拳否。僧曰。可。蹲伏不動。白於數十步外。取勢猛進。但聞僧狂叫一聲。兩腎丸已為白抉置掌中矣。閱年餘。白在家間坐。忽一女郎。年二十許。闖然入。弓鞵縛褲。類北人裝束。問白某安在。白揣來意不善。問卿何人。欲見吾師。吾師為人保鏢去。約半年方得歸也。因留坐獻茶。適庭下有堅木數截。以指撮之。碎如刀削。烹茶以進。女曰。既汝師他往。我鐵肚佛弟子也。乞致聲。三年後當再奉訪。遂去。視所步處。入石三分許。如刀刻云。



五三
湖
大
可
開



版出館書圖智語



新編 江湖奇聞卷五

● 騙術類

鹽政行賄

嘉慶初年。某郎兼管戶部。偶因目疾乞假。兩淮鹽院與天寧寺主僧至契。一日。有貂纓狐裘。口操京音者數人。至寺云。家主入都道病。欲賃靜室養疴。但須房舍精潔。不計值也。乃闢方丈。後精舍館之。俄有四五人押行李。僕從十餘輩。簇擁一顯者。乘安輿入。僧出迎。祇候顯者。不甚瞻顧。徑登殿禮佛。顧從人曰。攜來繡幢。可施之。衆荷一大木匣至。啟視。則陀羅錦繡諸佛菩薩像。其點綴樹石。皆綠砵珊瑚珠寶鑲嵌而成。精巧絕倫。惟內府有之。顯者視懸幢畢。不交一語。入所賃屋居焉。僧異之。私詰從人。皆云某省道員入覲者。然詞色詭異。類王公。非尋常大員可比。居十餘日。寂不聞聲。日見紀綱入肆。購名書畫及珍玩。約數萬金。有某肆送白玉如意一枝來。索價千四百金。立售之。紀綱私扣六百。肆主不肯。因口角。為顯者所聞。呼入。付以原值。慰遣之。命縛扣銀者。鞭撻數百。逐之出。

台灣新竹市西門

笑仙陳福全

其人員負傷詣僧叩求曰。作事不慎。為主人責逐。奈創劇暫借一榻地。調理平服。即行。荷德不淺也。僧許之。因懷疑久。乘機研詰。曰。實不相瞞。主人非他。親藩某。邸也。我係府中護衛齊某。主人奉命密查兩淮賑務。故改裝寄寓。諱屬僧。萬不可泄。泄則彼此齎粉矣。僧大驚。急白鹽政。鹽政固稔某邸狀貌。又知請假事。隨僧赴寺。隔窗遙窺。顯者方據案展帖作書。真某邸也。駭絕。不知所為。乃與僧懇之。齊大驚。咎僧。鹽政力懇。齊曰。余已獲罪。無從着手。有張老公者。王所親信。試與婉商。或能為地。乃倩僧代邀張至。窄音亮領。儼然宦者。齊為緬述鹽政意。張變色責齊曰。爾真大不曉事。爾以不慎獲罪。乃欲更陷我不測耶。拂衣欲去。鹽政為之婉謝再四。問王意旨所在。張徐曰。王已查明賑務。有三害五謬。十不可信之疏。即日復命面奏。遂朗誦疏稿。皆中時弊。鹽政色若死灰。堅求營救。良久。乃曰。只一術。或冀挽回。王昔年從幸五臺。曾許施鑄金羅漢十八尊。分府以未悉庫藏未之足。公能具此。以了夙願。王必德公。鹽政大喜。徧市金十餘萬兩。蘇揚為空。未幾。王登舟。鹽政尾其後。皆張居間為之。關說送之渡黃。始返。旋閱邸抄。則王已銷假。無日不召見矣。大盜不操矛弧。良信。

怪叟

鄭板橋先生。書法鍾王。參以米蔡。轉似篆隸。畫則得所。南翁家法。更參以徐青藤老人。揮洒雄傑之致。便卓然大家。為秀才時。三至邗江。售書賣畫。無識者落拓可憐。後舉於鄉。旋登甲榜。聲名大振。再至邗江。則爭索先生墨妙者。戶外履常滿。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寶重。非重價不與。沈凡民先生代鐫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誌憤也。時江西張真人入覲。回道出邗江。商人爭媚之。欲得先生書聯。獻真人。江西定做大箋。紙長丈餘。濶六尺餘。乃可一不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書。且請撰句。問需值。曰一千金。求者允五百。先生欣然奮筆。直掃頃成。上聯云。龍虎山中真宰相。求書次聯。笑曰。言明一千金。爾只與五百。我亦僅與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知數與之。即書次聯。曰。麒麟閣上活神仙。人人贊歎。工妙絕倫。其時商家因鹽政都轉。咸重先生。遂爭求先生書畫。或聯或幅。或筴或斗方。以為榮。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賤。賦性尤鄙。先生惡之。雖出重值。誓不允所請。某甲自顧廳事。無先生尺楮零縑。私衷羞慙。百計求之。終不得。先生性好遊。一日攜短童。負詩囊。信步出東郭。漸至無人蹤處。視亂墳叢。

莽間隱隱有屋角。微露炊烟。花柳參差。笑曰。豈此間有隱君子耶。甫踰嶺而墳益多。逕益窄。再一回頭。則有小村落。在焉。茅屋數椽。製絕精雅。四無鄰舍。又無牆垣。小橋通溪。即至門首。白板上。一聯云。逃出劉伶禪外住。喜向蘇髯腹內居。上有小額云。怪叟行窩。進關。又得一重門。聯云。月白風清。此處更容誰卜宅。燐青燭聚。平生喜與鬼為鄰。額云。富兒絕跡。庭中籠鳥盆魚。與花草相掩映。新種芭蕉。纔有掌大。乍添楊柳。却比人高。朝南有室兩楹。洒掃無纖塵。內置几一案。一椅。四机。二木榻。藤枕。書廚各一。琴劍竹擱。又各一。案上筆硯紙墨。烏絲尺。水中丞皆備。壁上懸青藤老人補天圖。女媧氏螺髻高頰。仰視鑪鼎中。氣冉冉入空際。生氣勃發。的為真蹟。兩壁則素粉如銀。絕無懸挂。愛極。不問主人誰是。即就榻趺坐。忽一禿髮童子。自內趨出。視良久。旋詣內。大聲呼有客。即聞主人在內。問訊。命即逐客。所攜短僮。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見主人出。則東坡角巾。王恭鶴氅。羊叔子之緩帶。白香山之飛雲履。手執麈尾。翩然而來。老叟也。彼此略敘。語頗投契。問叟名氏。曰。老夫甄姓。西川人。流寓於此。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問富兒絕跡四字何意。曰。揚城富兒。近頗好雅。聞老夫居址。小有花草。

爭來窺瞰。但此輩滿身金銀氣。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墮溪水。或花枝刺
抓破衣。或遭守門花厖嚙破足。或為樹抄雀糞污俊龐。所尤奇者。一日富兒甫
坐定。承塵鼠跡空隙。破瓦墮正中其額。血淋淋。乃委頓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
室。遂以為額誌實也。先生清貧則已。若亦富人。恐於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嘆曰。
僕生平亦最惡此輩者。幸福命高。未曾亦作富人。得安穩入高齋。領雅教。何幸
如之。須臾童子獻清茗。叟為之鼓琴。風泠泠然。不辨何曲。惟愛其音調激越。漸
轉和煦。忽鏗然頓止。問先生能飲乎。曰能。曰盤飧市遠無兼味。奈何。既而自思
曰。釜中狗肉甚爛。然非所以款高賢。先生性嗜此。聞之垂涎曰。僕最喜狗肉。是
亦願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即於花下設筵。且啖且飲。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藪。
風味亦佳。叟醉。又抽劍起舞。光縷縷然。未識果否成容。然觀其頓挫屈蟠。不減
公孫大娘弟子。正白氣一團。忽大聲躍出圈外。依舊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
曰。翁真高士也。請浮一大白。僕恨相見晚矣。視日以下春。先生辭退。叟殷殷送
過橋曰。僕與君同一不合時宜者。如有餘暇。可着屐過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
惜頻來。由是日一過。叟清談不倦。醉而後返。交月餘。漸與談詩詞。皆得妙諦。惟

絕口不論書畫。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書畫乎。曰。不知。曰。自信沈迷於此。已三折肱。今士大夫頗有嗜痂癖。爭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既空。何不以素楮。使獻所長。亦藉酬東道誼。曰。勸君且進一杯。呼兒磨墨。楮先生蓋已藏之已久。實滿眼無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猶虛。頃既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視齋中墨紙硯已就。即為揮毫。頃刻十餘幀。然後一一書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請賜呼。榮甚。先生詫曰。何翁雅人。與賤商某甲同號。叟曰。偶相同耳。魯有兩曾參。同名亦何害。要有清濁之辨耳。先生信以為實。即書小泉二字與之。叟曰。墨寶非常。從此輝生蓬壁。然不可妄與商人。恐此輩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損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暢飲歸。則已二鼓矣。同人問何之。先生盛誇叟。眾曰。邗江向無此人。公所見。得無妖魅乎。且彼處叢墓榛莽。向無居人。明當同訪。以蠲其疑。翌晨眾果偕去。則茅舍全無。惟一灣流水。滿地有核而已。先生大驚。以為遇鬼。旋豁然悟。大嘆曰。商人狡獪。竟能仿蕭翼故事。賺我書畫耶。歸則使人潛偵某甲家。則已滿壁懸挂。墨瀋淋漓。猶未乾也。

洞庭尼姑

洞庭女冠極多。皆山居饒沃。聞妙菴主尼尤善居積。年八十餘卒。積金數十巨萬。其徒靜香繼為住持。年二十餘。意態嫻雅。解書算。熟經咒。頗守清規。踵門者尋常不能識其面。每歲大士誕辰。士女赴菴燒香者甚眾。貿販雲集。皆賃廡菴中房舍。往往有賣小說唱本者。靜亦購數種以備觀覽。武后稱帝。楊妃為女道士等事。固平時習見者也。一日有羽士過訪。以其方外。出見之。道士疎髯廣額。飄飄然具出塵之概。所談元妙。多不可解。忽屏人請問。長跪曰。娘娘他日國母。道人修煉五百年。未得封號。不能成真。求娘娘他日得志。賜封真人。獲證正果。必當啣結。靜面頰允之。道士叩謝。飄然而去。靜疑信參半。然從此禪誦之志。為之頓懈。一日有貴客來覓靜室。數間養疴。闢除西院居焉。各年三十餘。長身玉立。貌甚修偉。遺蒼頭餽栳楠龍涎安息諸香。火浣布等物。皆海外奇珍也。靜親詣謝。拒不見。兩月餘。絕不與羣尼通。莫測其為何如人。一日鍵戶。率僕從下山去。靜私啟鑰。入室以覘其異。陳設皆火齊木難。金碧輝映。案頭一小匣。發之中。有奏章。臣某跪奏。現在島中。大兵已集。此發餉銀二十萬。即可擇日揚帆。逕奔彼國。乘其不備。云云。靜駭絕。正遲疑間。客突至。駭曰。吾機為汝覷破。不得不殺。

汝以滅口。抽壁上劍揮之。靜叩頭求免。客俯首似有所思。徐曰。余日本國王也。啓行時。國師為余占卦。謂此行可得一國母。豈應在汝耶。果能從我。即貸汝命。靜欣然願從。枕席間私問所奏云何。客曰。余來時。見暹羅國之羅華島。方廣數千里。其中生齒甚繁。物產饒沃。擬奪之以廣國土。調兵四集。以距國遙遠。軍餉不能即至。昨聞來奏。欲連夜返國。又恐風色不順。以故籌躇未發。靜問需餉幾何。曰。得二十萬金。亦可應急需矣。靜曰。若爾甚易。但何以運往。客曰。余自有術。次日。悉發藏金。以厚布裹之。令蒼頭至山下一呼。推髻窄衣白足者數百人。飛集負銀。魚貫而去。閱兩月餘。又接一奏云。羅華島已不血刃而下。請旋蹕駐島鎮撫。客喜甚。將行。囑靜安心靜待。歸國後。遣重臣來迎。當冊立為正妃。靜又奉銀五萬。自是去。遂不復至。

奇騙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故意較論銀色。嘵嘵不休。一少年從外入。禮貌甚恭。呼翁為老伯。曰。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銀信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銀信交畢。一揖而

去。老翁拆信。謂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屑語。末云。外紋銀十兩。為爺薪水需。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十兩。即以此兌錢。何如。主人接其銀。稱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紙上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將錯就錯。獲此餘利。遽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例兌錢九千。翁負錢去。少頃。一客笑於旁曰。店主人得毋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換錢。以為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剪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離此十里餘。君追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鄰也。使翁知我破其奸。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門向。君即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為不得已而強行者。同至漢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攤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猝老翁毆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衆人皆起問故。老人夷然曰。我以兒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銀。我之原

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兩。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為持戥稱之，果十一兩零三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羣起毆之。店主一念之貪，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人參鋪

京師張廣號人參鋪甚大。一日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到店，先取百兩與作樣，而徐取參數包閱之，曰：我主人性瑣碎，買參不知其意，必加呵責。我又不善擇參，可否存此樣銀於店，命老成夥計多帶上等參，同往主人處，憑其自擇何如。店家以為然，即收銀遣店中叟負參數斤偕往。臨行囑曰：謹持參，勿落他人手也。進東華門，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樓，樓上主人美鬚眉，披貂裘，戴藍寶石頂，病奄然倚枕，踞牀，目負參者曰：所攜參果遼東頂上者耶？店叟唯唯。旁兩僮捧參上，逐包開驗，所批駁皆洞中行情，閱未畢，忽門外車馬聲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遽，命侍者下樓，辭以病不能會客。低語負參者曰：此向我借債客也，斷不可使上樓。彼上樓見我，力能買參，則難以無錢相覆矣。客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

也。必是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我登樓。我偏欲上樓一看。兩侍者固拒之。爭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負參者曰。速藏參。速藏參。毋為惡客所見。牀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銅鎖鑰匙付之曰。汝坐箱上。護守參。我自下樓見彼。或能止其上樓。亦未可定。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繼而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為謝罪。送客出。僮僕亦隨之出。許久寂然。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開鎖取參。參不見。藏參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即樓板。方戲罵時。從樓下脫板取參。守參者不知也。

出售王府

京師某王。因公受罰。緣是致貧。眾所知也。時值創建大寺。布施已成。惟乏殿材。匠人各處購求。乃有隨官服色者。登大匠之門。告曰。我為某王府四品護衛。今王當窘急之際。欲貨其殿廷舊料。易以輕巧之木。冀得餘貲。以濟急需。匠知王為開國勳裔。其府第皆梓楠為之。欣然願售。約日往觀。其人以親王名東。至王府。告門官曰。我為某親王護衛。今王欲新殿廷。慕府內規模宏大。諭我帶同匠

人觀之。以便如式構造。王許之。乃邀匠人入。指點其梁楹。籌度其丈尺。詳細閱畢。偕至匠寓。評價其人曰。先王成此殿。費十萬金。汝願以若干售之。不妨明言。匠曰。材料已舊。大而無當。將必改為小用。不過萬金而已。其人故作不願。往來數次。曰。王今无奈。姑以售汝。當在某莊立券。汝先往俟之。是日朱輪華轂。王果至莊。其人為前驅。帶匠人入莊。王南面坐。匠跪請書券。王領之。命從官書就。親筆簽押。先索定契銀三千兩。餘俟拆換之日。準算。其人偕匠入城。交銀。並索費。亦先給三百。約日而散。至日。大匠帶人往拆殿。廷門官拒之。匠告以故。門官入白。王召匠入。仰觀王貌。非前日之人也。知為拐騙。無言而退。

雇妓作妻

某觀察。富而姪者也。姬妾滿前。各自樹黨爭寵。而正夫人不顧也。需次會垣時。恒有花婆出入公館。忽帶少婦。攜珠翠求售。其為人也。輕盈軟媚。婦女皆愛憐之。夫人樂與盤桓。曰。那得若個好娘子。長為我伴。則我得所託矣。婦笑曰。妾何如人。敢當夫人青目耶。妾夫素跟官。若夫人不棄。言於大人。則夫婦皆有倚賴矣。長跪而請。夫人曰。是不難。爾能並事大人。與我一氣。何事不可耶。婦再拜稱。

謝適觀察入。夫人使婦遞茶。即以眉目傳情。觀察大悅。問此婦何來。夫人以夫婦願投靠對。觀察曰。其婦如是。其夫可知。我正少一知心青衣。收之可也。婦即迎膝叩首。觀察手援之。即扶觀察之手而起。益悅之。於是婦留而花婆去。喚其夫來。果幹僕也。其夫婦遂遷居鄰院。朝出暮歸。殷勤奉侍。觀察雖與婦情密。調唇撫乳。無所不為。而未及於亂者。公館無隙地也。一日婦送茗至書室。觀察置諸膝而懇曰。能畢乃公心事。則衣珠財物。惟汝所欲。婦曰。非不甘心。奈眾目昭彰乎。無已。請遣我夫他出。晚至妾室。惟命是從矣。言甫畢。報客至。婦脫身入觀察。乃以數十金。使其夫遠出幹事。當晚潛入婦室。婦亦早歸。正好合時。其夫持刀排門突入。喝曰。我知汝年輕。必不能安其室。果留男子。合殺却否。婦泣跪曰。非妾敢犯教。主人勢逼。無奈相從。夫曰。必非主也。豈有身居貴官。而知法犯法哉。婦泣喚主起。夫乃持刀視曰。果是主人。將何以全奴顏面乎。觀察曰。汝能周旋。將以汝為長班。得官之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能容之否。其夫半跪稱謝。呼婦起曰。汝好好伺候主人。我出差去矣。觀察色喪神頹。婦起閉門。投懷而慰解之。始得安於陽臺。未幾。觀察得缺。竟以其夫司閤。婦則留於內宅。不復出矣。其

夫大權在握。任其播弄。觀察無可如何。聽之而已。然能勸其主。勉事上官。未幾。權廉訪。其夫招搖撞騙。無所不為。時有富室。身犯大辟。許以數萬金。出罪富室。知為廉訪信使。從之。得贓而遁。富室首於中丞。廉訪始知其事。亟縛婦。嚴訊之。婦曰。是非妾夫也。妾河上妓女。彼以重聘。雇妾來。認為夫婦。囑妾勾引主人。若得滿載而歸。許以半分妾。故願為之。然不知其何許人。姓氏亦未確也。廉訪無可奈何。坐此敗官。後婦之本夫來。又不得不重酬婦而遣之。

聘請幕友

越人倪某。世習申韓。由幕而官。去官復幕。在保陽待聘。住旅寓。有時矣。迫切鑽營。無微不至。是年冬。寓中內廳宅。有人來住。章服華煥。僕從趨蹌。往來之客。絡繹不絕。似皆憲司之紀綱也。倪詢其僕。知為大名府總司閹。奉本官命。來省置辦衣飾。為少君完姻。並延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以辭舊友者。倪探得其情。即具衣冠往拜。其人稍聞。即與盤桓。竟成莫逆。知其性情豪爽。而目不識丁。一夜漏已三下。突有役來。傳本官諭帖。催其人歸去。其人得信。叩倪寢門而告之。曰。請先生起。煩為一讀來書。有役守候。不能待旦矣。倪起而誦之。不過因辦公乏

人諭令迅將什物置妥即去。並舊友辭定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開篆以前到署等語。其人踟躕曰。辦物不難。訪友非易。先生意中有信託之人乎。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助其東人升遷者不一。其人笑曰。吾以先生為記室耳。疇知申韓妙手。近在鄰居。而又外求人耶。即請代某稟覆云。以千金訂定倪先生。俟各物辦齊。即回。不敢逗留也。倪為書就。交役竟去。次日。其人送關書聘儀六金來。請安侍立。不敢抗禮。其僕從咸來叩喜。倪大悅。扯其人入坐曰。相好在。前既承不棄。斷不可以常情拘也。其人稱謝側坐。告以首飾尚未造完。俟工竣先歸。當遣車奉迓耳。又數日來見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故。其人曰。貴鄉親某號緞局內。看定貨物。不過偶掛數百金耳。艱持不舍。何其吝也。倪曰。市儈恒情。何足怪者。吾與素識。代為作保。雖千金亦不靳矣。其人曰。如此固好。恐先生未之信耳。倪曰。忝在同署。尚何可疑。是足下多心矣。即偕赴緞局。所定之物。實千餘金。僅付百兩。餘皆掛欠。故未肯與。然局主已訪得大名。確有姻事。知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歡接。其人笑曰。爾舖主不信我耶。請以先生為質。明年來請先生時。其價原車帶到。決無貽誤。倪亦言同事之故。願力任之。局主欣然。交其貨物。其人滿

分類文法
載而去。次年侯至春仲。無車來接。局主懷疑。邀倪同往大名。問司閹。並無其人。亦無易幕事。倪歸貨其行李。以償鋪張。悔恨無及。

某公子

江右某宰相。保舉其門人某。為江南中丞者。某感恩載德。思有以報之。適相之次公子。以書來干謁。中丞見之。其人少年倣儻。應對如流。緣書中有告助意。問其所需。以二千金為請。中丞允之。留與盤桓。則以父命迫促為辭。及回拜。則見其巨舫懸旂。行李僕從。莫不眩耀。中丞意師相素尚樸儉。而其子不類。心有所疑。其幕中有同門某孝廉。以疑質之。孝廉曰。某公子。予幼曾見之。今相隔有年矣。出其所書扇。與中丞觀之。楷法挺秀。笑謂孝廉曰。明日我讌公子。屈閣下作陪。面索其書。則真偽立辨矣。乃設席請公子。公子來。見孝廉先呼曰。兄臺相隔多年。尚識鄙人否。孝廉不能辨。唯唯而已。中丞出紙求書。公子欣然允諾。命僕研墨。其僕面赤手戰。目視公子。公子吟哦聯句。提筆欲書。忽擲筆叱僕曰。盍去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求之際。故索我書。無乃以賣字之文丐視我耶。揚長出外。登輿而去。中丞追送之。亦不回顧。中丞自悔鹵莽。具黃金二百。至其舟中。

謝罪。強之收受而去。未幾。又一中堂之幼子來。與前人名東相同。並無書札。見之則朴素黯淡。洵洵儒雅。使孝廉相客。各不認識。留之入署。亦願住。索其書法。亦勿辭。中丞狐疑莫解。使捷足入都探之。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

假朝廷

副將軍某負貨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間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甯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夫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

分類文淵閣書目
上。爪牙森列。某拜舞已。上命賜坐。獎慰殷勤。顧左右曰。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堂官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堂官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驍。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戈矛者也。

乾隆錢

乾隆制錢。隆字下有鑄作缶字者。殆當時錢局。偶爾書成別體。無甚深意也。某年。忽有客至海門廳。囑各錢肆云。欲搜羅此等錢。願一文償二十文。且交銀洋百枚為定。詰其故。云此錢中含有金屬。於是錢肆遍搜於各鄉鎮。以十文購一文。逮積至數百千。則此客已不知何往。各錢肆賠累有差。細求其故。蓋客先自攜此錢數百千至海門。逮各錢肆購此錢時。則彼陰使人出售也。

珠寶肆

金陵某珠寶肆。為一城巨擘。肆後空屋數楹。招人承賃。一日。有人來賃屋。行裝煊赫。僕從如雲。狀似達官貴人。即挈眷居之。高揭某公館條。漸次與肆中人浹洽。暇則聚談。某晚。其人狀若不豫。曰。予有祖遺珍物數事。已寶藏累代矣。年來手中拮据。行將出售。汝肆能購此。以濟予急。最幸。否則請寄售。以待善價而沽。出其物。則玉佛一尊。高可尺。有五六。白玉花瓶一對。玉鑲翡翠如意。及班指各一。估值不能逾三四千金。而是人堅索二萬。謂如售去。當給九五回扣。肆中人以有小利可圖。并藉此裝飾門面。遂允之。如是歷數月。雖有過問者。詢其價。無不咋舌而去。一日。忽有客來購鼻烟壺。手鐲。朝珠等件。言談風雅。所論各物。尋瑕指疵。無不中肯。肆中人心佩之。以為是必素精鑒別者。越數日。又來。索閱玉佛花瓶如意。一見。即嘖嘖嘆賞。曰。希世珍也。問價若干。肆夥故昂其價。曰。三萬。客曰。三萬太貴。折半則近矣。夥又以班指與閱。亦復稱善。於是客則增價至一萬七。肆中讓至三萬六。未成交而去。翌日。又至。言送某中堂壽禮。非此不可。加價一千。肆中人仍未允。後每日必至。至則稍加價。卒定二萬四千。成議。肆夥私計。連九五回扣之數。可賺五千。喜甚。客先付定銀五百。約十日為期。如逾期不

至罰去定銀。或店中在期內別售，亦罰三倍，并以所約之言，要立字據，以示鄭重。逾五六日，客尚未至。第八日夜半，闔肆睡方酣，突聞叩門聲甚厲，拔關見一人形色倉皇，曰：「此間是某公館否？」曰：「然。」即導入內，俄頃聞內號啕大哭，急探之，云：「主人得家報，知母驟卒，明晨其人形容憔悴，付肆中房貨，訖曰：『即晚奔喪回里，寄售之物，幸即交還。』」肆中人計今已第九日，明日客必來成交，因告之，故并勸稍留。其人憤然曰：「汝真貿易中人，不知禮法，豈有為人子，聞父母喪而尚濡滯不返耶？」且賣不賣由予，還客定銀可矣，何嘵嘵為？」肆中人聚議，僉謂物若返渠，匪特坐失五千金，且失信於客，將何以對？不若先以銀一萬九千與之，好在祇差一日，挪移無害也。其人得銀，即急攜家眷去。至第十日晚，肆中人望眼欲穿，而客則杳如黃鶴，俟至數月，亦無踪影，始知受騙矣。

徐大誑

有徐大誑者，絲肆中夥也。平日喜誑人，取笑以是，得此美稱。一日隨居停至吳下貿易，舟泊太子碼頭，居停謂徐曰：「予起貨去，汝留此，須慎防之，此處多騙子，勿為所誑。」徐曰：「吾不誑人，人其誑我乎？」人果行其誑，我將以誑誑矣。居停曰：「哈，此

處騙子。皆鮮衣盛服。充衣冠中人。汝若遇之。必逢迎不遑。恐小巫見大巫。墮其術中而不覺也。汝必慎之。徐曰。諾。請予洋錢二枚。我將作虎邱之遊。居停給之而去。見肆有錫洋錢。為孩童所玩弄者。與真無異。問其價。枚值五六文。徐置百枚。又以百餘錢買一布囊。便大書曰。某年月日。某鄉某人。置以棉紙裹錫錢。作兩封。納囊中。負之歸舟。易短褐氈冠。作鄉人狀。以紅紙開綢緞賬單。懷之。持雨蓋。負囊遊於市。見古玩舖前坐一客。衣冠甚麗。時正隆冬。著火狐裘。貂冠皮鞋。手持玉嘴銀頭烏木烟管。方吸烟看街。徐有觸於懷。乃坐對門巨室階上。出其單與錫洋。布目前。以真洋錢顛擲。而口作怨詞。正自囁嚅間。客見其多金。洋洋來前。喝問曰。汝何等人。坐我府前。意欲何為。徐忙收洋錢入囊。執單。張拜曰。不識尊府。動擾不當。我某縣鄉人也。因姪女將嫁。兄與我百洋。并賬單。使置嫁衣。我初至大邦。不識大綢緞局在何處。又不知買單中物敷用否。無人指點。以是怨恨耳。客接其單視之。皆奩中急需物。信為真實。笑指之曰。北去里許。高牆大門內。有大綢緞局。是我親戚所設。兩京十八省客。皆販其貨。真大行市也。汝往必無欺。徐曰。我目不識丁。雖有招牌。奈不能認清。借貴步一引。可乎。客曰。幸我

無事。汝其從之。徐負囊隨其後。行未幾。徐曰。我尚未早餐。腹中餒甚。官人肯同
一點心否。客乃引入麪肆上坐。徐坐其旁。麪尚未至。徐促額曰。我患瘧痢未痊。
不意又發作矣。中急而寒甚。奈何。客曰。去廁不遠。汝去登之。徐曰。奈此累墜物
何乎。舉囊交客曰。暫累官人看守。我非不放心。奈寒甚。乞假我短褂一披。烟管
一吸。客自維火狐短褂與烟管。不過三十餘金。詎其百洋。其利倍蓰。乃故作躊
躇而後解與之。曰。此百金物。汝速往速來。慎勿污我衣。徐乃鄭重披裘執筒而
逸。客待其出肆。攜囊遁回。謂家人曰。今日誰得洋銀百圓。當為我賀。出囊審之。
疑有偽。急詣識者。方知皆錫物。不噤啞然失笑曰。我一生騙人為業。反為人騙。
數十年老阿婆。今竟倒網孩兒矣。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六

● 方外類

禪杖替身

太史某公未第時聞靈隱寺老僧法瓊得禪門宗旨投座下乞為弟子。老僧取庚申布算良久曰汝骨相是佛門種子而命當貴未可留也。公固哀之笑曰此于老僧甚事且領取十二年富貴迺復來。公涕泣不肯去。老僧擲禪杖逐之。公下階傾跌旋起遁去。歸而若癡日則讀書夜則如依老僧座下。啐經聽講。因復詣之。老僧阻之如故。己未南宮報捷官翰苑。繼又主湖北鄉試入則玉堂出則絳帳。而蒲團佛火未嘗一日離。如在夢寐中。荏苒十二年屈指舊約乞休歸里。於是星夜馳驛。不一月已抵浙界。夜宿蒯家旅店。計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而輾轉伏枕。心急不能成寐。擁被焦思伸脚忽墜。起視之則靈隱寺也。丈室一龕。佛座燈火熒熒。百衲禪衣左縫右結。摩其頂光滑絕。纖髮大驚。急詣老僧座下。而老僧閉目垂眉。正當入定。約兩時許。老僧始出定。公伏拜地下。乞求慧指。老

分類江表卷之四
僧微笑曰。汝披薙在此十二年矣。至今日尚饒舌耶。公頓悟。明日蒯家旅店不見公。起視之。止一禪杖。大駭。徧尋不獲。聞公有老僧之約。蹟至靈隱寺。見公破衣垢帽。居然老衲。問之曰。昨恐驚汝輩。潛蹤來此。寄語諸眷屬。勿相念也。繼以禪杖呈公。公笑曰。癡拐兒。十二年富貴。賴汝替卻。自後謹守禪門。勿再跳入塵寰也。僕從輩不知所云。嘆息而去。

代享富貴

秦和真生。年弱冠。貌極豐美。而立錐無地。寄居招提寺東刹。時西院來一顛僧。有奇術。私謁之。且愬其貧。僧曰。讀書人。貧亦何病。且富而濁。何如貧而清也。生固請方略。僧曰。欲求富。汝盍速死。生憤然曰。弟子欲苟活。故望師慈悲耳。奈何欲求生。反得死耶。僧笑曰。不惜命。是致富之術也。爾自愛。宜其貧矣。以手摩頂。揮令去。生歸輒病。病且死。因憶前言。重投西院。僧曰。汝富心未死。吾當度汝。一嘗苦趣。納之左袖。而出。時巨室某。貌極陋。而家貲鉅萬。後房姬妾。疲於奔命。得消渴疾。氣屬如絲。彌留床席。家人環守痛哭。忽顛僧自外至。曰。勿哀。吾能活之。眾羅拜地下。顛僧起。右袖向某一招。而以左袖拂面。長笑而去。亡何。某竟躍起。

環視諸姬妾似不識者。逐一詢之。且課其家事。眾以為魂魄未定。故至顛倒。急進以參劑。而其寔即真生也。真生自幸作富翁。亦深自秘諱。日則鮮衣美食。坐內堂。會計田產。陳金銀。几上摩弄之。或乘怒馬。隨俊僕。遨遊花街柳巷。間夜則擁諸姬妾。鏖戰之。興到。則以西江錦裁大被。覆珊瑚七尺床。左釵右粉。作團圓會。自謂前身未經之福。盡享於此矣。一日。引鏡自照。見狀貌甚怪醜。不似前此之媚媚楚楚者。意頗不愜。潛詣僧寺。始拜謝。繼以情告。僧曰。汝求富得富。願已足矣。尚欲於穀色貨利中。還本來面目哉。於屏後喚一弟子出。視之。真真生也。問其姓氏。笑而不答。但曰。一領溼布衫。煩君代著矣。僧拍手大笑。真生亦頓悟。即日祝髮。投座下作弟子。後隨顛僧入五祖山。竟不知所終。

咒瓦

有一僧遊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搏泥為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某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良

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方卸粧。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懼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訓導。竟終於寒氈。

醫僧

浙右某孝廉。約伴入都會試。舟至姑蘇。孝廉病矣。同伴喚輿送至名醫葉天士家診治。葉診之良久曰。君疾係感冒風寒。一藥即愈。第將何往。孝廉以赴禮闈對。葉曰。先生休矣。此去舍舟登陸。必患消渴症。無藥可救。壽不過一月耳。脉象已現。速歸。後事尚及料理也。遂開方與之。諭門徒登諸醫案。孝廉回舟。惶然泣下。辭伴欲歸。同伴曰。此醫家嚇人生財之道也。况葉不過時醫。決非神仙。何必介意。次日。孝廉服藥果愈。同伴益德。憊之。遂北上。然心甚感。感舟抵江口。風逆不得渡。同人約遊金山寺。山門前有醫僧牌。孝廉訪禪室。僧為診視曰。居士將何之。以應試對。僧感額曰。恐來不及矣。此去登陸。消渴即發。壽不過月。奈何遠

行耶。孝廉泣下曰。誠如葉天士言矣。僧曰。天士何言。孝廉曰。無藥可救。僧曰。謬哉。藥如不能救病。聖賢何必留此一道。孝廉覺其語有因。踞而請救。僧援之曰。君登陸時。王家營所有者。秋梨也。以後車滿載。渴即以梨代茶。飢則蒸梨作膳。約食過百斤。即無恙矣。得云無藥可救。誤人性命耶。孝廉再拜而退。行抵清河。舍舟登陸。果渴病大作矣。如僧言。飲食必以梨。至都。平復如故。入闈不售。感僧活命恩。回至金山。以二十金及都中方物為謝。僧收物而却其金曰。居士過蘇城時。再見葉。令其診視。如云無病。則以前言質之。彼如問治療之人。即以老僧告之。勝於厚惠也。孝廉如其言。往見天士。復使診視。曰。君無疾。何治。孝廉以前言質之。天士命徒查案相符。曰。異哉。君遇仙乎。孝廉曰。是佛非仙。以老僧言告之。天士曰。我知之矣。先生請行。吾將停業。以請益。隨摘牌散徒。更姓名。衣傭保服。輕舟往投老僧。求役門牆。以習醫術。許之。日侍左右。見其治過百餘人。道亦不相上下。告僧曰。余亦有所悟矣。請代為立方。可乎。僧曰。可。天士作方呈覽。僧曰。汝學已與姑蘇葉天士相類。何不各樹一幟。而依老僧乎。天士曰。弟子恐如葉之誤人性命。必須精益求精。萬無一失。方可救人耳。僧曰。善哉。此言勝於葉

君矣。一日有舁一垂斃之人至。其腹如孕。家人曰。是人腹痛數年。而今更甚。僧診。詢命。天士復診。開方。首用白信三分。僧笑曰。妙哉。汝所不及我者。謹慎太過。此方須用砒霜一錢。起死回生。永除疾根矣。天士駭然曰。此人患蟲。盡以信石三分。死其蟲足矣。多則人何能堪。僧曰。汝既知蟲。不知蟲之大小乎。此蟲已長二十餘寸矣。試以三分。不過暫困。後必復作。再投以信石。避而不受。則無可救矣。用一錢。俾蟲斃。隨而出。永絕後患。不更妙耶。天士感甚。僧立命侍者出白信。納病人口中。以湯下之。謂來人曰。速舁回廬。晚必遺矢出蟲。俾吾徒觀之。來人唯唯。舁病人去。至夜。果如所言。挑一赤蟲。來長二尺餘。病人已蘇。飢而索食。僧命以參苓作糜進之。旬日痊可。天士心悅誠服。告以真姓名。而求益。僧念其虛心向往。與一冊而遣之。自是天士學益精。無棘手之症矣。

黑雲覆頂

滿洲吉公昌。放盛京將軍時。方酷暑。頗苦。就道有某公告之曰。子與某喇嘛善。曷載往求。朵雲勝於輿蓋也。吉如言。喇嘛取人指骨一節。咒誦良久。付吉云。可製囊佩之。抵任後。幸速寄還。吉遂行。及抵盛京。常有黑雲一片覆其頂。即遇雨。

亦未嘗沾濕云

異僧

鐵鑊僧。行脚遍天下。法號超恒。以首戴鐵鑊得名。鐵鑊其炊具也。所經蘭若。前
往駐錫。一語不合。即負氣出走。雖已食香積厨中飯。亦必哇而出之。然後已。飢
時。即於樹下支兩磚作灶。拾枯枝作柴。除首上所戴鑊。解背上所負囊中米。汲
井華水煮之。飽食三兩碗後。就石塊作枕。酣眠竟日。人或從旁窺之。遽瞑目叱
之曰。咄。汝鼠子。何不縮頭去。其亟歸家。汝妻方伴和尚宿。遲則一頂綠頭巾戴
却矣。人或有所知之者。不與校。或有聞而怒者。奮拳毆之。如擊敗絮。僧亦暴吼。旋
起與鬪。無不辟易者。夕或宿金剛脚下。寺僧有見而誚之者曰。此非我寺中地耶。
則一言不答。徑趨而出。雖僵卧風雪中。弗顧。嘗詣西湖。徧歷淨慈靈隱天竺雲
棲。無有一僧與之立談者。每日下午。扶杖果腹。遨遊蘇白兩堤間。行歌自答。有
兩女子過僧前。叉手行禮。女子佯作畏懼狀。僧遽操杖撻其一曰。汝家自有菩
薩。何不奉敬。乃來此地燒香耶。今晨與汝母怎麼生氣。罪過罪過。蓋女忤其母。
詰旦方詬而出。僧又棄杖。徑前嚙一女唇曰。此昨夜之樂何如。女子啼而走。蓋

私有所歡也。觀者怒，盡起譁而逐之。僧大笑，徐行追之不及。鐵脊生方自富陽聞警，倉皇回行倦，暫休樹下。僧一見之，曰：「唉，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今何不歸。左抱虎而右擁豹，與藥叉相對，乃來此地作楚囚泣耶？速去，猶可脫也。」復且行且笑，曰：「恐張騫天外飛槎，來盜支機靈石去。其詆諧機警類如此。」時出隱語，申申嘗人，惟其人自知之，輒不敢言，隱忍而已。人又以是呼為異僧。後於途中逢賊，指為奸，搜其身，得一紙，大書曰：「上元甲子，子髮逆盡死，益信。善楚橫施，初無一語，乃投之火，烈焰騰空，毛髮毫無所損。良久，忽曰：「快哉！汝衆看一朵青蓮花升天矣。」

平頂僧

有貴公子某，載多金入長安，匆匆輿馬，時露倉皇之象，值巨盜十餘人，偵而隨之。公子亦疑其為盜，悉戒備相持而行。忽當暴雨猝至，軌濘響濡，遂不能按程。站栖野店中，公子憂懼，將感感而靡騁。先是店中有一人居西屋中，倚門望雨。公子入，見其昂藏修偉，異之，通詢問曰：「貴客途中未遭淋耶？」客答曰：「幸而免。公子遂邀與坐談，頗傾肝膽。二人共飲，公子忽鬱鬱不樂，客問故，公子以盜伺告。」

客毅然曰。今夜公子但請高枕。吾將俟之。而甘心焉。公子起謝。遂就枕。並令從人皆寢。凡有聲息。勿譁。客亦閉戶獨坐。舐窗外視。月照院庭。淨洗如水。光芒可鑑。毫髮。聞東壁垣間。如鳥隼飛落。乃一人踰垣入院。客就躡。以氣吹之。其人首落地。上踰時。又一人至。客又吹之。凡十餘吹。而屍已枕藉庭階。客怵曰。殛盜何必盡滅其口。使即不留遺類。誰知吾刃之有餘。何如存一不必勝誅之人。令其試吾鋒之芒耶。又一人入。四顧。客但以氣微噓其頂。似切瓜一片。其人抱頭跳出。自是寂然。及曙。公子起。及啟戶。見屍大驚。客乃告以殛之之故。且言有一後至者。但去其頂而逸。想其人或未至死。繼出一金盒。以指是藥。彈屍上。皆化為水。公子乃知其為俠。厚贈之。不受。問其姓名。亦不答。送之出。客跨衛拱手。遂去。後十年。公子在京師紅寺。與一僧友善。嘗對奕。往來過從。每至盛暑。僧汗流不脫帽。公子固請。僧堅不肯除。一日。又對奕。公子戲以扇柄揮之。僧帽落。見平頂如劈瓠。不生毛髮。惟斑疤類大蓮蓬。公子笑問故。僧踟躕曰。十餘年前。未嘗不頭角崢嶸也。緣此世行為盜。黃夜入人家。不知被何冷氣吹去頂皮。瀕死許久。創合。至今猶不敢脫。露於王公大人之前也。公子曰。是某年月日。雨後旅店事乎。

僧驚慄。公子曰。我亦
每問。公子亦含糊。靡

碧禪

某太守。官廈門同知。吐

恠。吐屬風雅。署中潘少

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

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

其名。回顧之。則已刺刀於

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

見碧禪。則已有髮辮矣。呼

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

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

疑碧禪所為也。閱時既久。捕

同知以去。繼之者為龔司馬。

可載金人也。茲汝已逃禪。且與我為友。不汝究矣。遂釋然。僧
心之。自是僧之基頓挫於公子云。

呵。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曰碧禪。能詩畫。貌亦恠。

梅蔡瑜卿諸君。皆喜與之遊。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太守

既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耶。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

潛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由一隘巷。聞碧禪呼

於胸。出於背。某甲猶能帶刀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

於官。太守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

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

共帽墜於地。辮乃綴於帽。非真髮也。嗣後署中一幕

開。而頗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

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太守調福防

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校樓。糾眾以

往。碧禪見眾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讐。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於鼓山。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碧禪。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禪始終不可得。

和尚不持齋

僧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為不可耶。為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亡命出家。左手出錫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白和尚

白和尚者。住南郊之福菴。徒永嘉及石巖。均習手搏。以持傷科為業。頗能自贍。不藉檀施也。一日。偕同袍隨喜。見白鬚眉如雪。偏袒右肩。納涼殿中。或謂僧八十。然餘勇可賈。數十雕面少年。非其敵也。好事者請小試其技。白辭曰。垂死之人。氣血衰耗。無以博諸公一粲。請於客曰。晷已將午。荒厨蔬筍。能共飯乎。眾諾。

分類江表 卷六
之白供淨饌數頭。絕無酸鹹氣也。時方盛暑。蠅飛如織。侍者揮扇旁午。白令另取一盃來。與客且談且飯。飯已。則盃中之蠅亦滿矣。眾大詫歎。白曰。無庸。不過指頭活脫耳。眾益駭之。曰。此師妙法。更願一觀。神勇白曰。本無勇也。安所得神。舊曾學一小技。未知今尚能否。引入一精舍。舍中新鋪方磚。膠以灰沙。殊甚堅緻。白方跣着屐鞋。自南至北。倚牆微步一周。則闔室之磚皆起矣。謂客曰。此磚鋪本未勻。下多軒輕。省呼拙匠。又需一日工也。眾皆吐舌膜拜而散。

鍊氣術

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為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眾彌信心可乎。乃選孌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為媒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

已歛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推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

天台道士

陶翁某携幼子商於蘇興葉天士。善天士者，蘇之良於醫者也。一日，天士過市，飲陶家，孰視幼子曰：惜哉，是固聰俊兒也。明年三月必痘，痘必死，兆之矣。惜哉，是固聰俊兒也。陶翁大怖，長跪求之。天士曰：是稟於先天，根在胎元，誰能以不治治者？子惟有携歸鄉井，令見尊夫人面耳。不顧而去。陶翁日夜戚戚，治裝將歸。有客自天台來，聞其語，謂之曰：吾聞天台道士有言曰：痘無死法，子盍往求之。痘無死法，而是兒死；是兒生而死也。痘無死法，而是兒生；是兒死而生也。盍往求以試其言。雖然，變服乃可。陶翁携其子，變服若窶人，詣天台，謁道士。願服薪水役，而不責其貲。居月餘，道士曰：子氣體暢然，神色蹙然，服勞勉然而口訥訥然，必有故。盍告我。陶翁垂涕，見其子以實告。道士曰：誰謂爾子死者？翁

曰。天士。道士曰。天士是也。雖然。明年誠無治。獨不知未雨綢繆乎。生之貪。死之機也。死之防。生之由也。痘有根。有苗。有氣。有血。先時而骨肉之。痘固無死法。子行矣。明年正月還爾子。陶翁拜謝。委其子而去。道士掘地為穴。以藥水浸其中。旁用炭熾之。解兒衣。令卧其中。以板掩之。露其首。灌以藥粥。兒一二日而肉痛。三五日而斑。八九日而腐。十一二日而肉如脫。幾見骨。又數十日而肌生。至百日而肌膚完密。益健壯。蓋藥水凡數十易。藥粥亦數十更。至是乃成也。逮正月陶翁至。見兒益壯。喜甚。問痘否。道士曰。根除矣。天士知不治之不治。未知治與不治之治也。歸語天士。此所謂腐爛成功也。陶翁率子拜別去。至三月與兒遊於市。天士見之曰。子未歸耶。轉視兒曰。迨不痘矣。誰治之者。陶翁以天台道士語對。後天士至天台。授其術。自是至天士之卒。凡五年。蘇之小兒。無以痘死者。

左道惑眾

鄴都市中有道人。貌黑而髯。身渺而瘦。不詳其姓氏。里居亦不詳其年歲。聽其語音。似湖湘人。或又曰。似河南。似成都。以其常縮雙髻。咸呼為雙髻道人。縣有富人呂氏。生七子二女。同居各爨。有賈者。客者。從軍者。游惰者。均無足紀。述惟

六子驛。納粟為太學生。少年自喜。交不擇人。尤癖好符咒之事。平居購求秘書。盈囊累笈。終日閉門檢閱。硃筆黃紙。與香燭錯陳。夜間戟指禹步。一家莫測所為。唯二妹附和之。而卒無一成。殊為鬱結。一日欲游平都山。偕徐邵二友過市。見道士立坊下。遮道謂驛曰。諸郎雅游。能攜貧道一行乎。驛難之曰。馬止於三。先生豈可獨步。與廝僕伍。道士曰。郎第行。勿為我慮。驛乃與徐邵並轡往。既至。道人已先在。驛問來何速。道人曰。由捷徑耳。驛頗疑之。酒半。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每游廬山。熟聞其名勝。恨遠不能至。道人曰。諸郎有廬山在念耶。盍即此一往游之。徐邵咸笑其誕。驛獨忻然願往。道人令閉目。去其履。鞵以指蘸唾。書符於兩蹠。喝曰起。但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一食頃。足已踐地。開眼見白雲滿衣。罡風砭骨。蓋已立五峰絕頂矣。道人拽之。並坐石上。以袖拂之。風定雲開。俯瞰下土。一目千里。諸山撲地如培塿。湖光一片。康郎大姑似螺嵌水盤。萬點風帆若蠅。夫集鏡繞山。諸郡縣盡作碧烟數點。厯厯可指。道人曰。子知之乎。此廬山極巔也。值此亦有出塵之想否。士生斯世。凡百可為。若能登最上乘。斯不負此精力。况神仙一道。又子昌歎羊棗之嗜。子其留意。時哉勿失也。驛不覺喜心。

翻倒。五體投地。既而道人曰。可以歸矣。仍躡至平都山。徐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驛乃延道人至家。膝行再拜曰。始吾以先生為一邑之狂士也。今乃知先生為當代之仙人。願委贄為弟子。道人曰。可。然而時未至也。請筮之。道人筮之。吉。乃許之。驛大喜。呼二妹出拜。淨後園精舍三楹。以居道人。與二妹同受法。日夜練習。道人又謂其妹曰。吾將使二仙姬懷聖胎也。遂亂之。半年後。道人或去。或來。驛與二妹亦時夜出。達旦始還。驛面色日漸青。二目瞳然。能登雲作霧。喚雨呼風。召神役鬼等術。其妻屢戒之。且使勿銜露。以召禍。驛曰。吾有此術。可橫行天下。人其奈我何。於是益自銜。闔邑莫不知之。其妻謂其妾曰。郎君蹤跡詭秘。甚可慮也。盍矚之。妾於是夕。尾驛所之。卒至西門外密林中。已先有六七人環坐。其次有似秀才者。軍卒者。賣菜傭者。又有一僧一尼。貌極獷惡。而雙髻道人亦在焉。見驛至。羣起。迺曰。皇帝來矣。驛中坐。諸人列坐。相與計議。其妾隱身於黍稷中。諦聽之。咸稱僧尼道士為國師。秀才為軍師。軍卒為元帥。所論無非先取某州。據某縣。殺某官。大抵皆叛逆之事。尼問曰。二仙姑胡不至。驛曰。彼追魂之法。尚未精練。來時令其演之。今夜不至矣。日曛暮。遂各起身。向西去。不測所往。

其妾驚惶。奔告其妻。妻大懼。潛至後圃。從門隙窺之。見樹下有土臺高三尺餘。上設一几。几上燒雙燭。大如臂。燭光下有髑髏七八枚。臺四角皆燃燈一盞。二妹披髮跣足。仗木劍。步罡於其上。覺陰慘怖人。妻懼禍族。以實告鄰。鄰恐株連。以鳴於官。官慮其橫決難制。密白總戎。總戎陽寢其事。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跡之。得一洞於萬山中。飛騎報聞。總戎乃親率輕騎一千。銜枚電赴。黃夜抵其處。以枯柴裹穢物。雜以硝磺。堆積洞口。舉火焚之。烟焰蔽天。次日始熄。使壯夫入洞搜之。得僧尼道士黃衣少年雙髻道人及驛。共薰斃。僵屍二百有奇。揭榜月餘。無敢認者。遂瘞為巨塚焉。總戎又令裨將率眾就呂家掩執二女。二女用邪法逃脫。嚴捕未獲。遲數日。有人於西陽山中。見雷殛女子二。告官驗之。背有朱書曰。左道惑眾。妖人呂氏云云。方知二女雖倖脫國法。終不免天誅也。

宋連璧

宋連璧者。字玉梧。東魯某邑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絲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

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啣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岸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聞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即藝。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曰。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之。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而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容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曰。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很。傾善類。為逆閹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

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有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白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與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為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壁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念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喪已久。兒夢瑞。壁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而為道士。不知所終。

道士作犬吠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輒羣犬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眾犬吠聲。儼

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眾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銀針紉頭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鑿。凡諸惡瘡。傅以藥少許。即愈。人或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愈。若刳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

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紮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按摩術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其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益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眾議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為好語。致宋於家。陽為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庵。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採。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厨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

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顧曰。子謹愿。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卧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媪。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晦。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媪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麥粥。味爽睡覺。則身卧盤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為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為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後因妻亡。棄家為道士。人稱之為宋道人。

召亡

俗傳召亡術。或童子。或女巫。必鬼有所憑。始能言。未有見其形。聞其聲。若將法官之術者。常熟一富紳。死有巨券。值數萬緡。忽失之。紳子昆弟。涉訟經年。事不得白。一日遇蔣。蔣曰。此非召亡不可。因延至家。禮斗七日。蔣禹步作法。以大鏡置水盆。覆以巾。須臾。聞鏡中微嗽聲。宛然紳也。去巾。則二牛頭鬼執鋼叉。以鐵索牽某紳立鏡中。謂二子曰。我生前為子孫計。居官不檢。所獲皆非義財。死受冥罰。甚慘。今幸法師力。行文地府。得暫歸。汝等以我故。削祿命。殆盡。忍尚為區區遺券。涉訟耶。子言非券。則訟不得解。紳曰。可於室內。復壁中。求之。汝等速改行為善。尚可延一線。否則不血食矣。子問可禳乎。紳曰。苟得高僧超度。能釋些小罪孽。若事關重大。仙佛不能懺也。言畢。鏡影遂滅。啟壁視之。券宛然在焉。訟解。而二子皆不振。

仙官祈雨

康熙某年。蘇州大旱。中丞率屬虔禱。一日有黃冠至。曰。旱係天數。中丞必欲違天。非得上界仙官。不可。乃出一小鏡。曰。持此照十三四歲童子。有一人二影者。

幣聘之。以六為率。如之。得吳城三人。無錫三人。道士乃披髮登壇。書符誦咒。另取一鏡。徧塗墨。選健者十六人。乘快船。載童。操飛槳。直赴湖心。以符鏡擲之一。吹許。湖水如轟雷掣電。震蕩於疾風駭浪中。急催槳歸。大雨如注。闔境震足。轉歉為豐。或曰。邵寶張開泰兩尚書。即六童之二也。

攝魂術

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愠形於色。滿坐為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西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闌上。流目送盼。妮妮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手曰。不是。忽瞑目曰。尚不解耶。略略癆嗽。乃不止。眾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

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癡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眾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即用此符。當時誤以為真仙。迂儒又以為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徑。門戶語貴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癡道士

癡道士賣藥於蘇州閶門外之渡僧橋。不知所自來。其言語不倫。人咸以為癡。每夜棲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無雪。或問其故。道士曰。明日飲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攜酒而往。則道士不知所之矣。豈其異人。溷迹市廛者歟。

竹冠道人

樂安有士人。偶宿土地廟。夢土地飭其屬曰。明日仙人過此。宜洒掃滌除。以迓仙躡。復謂其媪曰。爾我亦宜沐浴以待。勿以慢誤取罪也。士人趨問曰。仙人為誰。曰。田真人也。士人曰。某亦願迎之。土地曰。何與爾事。且爾凡骨尸居。安得見真人。士人曰。某慕道亦有年矣。反遜於君之紀綱耶。土地卒不許。士人大嚷。土

地命逐之出戶而覺頗以為異歸以語同學者次日同往廟前伺之有竹冠道人自西來朗目脩鬚丰度飄灑葫蘆長劍各一繫於腰下過廟門而拱手焉諸人私計殆田真人也徑前牽其衣請大仙過我道人笑曰某姓宮名去縣遊方道士安知仙術何汝等之誤耶諸人請益堅道人曰既諸君款留過厚某漫無短長之人安敢峻拒聊且過子諸人喜躍導之以歸共潔一齋而奉之飲食事之甚誠居十餘日諸人屢求度世及黃白導引之事道人茫然畧無所答忽染沉疴淹淹欲斃諸人始猶奉湯藥漸見其疾不支頗悔之咸咎士人之妄士人亦自以為冒昧也將謀遷之於他室道人曰念某客死他鄉乞以此齋為葬地飲食而足我則公等始終之德也眾怒曰我輩誤識爾耗費不少此吾輩清修之所顧以為爾宅兆耶忽一童子造門請曰吾師在此否眾問為誰童以道人對眾喜告以病且給之曰爾師曰望爾來護病歸去今始來耶童聞之趨而入見道人已不能言但以目視童淚隱承睫童大慟蹣跚嘔血數升而絕道人見之長吁一聲亦死榻上諸人慌亂不知所為懼為人所覺亟市薄材謀以夜半瘞之糞壤之下解視腰間劍光艷發視葫蘆中皆黃金眾大喜議瓜分之道

人忽大笑而起。謂童子曰：可去矣。童子亦起，拂袖而去。

游一瓢

啟楨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負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卧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噴著紙。又以被袖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輿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於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遊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粧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花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

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裡。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
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三正
湖
大奇
問



版出館書圖智語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七

●術法類

祝由科

祝由一科。其術甚神。凡金瘡及跌打死者。頃刻能生之。係楚南破頭老祖所傳。其祖師北宋時人。太祖聞其名。召入禁內。時有小臣不合上意而斬。非其罪者。祖師為續其首而生。太祖怒。使武士以大斧劈祖師。去其腦而棄之。其徒潛移屍回。以術生之。遁深山窮谷間。從此不履塵世矣。逮今數千餘年。尚傳其術。術分兩派。一派非重聘不行。一派不受謝禮。見死必救。受業時。各發誓願。如違教者。身亡家滅。故敬謹奉持。不失。楚中惟米客習是術。多不受謝者。故其術甚神。有馮陳二客。運米至吾鄉。投行主出糶。即寓其家。二人同出剃髮。坐肆中。凡髮匠吾鄉呼曰待詔。有小待詔者。龍陽君也。方與一客用小刀取耳。有棍徒以手挖小待詔之臀。出其不意。待詔驚聳失手。刀共直刺客腦。客倒地而卧。肆人皆驚惶無措。肆主執棍徒縛之。將以鳴官。馮客謂陳客曰。我等不能見死。不救。曷以

台灣新行市西門
陳福全

術生之。陳客曰：諾。肆主聞之，欲跪求。馮客急止之曰：如此，則不能救矣。誠出吾心，由吾所為，則驗。汝速沽燒酒一斤，白紙一束來，付陳客行法。陳客曰：曷披我髮，戟手持訣，向死者之耳，喫酒令濕，以一紙糊之。喃喃誦咒，畫符。又喫酒，又蓋紙。如是者數十重。酒完紙盡而止。曰：辨我髮，使多人助我，拔刀出，則扶死者出門。喝之走。其人狂奔回家，妻子問之，不答。僵卧於牀。家人莫知其故，環守之。經夜而醒，曰：我憶昨日，為小待詔，以刀刺腦，疼極而昏。何今日無恙，其夢耶？則髮已剃矣。正輾轉自疑問，肆主偕棍徒來問候。始明其故，曰：我受米客再生恩，當有以報之。棍徒曰：是我之過，客脫我罪，已備盛禮來，邀君往謝耳。其人欣然，偕至行家。主人見以禮物來，知謝救生之事者，急阻之曰：不可。我知客必不受謝，尚高卧後樓，勿擾之。眾皆曰：豈有受恩不謝哉？客縱不受，亦明我等心耳。且問此後傷復發否？主人不得已，領入樓下。喚二客，馮客啟樓窗見之，搖手曰：切不可謝。謝則恩將咎報矣。棍徒與受傷人感極，不覺跪地。聞臨河後窗開，似有人躍入河中聲。馮客頓足曰：爾等逼死陳君矣。隨下樓，同往後河。問眾舟子，見一客跳河，攘攘打撈，無獲。馮客亦不甚追究，為脫貨易銀，攜裝而去。

伊五

兵丁伊五者。身矮短而貌么膺。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林中。為一老人所見。問何所苦。而輕身若此。伊以情告。老人嗤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人耶。觀子神氣完足。城府不密。載道之器也。予有書一冊。授子習而精之。足夠一生喫着。言次。出諸袖中。盡符籙耳。抄寫亦甚潦草。伊展開。即反之曰。此猶石田。無所用之。老人曰。何也。伊曰。予僦屋以居。卑庳近市。此符縱驗。亦何從而習之手。老人曰。此亦當慮。但子能從我。則無患焉。伊曰。求死之人。何所不可。乃偕循一僻徑。迤左行。有止水一湫。蒹葭叢翠。廣袤數里。深邃處得一矮屋。雖茅茨不翦。頗虛敞精潔。遂止宿其中。從老人受學。一日兩餐。必饜酒肉。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知遇異人。欣然而返。平日面朋泛友。怪其小康。羣思咀嚙之。往往諷以度辭。伊慨然敬諾。乃相與赴富春樓。同席七八人。恣情飲啖。計所費八百文。眾坐視其何以償。驀然來一黑漢。至席前拱立曰。主人知伊五爺在此。歎客敬奉酒貲。祈檢收。隨解腰纏。置几上而去。數之。適八千四百文。眾大駭。伊獨不之怪。已而各醉飽。同步市中。見一人乘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及之。捉銜

大叱曰。可即與我其人下馬求免。形色悼惶。伊怒曰。不與我。我即用武矣。其人不得已。探懷出一物奉伊。伊受而釋之。其人怏怏仍馳去。衆環問其故。並索觀所得物。伊出示。但一小皮囊。淡藕色。形如半脹猪脬。不測何物。伊曰。所謂攝氣囊。其中所貯。小兒魂魄也。彼馳馬者。係過往游神。往往偷攫人家小兒。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會須與諸君往活之。衆固未信。莫不翕然同行。俄入一僻巷。向西一人家。闌寂閉門。中有哭者。伊取小囊。就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蛇游而入。隨聞其家有人曰。孩子甦矣。旋止哭。歡聲徹戶外。伊急揮衆而返。人由是神之。南城某貴公有女。為邪物所憑。聞伊有神術。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望流而方洋。伊入室。女屏息屋隅。捉熨斗自衛。伊周視動止。出謂貴公曰。小姐之病。器物之妖也。今夕我當為公誅鋤之。貴公喜。凡有所需。莫不唯命。夜漏下。伊啟囊取一小銅劍。其鋒叢叢。吐光如彗。仗之入室。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尋聞室中叱咤撲擊之聲。與物之騰擲聲。女之詬詈聲。喧闐龐雜。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有聲。切切哀懇。語悲苦哽咽。不甚了了。尋聞伊呼燭甚急。婢媪爭相執炬。一湧而入。伊已收劍入囊。女伏牀下不動。伊指地上一物示貴公曰。

此即為崇者。今見擒矣。視之則一籐夾脈也。聚薪焚之。精血流溢。氣味如燒肉。逾時始盡。伊復書符。令女吞之。病遂若失。貴公甚德伊。贈賚極厚。伊以其質購室娶婦。儼然素封矣。

請仙

予間嘗覽太平廣記及小說諸書。其所載怪異之事。不可枚舉。又每聞人所言。皆鑿鑿可據。心雖信而竊又疑之。蓋以未嘗目覩之也。惟憶從先子隨宦於宜君時。先王父攝篆烏蘭。先子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適縣君張公薦一戲術人來。觀其術平平耳。先子以張公故。緘白金二兩遣之。術人不受曰。今日作戲法。環觀者數十百人。而未有一嘖嘖稱歎者。是所學不足以驚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賞。雖然。小人少遇異人。得降仙之術。今夜請獻之。或博太太一粲也。先君許之。賜之酒食。日薄暮。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灑掃至潔。窗破者補之。壁剝者塗之。凡有穴隙如鍼孔大。亦必彌縫完密。更張帷幔以蔽戶牖。燈後於西壁畫一門。如圭璧狀。門前設一矮脚几。几上置一爐。焚紫降。不令烟絕。餘無他物。選秀慧童子十四五歲者二人。了其髻而赤其脚。名之曰清風明月。使背立几

前。先祖母率姑母先母及諸姊妹。垂筠簾坐於東楹。先子乃率予兄弟翼坐簾外。僮僕輩有令觀者。有不令觀者。一惟術人之命是聽。漏三下。術人炷香於爐。焚符於燭。教二僮俛身從膝下。反視几下。圭竇。問曰。何所見。曰。開門矣。術人即噙水向壁上。噴之。復亟問何如。童曰。梳頭矣。勻面矣。既而曰。易履矣。著衣矣。術人曰。然則可以出矣。噙水三噴之。瞥見一女子立几後。約長五尺許。衣大紅衫。拖素裙。眉目娟好。微笑作羞恥態。術人告女曰。太太在此。可為禮。女乃檢衽。術人曰。太太最尊貴。胡為不行全禮。乃一福畢。乃事耳。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動。術人亦笑曰。是即人多怕羞矣。令童向前。把其袖。牽出几外。童子力牽。女子力卻。相持良久。術人作急狀。止之曰。彼仙人性情村野。且放手。我自有一區處。童子乃放手。女子還故處。術人復噴水壁上。倏又一女子出。雙鬟垂髻。齒穉於前。貌尤娟妙。著淺碧衫。腰下繫樹葉一圍。長尺餘。亦雙足。而手足指爪皆長四五寸。並立几後。左顧紅衣者而笑。術人曰。伊居幽居久。習於邛野。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汝最知禮者。可率伊行行禮。無失儀。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繞出几外。捺其頸。令跪。舉止柔媚。觀者神痴。拜訖。還故處。術人復以水噴之。隨隱於

是神其術。厚賜而遣之。細詢二童子。當牽袖之時。是人耶。非人耶。童子曰。不知是人與否。但把臂如握綿絮。力又微弱。纜四五牽扯。已汗出淫淫。嬌喘不勝矣。如非術人。令放手。再兩三扯。即可扯至太太前矣。子年方十四。至今記之了了。每舉以告人。無有能測之者。或謂障眼法也。不足為異。然障眼法。不過能障眼耳。未有能握之有質者。是不可解。

蛇妖攝珠

杭州沈公子。世居吳山之西。食舊德。擁厚資。豐衣美饌。粥粥羣雌。顧非心之所好。惟餘挑斷袖。嗜而溺之。年少美儀容。生性徇通。喜涉獵圖史。嘗獨居齋中。左右給役。皆二八嬖童。有鮑婉奴。蔣霞英者。色尤姣好。寵信倍隆。家藏祖遺夜光珠一顆。面面圓勻。大如雀卵。誠為希世之珍。最所寶貴。綴于角巾。黑夜光照一室。不肯輕以示人。會殘暑初退。天氣晚涼。夜脫巾。度齋中案頭。晨興求之。已亡。齋故在花園中。不許外人闖入。意必兩童之所竊攘。訊之。堅不肯承。鞭之。各負重傷。與兩童約。速為覓獲。倘合浦不還。則蟻命難活。紹興俞仲華。茂才萬春。素諳圓光之技。某甲見兩童鞭扑之慘。特造俞告其事。謂君術妙圖澄。曷不一試。

俞不肯。甲黜之曰：我非為公子失珠所願，是非立見。庶免波及無辜。果是兩童，則已。否則亦可為辨其誣，俾性命得全。功勝合共，浮圖也。俞固好善，惻然心動，乃諾之。甲喜，趨告公子。禮延俞至，命備黃紙十二張，駢指作劍訣書，勅勒其上。上口默誦咒，焚投地上。選十二歲以內童子十餘人環視之。俞戒之曰：爾曹第有所見，據實以報，勿得妄言。事畢，各予厚賞。不吝少間，羣兒報稱：地現鏡光，圓如釜口。鏡中現花園，園中池亭花木，竹石魚鳥，闌干。衆慙。簾幙及齋中几榻圖書，鼎彝之屬，一一畢具。則見公子着羅衫，首戴綴珠角巾。至齋中，兩童從其後。公子脫衫，冒梳上，着短衫，據案觀書。兩童或燃燭，或瀹茗，或進瓜果菱藕，或拳背按摩，揮扇驅蚊，展衾拂簟。公子久伸起，自除角巾，置案頭，解衣脫襪，上榻卧。兩童安置虎子，壓幙剔燈，聯背拽門而去。俞問兩童去後，角巾尚在案頭乎？曰：然。俞曰：是非正在此刻矣。爾曹須用心觀之。俄羣兒又報稱：園中荷池，花葉紛披中，忽立一白髯老者，四顧而嘆，何也？俞曰：是必有異，須再用心觀之。忽聞群兒驚曰：噫，是何怪也！老者上岸，則人首而蛇身也。由岸而升階，伏窗櫺而內窺矣。徑由窗櫺入，至榻前，揭幙笑向公子矣。回身至案前，顧角巾而笑，以口銜珠，仍從窗

橋出。下階。蜿蜒入池。歛遁不見矣。俞大笑曰。得之矣。斯時簾外簾內觀者百數十人。聞羣兒所言。僉咄咄稱怪。且同聲贊俞曰。先生真神術哉。微先生。則屈煞兩童矣。公子疑信參半。命以車涸池水。果見角巾在焉。巾則猶是也。而珠已化為烏有矣。蓋池舊有蛇妖。以珠為寶物。而襲取去也。噫。失物顧可妄誣人哉。

擲豆誅妖

寶坻劉某。忘其名。少游湖南。遇異人授誅邪術。其術五月五日。擇明淨黑豆百粒。設巨案。覆以紅氍毹。中置一盤。每拈一豆。息諸念。持咒四十九度。擲盤中。盡百豆乃已。念或少弛。豆即自盤躍出。並前豆悉成棄擲。需次年午日。竭誠重鍊。鍊成囊豆繫腰際。寢食動作。不少離。名曰母砂。恃此妖不敢犯。他人或崇於妖。招劉劾治。劉別用黑豆升許。每豆持咒三度。曰子砂。氣以擊妖。妖立斃。邑朱某為妖所攝。日逐以白騾車。僕曰老安。至一宅。有美婦二。更番嫖。朱日見羸瘠。後妖就朱家。蠱益甚。家人延劉至。擊以豆。二女妖現蛇形。死。老安是日亦駕車來。蓋蠱妖騾則白鼠也。擊之並死。自是名噪甚。遠近爭延致之。年七十餘。預識死期。徧別周親。至期果逝。母砂一囊。納棺中。以殉。咒失傳。後遂無習其術者。劉

行四。善鼓琴。人皆呼為劉四先生。

端工

余仲叔任黔中司馬。延塾師課諸弟。業師曹姓。江右諸生。面黧黑。頰多髭。館政綦嚴。課有缺。夏楚不少貸。羣因以曹操呼之。嘗自云。曾於楚南洞庭舟次。遇道士授文昌符籙。故座中必懸六星圖像。朝夕虔誦。歷晦明風雨無間焉。仲叔移任鄰郡。署舍殘敗。督工修葺。假署旁古刹。暫為課讀室。兩楹外聚徒。內設衾枕。有棺停外舍院之西偏。詢寺僧云。鄰人女卒。力不能葬。寄此一年矣。夜二鼓後。忽聞院外歷碌聲。如轉輪。急由門隙窺之。見棺蓋旋轉如飛。頃之。蓋落。屍即起坐。振衣而下。其行欻忽。望門直撲。扃門橫木。截如斬。徑趨寢室。幸曹置身門後。未之見也。思號呼。慮館僮不應。而反以速鬼。欲竄。則寺門扃。且深夜安之。遂跌坐文昌像下。默誦符籙。約飯頃。屍出見曹。超步攫拳。離僅尺餘。如有所隔。不能近。曹更默誦不輟。屍徘徊跳躍久之。雞鳴。逡巡而去。曹憊甚。卧地。天明。僮至。呼之不醒。扶掖登牀。則內室之衾枕衣服。碎裂如縷。飲以薑湯。始蘇。備述其異。令寺僧呼鄰人來。告以故。咸曰。此非端工不能治也。端工者。楚之祝由科。以符

水療疾。能驅妖魅。召鬼魂。施法時。縛利刀作梯級。跣足登之。或熾炭於地。解衣卧其上。無焦灼割裂之傷。凡癰疽莫治者。為移於樹。或牀几間。大如癭。數日膿血潰爛。而人愈矣。或於高處失足墮地。折手足。或為金刃傷及胸腹。以水噴之。膚膈合。手足續如故。病愈不受謝。以故咸奉之如神。是日召之來於棺之左右。周旋審視。戟指畫符曰。此物幸身未出毛。否則白晝攫人。不可治矣。於是左手持燒酒一盃。右手握銳刃。口喃喃誦呪語。使衆啟棺。屍即突然起。酒沃其面。仍仆刺其胸。血出如赭。昇諸野而焚之。怪遂絕。

搬運術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搬運術。憶小時在外祖雪峰先生家。一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膾一巨碗。拋擲空中。不見。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畫榻夾屨中。公等自取耳。時以賓從襍選。書室多古器。已嚴扃。且夾屨高僅二寸。碗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碗置榻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膾。藏夾屨中。是非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

如此。然寔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魅。盜取人物。不為異。能効禁狐怪山魅者。亦不為異。既能効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物。即可以代人盜取物。夫又何異焉。

丁養虛

丁養虛先生。奇偉人也。學圍棋於施湘霞。傳瑤琴於郭去非。皆國手也。先生入其堂奧。且精於奇門禽遁之學。能以拳石築小山。為橋梁亭榭。栽徑寸松柏。鬱鬱茸茸。有天然之致。山巔懸瀑布一道。穿橋曲折瀉落。承以磁盆。水流循環。晝夜不絕。有欲竊其機巧者。拔起觀之。不得。仍置盆內。水止不流。經先生撥弄。依然洋溢。殆按八門生死法耳。好事者願重價購之。不肯售。問其故。曰。入他手。不過旬日。水法不靈矣。人必以我為欺。我不願貽人口實也。一日。謂家人曰。盜將入我室。宜慎防之。至晚。以椅凳十餘。縱橫排列院中。遙望之。似有烟霧瀰漫。先生囑閉門。許在窗隙默窺。夜深人靜。見一壯者持械越牆下。潛入堯內。鑽爬踰躍。費盡伎倆。現諸生段。家人不禁大笑。盜以側耳欲遁。至天明。不能出。先生去其一椅。突於缺處。逃為眾擒縛。先生曰。休矣。彼一夜辛勤。未得一物。而供我玩戲。勿復苦之。乃釋縛。先生呼食啖之。問其故。曰。吾儕三人。小人技最精。故先入。

見宅門內房屋壯麗。躍入四面皆牆。或踰之。或穴之。愈進。牆愈多。但聞人聲。難覓出路。正惶恐間。忽見開。衝突被擒。小人知罪矣。問彼二人何不入。對曰。聞宅內嗤嗤不絕。知有備。先遁矣。先生笑曰。歸語爾曹。勿再至我家。恐牆多。一夜爬不盡矣。盜不解其故。唯唯謝去。時二子皆冠。尚未婚娶。計非千金不能畢事。無已。乃藉新春設酒肆。用法擇吉。凡奇門家驗正時到。必天地人三才皆應。斯無謬誤。先生擇某月日寅時。應天微雪。地色白光。先有一人。青衣紅帶。持壺沽飲。後有文武二星官過門。即刻開張大吉。至日五鼓起。呼家人備祀神物。先生率二子。懸燈開爐。果微風飄雪。有皂隸著色服。持錫壺叩關。人曰。冷甚。幸汝店早開。藉得禦寒。甚善。先生詢其夜深應差。故役曰。都督閱邊舟抵馬頭。從本官往迎耳。問知總制係文殿撰出身。所隨中軍參將係武狀元。始悟即二星官也。役去。未幾。儀衛八驃呼擁而過。先生即陳祭禮。鳴爆竹開市。從此沽飲者雖倍於前。千金究難驟致也。因自開燒鍋。價廉而味美。販客厚獲贏餘。遠近爭趨之。每晨停其門者。肩挑百十。晷月得利千餘金。勢不能止。風聞八邑宰耳。當是時。燒鍋之禁甚嚴。將搜索釀具而罪之。幸族人為吏。得信急為之備。其蒸甑所製銅

壺式甚高大。重百餘斤。或謀埋之。或謀燬之。先生曰。否。否。勢不及。必至敗露。率家人共舉其壺。置廳事。眾目共睹之地。妻孥方疑訝間。宰已入搜。先生進內宅。叱役窮搜。甚至掘地發牆。毫無踪影。宰出生廳事。侍從吏役百餘。壺明明在案間。無一覩者。宰去。集家人從容鎚碎。鎔化滅跡。或問何以官不能見。先生曰。搜遠不搜近。偶然耳。予知先生不肯洩機。必用六戊藏形法也。遂為子畢姻。改酒坊為錢局。俾二子掌之。先生以琴棋自娛。不預俗事矣。其妻父朱氏。為邑名醫。子四人。或繼業。或設肆。因此起家。無賴之徒。覬其有肆。欺訛詐。四子苦累。教子讀書。應試。凡入庠者。可支門戶。盼望甚切。時朱翁已終。將葬。舅以葬期。謀於先生。曰。姊夫明晰陰陽。能為人福。如使我子姪一人入泮。舉家感甚。先生敬諾。擇冬月某日未時。應天微雨。二狗啣花戲墓側。一男子戴鐵帽。一孝婦索取石炭。此正時也。舉棺封壤。孫必遊庠。諸舅皆譁曰。冬月惟有梅花。品甚貴重。狗烏能得。鐵帽惟軍中有之。太平之世。誰敢戴此。恐未必如所算。先生正容曰。我亦不能預知。不過依書為斷。我盡心為岳父推選。恐未至大謬。至日。果小雨。舅已奇其言。輿攬入塋。停待正時。安穴。見兩小犬爭蘆花一枝。來墓間。有農夫買得一

鍋戴於首以代雨具。孝婦亦至。諸舅大悅。推棺閉冢。次年一孫入泮。

李鳳來

易州婁山王姓。家巨富。於別村置糧店。店影六七。半山西人。有李鳳來者。易州人。為主計者。副粵匪犯順達天津。人情洶洶。一日店中會食。皆被酒。或嘆曰。吾昨入城。聞匪耗甚惡。吾等胡為預此難。明日辭事歸耳。李微笑曰。匪無能為也。毋太怯。匪砲雖烈。使之不響。何能為。此地無炮。火鎗與同理。取鎗擊雞。可驗也。眾曰。善。食畢。取雞三四枚。飼以米。李誦咒。畫地連綿作圈狀。五六人持鎗擊之。火不然。屢試皆如之。李曰。即然。亦不能中也。復誦咒。鎗果震。雞食米不少動。李乃指示人。鉛丸去雞丈餘。皆橫軼。聚旁地凹中。眾乃大駭。初李住東廂。復室中。西廂復室。為核計簿處。眾核算至二鼓。小童奔告曰。東廂火起矣。眾驚出。則無有。以燭入照。惟李獨寢。時已醒。曰。烏有是。勿虛驚也。次夜童報如前。出視。又無有。眾斥童妄。主計人異之。囑曰。明若復然。勿奔號。暗曳吾衣可也。次晚童果來曳衣。主計人躡足出。則赫然紅光滿窗也。穴窗潛窺。紅光出李身。如熾炭吐燄。狀大驚。李亦醒。光頓斂。問之曰。君等目眩耳。人烏能放光。由是始知其異。店居

山嶺中路狹僅容車。冬月載米送某處。五鼓李護車行。服馬旁蹶於石。車輪從李背過。但見火光炸炸。作硫磺氣輪過。李即起了。無所傷。至是又知其有禁炮法。主人聞之曰。以此投効軍營。取公侯如拾芥耳。李乃之嘉興。投參贊營。徘徊門外不能入。遇一千總曰。投効無公文。事不諧矣。觀子頗英雄。姑住吾營可耳。未幾參贊病。求醫。李應募。三劑而病除。參贊問能殺人乎。對曰。能聞有匪目潛某所。請往殺之。給兵二百。決其首而還。參贊賞以六品翎頂。居久之。見我兵卒無戰意。乃辭歸。咸豐三年。長髮賊破臨洛關。安肅練勇方待戰。或曰。得李鳳來。百戰百勝也。首事者招致之。則死已數月矣。或問安得禁炮法。曰。幼隨父賈陝西。有總兵見而愛之。傳此法。今已數十年。總兵存亡未可知。併姓名亦忘之矣。

任子明

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為教。明亦與焉。一日集村翁家。設供。遇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但不拘晝夜。掃卻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喉至腹。抑入丹田。轉入湧泉。卻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驟出。功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適明喪偶。乏嗣。止一草廬。日夕行持其中。

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曝背簷下。閉目運氣。忽聞天地崩裂聲。週身大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醉。日晡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週身旋轉。不呼於外。冬可浴冰。暑能擁火。恒坐而睡。屹然不歇。里少年疑其妄。閉之棺中。沈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年九十餘。徧別親友。瞑目而逝。鄰人候其繼子袁文耀至。時值炎暑。屍停七日。舉斂不腐。蓋尸解云。

戲臺

少時在蘇州官司馬懋斌座中。閤人入白。魏貳尹至。俄一人縹纓急趨入。相揖就座。官喜曰。君至。我等又可看戲矣。魏遜謝。官命從人預備。時方未初。乃以厚檀蒙廳側一室。拉魏及座客同入。魏向壁喃喃持咒。須臾壁上現白光如鏡。旋轉數周。鏡中一小戲臺。臺上懸燈千百盞。拳如橘如累。累相貫。一室通明若晝。旋見幕門內。人影往來甚夥。魏請客點戲。訖上臺開場。生丑淨旦各盡其妙。至十六七齣。魏曰。夜深矣。向臺上吩咐撒鑼。燈燭盡熄。戲臺亦隱。惟白光旋轉壁上。移時始滅。

鐵算盤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途遇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卧處。蒙被而卧。眾呼之曰。毋擾清夢。眾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餒裹餒耳。卧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眾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纍纍者皆是也。眾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為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為代僱。此則各才郎之票據也。李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胠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毫未取。且

為君代僱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拒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况數百里內。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橐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為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孝廉遇術士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携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為計。車夫曰。君行既無資。住又不可。此間有一館。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曷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尚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遲明首途。所行殊非恒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襍。間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雕牆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入。厯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並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為君償之。勿以

為念。惟此間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壁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即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扃鎖。不得而入。獨一室未扃。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携一冊歸。將以遣日。書面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咒。不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啜茗。手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咒語。戲以指醮杯中茗。畫其符。並誦咒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濕。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甚。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宦於越。乃往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遽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為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

隱身術

陸豐張叟入城探親。時當長夏。驕陽酷暑不可耐。入路旁茂林暫憩。林隈矮屋半間。土神祠也。見一人。年約三十許。肩荷雨蓋。至祠前。解袴遺溺於神面。叟大驚。謂何處病狂兒。謬妄若此。其人溺後。囊中出甕盂。貯水。戟指畫符。坎祠旁。瘞之而去。叟出林。搯之。清水滿盂。覆以甕。叟知有異。傾水藏盂。遙尾其後。凡所經人家。必徘徊審視。而後去。經里餘。見一家板扉半啟。即叟所探之親也。其人荷蓋遠。巡入。叟至門。見一人衣冠而出者。為叟之舅。急問荷蓋入者為誰。曰。未之見。叟曰。余自某村尾至此。瞥見其人。豈老眼模糊。白晝見鬼物耶。兩人携手入廳事。遇僮僕數人自內出。訊之。亦無所見。叟益異。搜尋久之。復與其舅更進後院。見其人肩荷之雨蓋。儼然在。叟曰。此蓋君家物乎。舅疑之。語次。忽有家人從室中出。曰。頃似有人入室。而無所見。叟曰。我能見之。遂闖入。見其人兀立牀後。叟直前擒捉。遂現形。於是舉家咸集。虞其復隱。繫辨髮手足。渥以糞溺。訊之。為閩之上杭人。同伴尚有五人。皆行斯術者。語未既。而五人者至門。曰。此予等同里人。不幸為君家破其術。然為君計。若鳴諸官。則無徵不信。若以私刑置之死地。則吾黨人多。君家之禍。將不旋踵。今願奉銀錢數十枚贖之。何如。其家因與

叟計。幸不遭污辱。殺之雖快一時之憤。而後患誠不可防。不若結之以恩。遂不受其銀而縱之。此即諺所謂隱身術也。工斯術者。相傳皆閩之上杭人。今粵中陸豐諸邑。亦頗傳斯術。然其家氣運旺者不能入。畜獠犬者不敢入。入則擇其婦女之色美者。任意污之。女之母若夫。即同寢榻上。亦不之覺。而術未精者。往往被擒。殺而解之。焚其屍以滅跡。鄰里即知之。亦不首。蓋人所公惡。不啻切膚之痛也。

運紹酒

京師幻人甚多。某鉅公召為搬衍之戲。術人請何物。曰。紹酒十罈。術人以紅毡覆地。連出九罈。其一屢呼不至。適鉅公家西賓軒後推窗。忽一罈被碰落。酒潑滿地。蓋鬼正昇罈從窗下過。不虞其驟啟也。鉅公異之。因命曰。能將我手上翡翠搬指取去。乃信汝術之神。術人應而下。以盃覆桌上。向之喃喃。不知何語。鉅公注目手指。不轉瞬。術人揭盃。則一白玉者覆焉。唾其妄。術人再以盃覆。几鉅公覺指一鬆。搬指已失。而術人捧獻座上矣。或云。驅狐為之。或曰。聚髑髏咒成。余嘗見一戲法者。於壁上筆畫一門。隨意問坐客索一玩物。或一衣。啟門納入。

少間。門內出一質票。并錢若干。持往質庫取之。則原物具存。絲毫不誤。亦奇矣。
死後慘象

某官詹。彭城巨族也。承父兄餘蔭。早年科第。三次督學。受賕枉法。不飭廉隅。擁厚資返里。甲第樓臺。清歌妙舞。安享垂三十年。諸子次第出仕。幾以為施報無憑矣。某死未一月。有女巫能圓光。召亡。可覘其身後。其家人延婦試其術。乃虛懸白紙一幅於壁。向之書符誦咒畢。令童子視之。卽有白光旋轉如篩。須臾光定。見某朝服乘輿至土地祠。土地出迎。禮甚恭。遂與偕赴城隍廟。城隍亦降階迎之。批二役送赴冥司。初入第一殿。冥王見之。色尚和。至第二殿。則囚服出矣。至第三殿。但聞呼號拷掠聲甚慘。俄頃見某以鐵練密縛。渾身血污。二鬼卒以杠穿其手足。荷之而出。如豚豕然。某家人聞之。不能忍。縱聲痛哭。光遂隱。子孫亦零替。

分類 江湖奇聞

卷八



新編
分類

江湖奇聞卷八

● 雜技類

一技養生

張生係饜商子。一無所長。惟好口腹。廣搜古今食譜。而準酌之。烹調甚精。未幾。父死。業敗。室人交謫。暫避武陵。寓呂祖閣。閣前樹木茂盛。有亭納涼甚適。閣之左有大宅。係候補太守公館。其僕從暇。即來亭內坐談。以是識張。數日間。聞太守盛怒。鞭撲家人。罵詈無已。其僕有時亦來。皆楚囚相對。非復從前暢快矣。張偶詢之一僕。告曰。主人蜀之富族。納貨得官。所好者精饌。有得意庖人偕來。日前中暑而死。主命吾輩覓人。不如意。則撻舉薦者。連撻多人。皆不敢引進矣。又詈我等無良心。必欲餓死主人也。故嚷嚷不絕。不意若大郡城。尋不出一善庖者。我等命該絕矣。同輩皆咨嗟嘆息。張微哂曰。我以為有大事也。故如此盛怒。區區者。何地無之。君等誠不善覓耳。僕曰。然則先生能之乎。張曰。未識汝主果知味否。眾僕皆喜曰。我等姑耐一頓皮鞭。請試為之。乃具應用之物。交張。成四

簋夕殮進之。其香始升。不覺觸鼻。太守曰。何來此味。試嘗而甘之。大啖飽食。呼僕問所從來。僕告之故。立命傳見張曰。我非庖人。因圖館寓此。行將歸矣。豈為人作廚下媪哉。僕覆命。太守曰。客何能欲修金若干。肯為我庖人指點。我必延之。汝等善為我辭。不可失此人也。僕又往商。張曰。汝主必欲留我。歲修三百金。親來聘請。為司賬房兼督庖厨可也。眾僕惟恐失之急。為辦行李衣裝覆命。太守住拜訂交。一一如約。相得甚歡。未幾。太守得缺。張為司總。加修至千金。因此起家。又有婦人善哭者。無端發聲。聞者淚下。南俗富貴之家。凡有喪弔。客來不絕。內幃須終日哭。主婦力不逮。或薦此婦代哭。能日夜不絕聲。弔者聞其哀甚。僉稱主婦孝。於是有喪之家。爭延之。通邑無二人。故鮮暇日。亦得小康。以哭而獲小康。則更奇矣。一技足以養生。信不虛也。

閔孝子

閔孝子。名貞。字正齋。或呼閔駢子。居湖北漢口鎮。幼失怙恃。稍長。見人於歲時。伏臘懸父母圖像。而致祭者。輒歔歔流涕。痛二親遺容不獲見也。或謂寫真家有追容之法。求生人眉目口鼻。修短肥瘠之相似者。可彷彿得之。而楚中寫真

迄無佳者。因篤志學畫。吮粉研朱。歷晦明風雨。期年而得長康韓幹之妙。朝夕虔禱觀音。謂天下人如恒河沙數。甯無一二人與父母相肖者。求慈航神力。默使來前而圖之。鄉人咸笑其誣。有給之者曰。昨見翁媪。攜筐拄杖。與君家椿萱酷類。有事荆襄。計程可追而及也。於是正齋屏息疾趨。一日夜行二百餘里。足皆重繭。果見翁媪。延之而返。其貌直與父母相似。寫畢。翁媪忽不見。鄉人於是驚異。歎息孝思所感。可以通神明。若是其靈異也。由是楚以北。咸稱正齋為孝子云。正齋既工寫照。四方求畫者。摩肩擊轂。然遇貧賤者。靡不應。富貴者必重索金幣。曰。世多黨太尉殷荊州之流。非金箔點睛。輕雲翳目。無以得其歡。余何為以傳神阿堵之筆。為若輩描食肉相乎。時湖督聞其名。招致之。正齋先以片紙呈副本。形韻俱全。神情兼得。制軍大悅。令速竣繪事。正齋索潤筆二千鎰。當事怪其妄。正齋曰。制軍之位。黨太尉殷荊州之儔也。倘無重貲而應其命。是輕制軍。且輕余畫也。益至千金。卒不應。制軍怒。欲繩以法。因挾其父母圖像遁去。不知所止。

妙畫代良醫

分類
鮮溪潘琬。字璧人。美儀容。有玉樹臨風之目。妻尹氏。艷而妒。潘謹守繩墨。跬步不離綉闥。潘有別墅。在濂溪坊里。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時。隱度其兩鬟插戴處。往向枝頭芟剪。及花放。折歸助妝。長短疎密。適合。尹嘗折花。昵潘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手折。益媵媚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潘曰掌花御史。後潘以病瘖死。尹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棠盛開。尹凭欄凝睇。觸緒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尹有族弟名慧生。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疾也。吾當以心藥治之。遂寫海棠數十本。貌潘生。和頭其下。旁繪妖姬五六人。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折花在手。乞潘生代為插髮者。有押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畫畢。竟詣床頭。詢姊近狀。尹流涕不言。慧生曰。昔姊丈在時。曾浼弟畫行樂園一卷。恐姊見。瞋。久留弟處。今已埋骨泉下。諒姊見原。特歸趙璧。因出圖授尹。尹諦視久之。面忽發頰。曰。薄倖郎有是事耶。慧生曰。姊誤矣。男兒離繡幃三尺。便當跳入雲霄。是非梁伯鸞。誰能謹守眉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尹憤然作色曰。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慧生佯勸而退。由是心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并督家人各持斧鍤。前往別墅。盡伐去海棠之樹。

繩妓

獻縣來一繩妓。有姿色。方開場作劇。有武舉能開十四石弓者。以元惡霸一方。縱淫無敢與較。見此女投所好。強欲留宿。班主曰。我等賣藝不賣身。客何犯我規耶。武舉怒。拳擊班主伏地。衆皆曰。此武舉官人也。良家婦女尚不敢抗。爾等既賣技。何敢拂之。自取苦惱耶。女子乃笑迎武舉而慰解之曰。官人果與妾有情。請以夜持五十金來。否則不能承也。武舉哂曰。五十金非難事。果處子亦不為費。入夜至女室。置五十金案頭曰。可以共卧矣。女曰。妾且先睡。官人能犯妾任意為之。如其不能。請留金而送客。武舉曰。汝不過欲蓋羞耳。何有於是。女子乃閉門去衣。俯伏。上武舉。騰身上。以兩手翻其軀。竟如鐵鑄。莫動分毫。隨作開弓勢。儘平生之力。劈分兩股。力盡而股不稍移。武舉怒。擊其臀。堅如石。遍擊首背。皆然。拳反作疼。乃伏其背。以柔情動之。聞女子酣呼睡熟。播弄終夕。無可如何。天明。女子躍起曰。官人既不傷妾。妾亦何傷於官人。請留金而退可也。武舉從此力脫而死。嗟乎。色與力不可並用。並用必內傷。自斃。彼武舉何墜女子之術中而不悟。此為惡之報也。吁。可戒矣。

論河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巖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巖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而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巖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

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馬狃狃云。

吳伶

吳伶。蘇人也。遊山東。寄彩舞部中。才藝咸第一。無何。彩舞星散。生獨留。貧不自存。遂寄食大慶部。大慶者。劇之土而俚者也。予九歲時。居濟南。同學遊春。遇大慶部。少為駐足。見喧囂中。有打旗者。雖神思抑鬱。而丰彩飄然。正如鄭元和在歌肆中。不似羣乞兒氣象。心訝之而未言。及喧囂已闕。生獨演牡丹亭拾畫劇。只初出口。驚春二字。靜聽之。已入鈔板。不中眼。非繁則促。笛不配調。非工非尺。生屢目之。眾愈惶。報愈支離。生唱好事近一支。至門兒瑣而遁去。觀者拍手笑。聲振地。笑絲竹而並。笑生也。余命老僕呼至前曰。嘻。子有絕技。胡至是。夫一犬吠聲。所自起也。荆山之璞。豐城之劍。眾人固不識也。吾與子無半面。知然。以聲論之。字頭字尾。收放俱清。轉喉換氣。運脉並細。不雜吳音。不襲滑調。此絕技也。嘻。胡至是。生泣下沾襟。白其落魄。故余曰。此絲彼竹。取其和也。參鼓間板。取其

節也。不和不節。何以不去。子何不戴儒巾。服儒服。再登穉輪。終其劇。以却衆惑。生急諾之。遂屏去絲竹。獨演是劇。有復來有徑去者。獨余終其曲。再贊之。而後去。後數年。大僚某開館。釣突泉側。識音律。慶賀太平。鴻加潤色。聞有絕技者。不憚數千里而聘之。諸色目俱備。獨小生難其人。生著襪。樓求自試。門者阻之。生怒。高歌一聲。釣突泉水如湧三尺。大僚驚問。生始得見。歌一曲。大僚喜。置諸伶上。次日。於釣突泉蓬萊閣外。結彩樓。招搖遠近。爭傳有異客。暫寄樂部中。肩摩轂擊相雜也。余亦同學侶往觀之。到時。生演千金劇。登壇指麾左右。意氣甚舒也。音律諧暢。簫鼓相節。生放眉高歌。觀者爭相贊。生從壇上顧見余。劇甫終。被綉甲錦袍。戴金兜盔。自彩樓下。長跪余前曰。公子來乎。數年前。曾以拾畫受知於公子。請為公子更演拾畫劇。于是樓上堆翠為石山。植繪采諸花木。中有薔薇半架。作半偃半立狀。生登樓。脫兜甲。未出樓上。打麻婆子一闋。于是觀者躡足疊肩。想望未幾。若景星慶雲之出現矣。生出益謹慎。余合目擊節。而賞之。終闋。無一字誣者。余進之曰。嘻。今之曲。固即昔之曲也。而人情若是。嘻。今日者。其子佩六國相印。到洛陽時乎。生竟泣下沾襟。嗚咽不能語。

口技

濟有丐無姓名。人以其好學鳥言。呼以剛剛奪黍。居無定所。多宿古廟中。衣敗絮。冬夏不易。肘間繫瓦罌一。斯須不去身。每行市中。恒有多數小兒環繞之。令其作各種聲。丐蹲墻下良久曰。天明矣。遂聞雄雞報曉聲。雅雀爭噪聲。牛鳴聲。犬吠聲。蟋蟀聲。蚯蚓聲。長空雁唳聲。夜鼠啣衣聲。餓貓捕鼠聲。蒼鷹搏兔聲。馬嘶聲。車鞞聲。磨室籬麩聲。萬戶擣衣聲。凡世間所有。無弗洋洋盈耳。須臾呼作風聲。拔山撼樹。駭浪驚濤。一時並作。復有千百帆檣。互相撞擊。舟人撐篙把舵。竭力呼號。勢紛糾不可解。羣兒方噤。斷不敢言。俄若然一聲。如巨霆轟震。萬籟俱寂。丐徐徐欠伸曰。技完矣。乞予我錢。人予一枚。積至百餘。即往酒家沽酒三杯。以餘錢貫酒滿罌。買膏粱餅數枚。逍遙去。殆都下口技之流耳。

鼻氣辨金

南昌西門外多菘。有陳天隱者。祖若父皆胼手胝足。負耒耜而耕。終年未嘗得飽食。天隱十餘歲。父令業農。對曰。耕雲鋤雨。所得幾何。而役役於此耶。秋稼登場。父儲穀以償租。天隱私糶之曰。某貸可居。旬日間獲利數倍。父奇之。聽其居積。

不十年。富甲一鄉。其持籌握算。絲粒無遺。而尤能辨金色之高下。凡金色等差。自一逮十。習之者。從師指授。越三四年。尚有毫厘之失。天隱一寓目。莫有能欺之者。晚年。兩目失明。市僧兒咸。擲榆之。謂陳氏子數十年來。恃其雙眸炯炯。今而後。以銅鐵錫作金付之。亦將什襲而藏。尚敢踞闌闔。逞其喋喋耶。天隱聞之。笑曰。盍請試之。持金齧以鼻。而辨不爽。於是咸驚詫以為神。且有嘖嘖歎羨。天隱一生。何自得此神術。以致富饒也。天隱曰。凡五金皆有氣。公等未之審耳。昔狼臙國人。與中國互市。遇夜。以鼻齧金。古有其法。余能審其法。以意會之耳。或又曰。子每遇貨物。居之輒獲利。非有前知之術乎。天隱曰。余亦以天時人事測之耳。烏有術。且余之所以為此者。念祖父歷世耕耘。劬勞無補。因改農而賈。商賈之人。惟利是圖。昔賢所鄙。詩不云乎。如賈三倍。君子是譏。余滋愧矣。於是都下士大夫。聞其說者。咸歎服。多其能貨殖。而且知義也。其以農夫子。恢廓祖父之業也。宜哉。

郭猫兒

揚州郭猫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

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鉤，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途，忽有一人過而蹙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言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嚙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園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燂

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買賣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已。嗒然一聲。四座俱寂。

梁葫蘆

賸賸北地多有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鷄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為蓋。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都下尤貴重之。梁九公者。太監也。居輦下。種此為業。售必獲巨值。方葫蘆未成時。束以範。方員大小。唯所欲。大者如斗。可為果盒。極小。為婦人耳璫。尤精巧。其他奇形詭製。不可殫述。文備山水花鳥之狀。細入毫髮。非由刻鏤。空隙處。皆有梁九公製小方印。他人效之。不能及也。賸賸葫蘆。尤佳。人皆呼為梁葫蘆。

過百齡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於

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弈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弈。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艷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然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遊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棋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傳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天下多故。百齡不欲

分類
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乎。

為述是年春祀。某乘馬從之。馬至潭側。忽大驚躍。啣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連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先世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鷓鴣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耳。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趙從先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顛人。授道要於孫思邈。至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嘘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翁來。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井。於日光下射。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痾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痛楚。耗損氣力。日

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射照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月為上。若秋
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
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密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往獨紇嶺。瀑水潭側。登
玩。慕其清峭高爽。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
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未聞五箭者。敢問何謂
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
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沙
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蝨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嶽。
峻壁巉巖。銳峰峭岫。拔刃攢鏗。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
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
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紆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
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予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受其
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

堪輿

護軍參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為賊所擄。械送某喇嘛處。至則入一大剎。喇嘛
据牀坐。年屆期頤。兩睫垂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牀下。侍者進牙筋一
枝。喇嘛以筋撥啟其睫。東則白達。則白達者。怕也。露兩瞳如碧琉璃。明澈似晴
蜓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為解脫。喇嘛曰。半年後當返中國。此亦定數。未可俾
脫也。吾視汝無大根柢。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祕授青烏之術。凡
六越月。大將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某在此。終守蘇卿之節。將軍取之
以歸。累官至護軍參領。時有山西布客死京師。鄉人瘞之叢墓處。老槐樹下。後
十餘年。其子經商頗利。累資鉅萬。故鄉獲牛眠地。議發柩歸正首邱。祈某往勘
之。甚至墓所。周視曰。此穴得木氣甚旺。不可遷也。且發土便見肢體。於君大不
利。子欲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葬其親。致掩骼異地。非孝也。子不得
已。傭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為柔根
蟠結。不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納之。臂折。子大哭。
旁觀靡不惋歎。子扶柩以歸。登崖墜折一臂。遂成殘廢。旋卒於逆旅。棺厝古田
中。無馬鬣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為其先人營墓。會葬者接軫靈輦。甫至穴前。

某趨至公前。啟曰。職家貧。資錢四十萬。所不能矣。謹具生芻之帛。今觀佳地鬱鬱。而土色純殷。恐致不祥。請一觀朱壽之器。公素耳其名。亟命啟繆幕示之。其驚曰。穴已定乎。公曰。定矣。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為張某所點。張亦素負盛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舍此豈復有正穴哉。衆多附和之。遂下棺而崇封焉。某頓足曰。此大謬矣。急取鍤自墓南掘地為溝。深尺餘。長二丈。闊一尺。曰。得此。其庶幾免乎。既而辭去。以煤炭大書一火字於碑陰。張見之。誚冊不已。俄見數騎自城中飛奔來報。宅中失火。廩廩俱焚。衆大驚。始信某術之神。自此名愈噪。所居鄰歷代帝王廟。院東悉屬紅牆。或謂太不雅觀。盍去諸。某曰。吾今老矣。平生信天株守。不善夤緣。所賴此數仞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終餘年耳。至冬。果以卓異授江南參將。五年後。乞休歸里。宦囊頗裕。但不敢復為人相地。相則兩目赤癢。每數日不癢。

蟻陣

曩在毘陵市上觀蟻陣。見一人藉地坐。左右置黑赤髹漆方盒各一具。盒各三層。寬各盈尺。旁各有小孔。出入如蜂房。然觀者次第斂錢畢。其人將黑赤盒各

取首一層列地上。彼此相距約二尺許。又取黑赤小旗各三竿。插左右相距尺有咫。又出一卜竹筍。長五寸許。吹之鳴鳴然。作簸邏聲。又擊細腰鼓三通。但見每盒所蓄蟻。絡繹自孔出。約有千餘。各投所插色旗下。中旗蟻帥約長一米。左右兩副將。長稍殺。餘俱細小。與凡蟻等。赤左黑右。列陣畢。其人又擊鼓數聲。各帥乃督蟻兵。爭前交綏。前後進退。與鼓聲緩急。抑揚相應。兩軍相持良久。忽見赤隊蟻帥率眾便退。左右兩副亦率眾分路俱退。黑隊蟻帥便統左右兩副。率眾前追。約逾赤旗界才二寸許。忽見赤帥又統眾轉戰。兩副亦從兩翼截出。三面合攻。黑隊陷入重圍。帥知中計。情甚窘迫。同兩副竭力衝突。竟不得出。亡者甚眾。勢窮援絕。鼓聲頓死。其人急出。小銅鈺連敲數杵。忽見赤蟻讓路一線。黑帥急同兩副。率敗殘餘兵。倉皇奪路而出。又鳴鈺數聲。兩帥各統眾。次第由孔入盒。是役也。黑蟻陣亡共計三百三十有五頭。赤蟻亡者僅二十有七頭。其人手拈箴絲。定目視地。撥數戰骨。太息謂眾曰。頃者倘不急鳴金收隊。則黑蟻全軍覆沒矣。便將赤盒蓋揭開。請眾觀獻俘。但見盒中卦界縱橫。凡二十有五方。中一卦。又劃分前後各半。前為蟻王聽政之所。後為妃嬪所居。以箬葉為廬蔽。

不可見。但見蟻王巨若赤豆。氣象英傑。端拱殿中。帥同兩副。匍匐詣王前。交頭
隱隱。不知作何語。蟻王首肯。似甚嘉悅。須臾。帥同兩副退下。羣蟻迎上。交頭隱
隱。亦不知云何。但見羣蟻爭前獻俘。將所噬黑蟻之首若足。各銜置殿前。築若
京觀。王顧左右。似有所諭。兩蟻似是近侍。下殿不知傳何旨。蟻帥又獨上殿。詣
王前。伏聽諭旨。畢。緩緩退下。兩副同羣蟻迎上。又交頭隱隱。不知云何。似俱欣
欣有喜色。羣蟻便趨至殿前。將所築京觀。各銜出擯棄盒外。始各歸列。其人便
將赤盒蓋好。觀者欲散。其人曰。未也。有賞。即有罰。既觀獻俘。不可不觀治罪。便
又將黑盒蓋揭開。請衆觀治罪。但見盒中方罽。亦與赤者等。其王亦大如豆。端
拱殿中。似甚震怒。正副三帥伏殿前。不少動。似甚惶恐。少選。王顧左右。似有所
諭。但見王旁羣蟻。類近侍者二十餘頭。分半下殿。將三帥後股。約噉有數十許。
三帥崩角乞命。但見王仰首。不知作何語。始罷噉。三帥稽首謝罪。緩緩退下。王
亦退朝。羣臣亦各歸列。其人又將黑盒蓋好。觀者咸歎息稱奇。而散。予詢其人
曰。蟻乃極微之物。君以何術馴致若此。其人曰。蟻雖微物。其性極靈。盡其性而
導之。不半月。便可演熟。予曰。各插小旗三竿。何也。曰。使之辨識。各歸各隊也。吹

竹筩何也。曰。使聞聲之多寡。知派幾許隊伍也。擊鼓三通何也。曰。促其出盒列陣也。再擊鼓以作其氣焉。兵法所謂鳴鼓進攻也。既戰酣而停鼓。敲鈺亦猶鳴金收兵之義也。予曰。君言是矣。顧每陣無論孰勝孰敗。必有所傷。如今日黑部陣亡不少。日日如此。不將漸滅無譙類乎。曰。每陣亡之多者。休息五日。少者三日。故將列陣。必先斂錢計得小人五日糧。乃可博一戰。曰。必須五日何也。曰。兩部皆日日將雛。雛出一日。乳之二日。哺之三日。便知自食。四日便成立。五日便列隊。故必須以五日也。曰。每部所蓄蟻幾何也。曰。每卦僅容百頭。除中卦王宮計之。當各二千四百有奇也。曰。今日所出隊伍幾何。曰。吹筩六聲。係派六成隊伍。計每部應出一千四百有餘也。曰。每盒三層何也。曰。上層為衆蟻所居。中層將雛。下層儲胥。曰。盒中方卦二十有五何也。曰。中卦為王宮。環王宮之八卦。將相百官各執事居之。緣邊十六卦。庶民居之。曰。王宮後半以箬葉為廬蔽之。何也。曰。是妃嬪所居。不使人見。所以別內外明尊卑也。蟻雖微物。固禮義廉恥四維畢張也。予肅然問曰。何謂也。曰。王宮居中。各官早晚兩朝。時無少愆。每卦內男左女右。序無少紊。凡所供億。皆取給於庶民。無敢或怨。是其禮也。有功必賞。

分類之治古
有過必罰。號令嚴明。毫無寬貸。一遇急難。互相護援。是其義也。凡出覓食。一有所得。歸鳴於眾。同往昇運。上之於官。官又上之於王。命儲庫中。以濟公用。不敢少有所私。倘王賞有功。即私存誌之。眾亦不敢攘效。是其廉也。凡蟻交皆有時。不令人見。其性最警。人欲竊窺。即便分散。是真知恥也。又示以盒之中層。亦分二十有五卦。中卦為妃嬪將雛之地。外八卦為命婦將雛之地。再外有六卦。為民婦將雛之地。諦視所生之子。累累然與蝨蟻相類。又示以盒之下層。但分三卦。都有旨蓄。予曰。是人為之。抑自取之歟。曰。蟻貴自食其力。人所供者不貴。故日出覓食。預置各物於外。以待其飛挽。斯可矣。曰。蟻以何物為貴。曰。龍眼肉。其次胡桃肉。再其次羶膩各物。再其次枯死蟲豸。而穀粒亦所珍惜。故穀粒另置一卦。日食粒幾許。皆有定額。不敢虛糜。凡日所將雛。必報王。乃可給量。予曰。其王亦出陣否。曰。間或有之。然兩王出陣。彼此皆持重。不甚盪決。返不如命將督師之能鏖戰也。曰。今日赤部大捷。其王賞有功。當賚何物。曰。今日賞賚甚重。非龍眼肉。即胡桃肉也。其人言畢。拱手攜盒。款款而去。

趙得秀

明趙得秀。肥鄉人。工木工。多巧思。人謂魯班復生。南游武夷。得異人傳脩真訣。歸至林慮。愛其山水。陡絕。練藤葛為繩。橫以木凳。輓轡拾級而升。造三清等殿。精巧絕倫。人迹罕到。遂遁迹其中。隆慶五年。磁州牧羅潮徵造州南石橋。橋百丈。一甃而無斧鑿痕。又於西涯絕渡處。懸木以通。鑿石函。函外高揭石板。丈許。將死。語其徒云。葬我函中。速出。勿久留。及死。如言。葬畢。甫出數武。懸石以下。周匝無痕。常有猿守之。絕澗千丈。人不能至。至今呼魯班壑云。按趙州安濟橋。在城南五里。汶河上。隋匠李春造。奇巧鞏固。甲天下。土人有趙州橋魯班脩之謗。豈訛磁為趙。訛得秀為春歟。

傅徵君軼事

山右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為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末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為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命是聽。其友第諾。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肴酒。迎與痛飲。自晡至暎。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為研濃墨。駢兩几。鋪丈。

長玉版紙其上。又取鏡界尺鎮紙四角。謂俟月上。東向秉燭。為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毛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卦。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友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躍。其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其腰。徵君狂叫。歎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徵君髮鬢眉滿頭。皆墨。竟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為之浣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上。惟濃墨一團。大於釜口。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疊摺。皮之架上。一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興中輟。未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摹脩落成。僧慕徵君名。丐書菴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捨某甲與徵君善。啗以重金。求為轉乞。甲知徵君為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醞。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自拉棄之。徵君晚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顧不善塗。鴉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矣。曰。我為汝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遽索紙。縱筆為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既蒙賜書。即求署款。以為蓬

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剋此三字授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菴前。訝額署己款。筆意確是。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為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為甲所賣。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患頭痛。經多醫不效。聞太醫院某公為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造請診治。公按脉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某聞怏怏歸寓。急治任。兼程旋里。會徵君入都。遇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今國手也。盍請治之。某歎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駭曰。果爾奈何。試為汝脉之。按脈良久。嘆曰。某公真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泫然泣曰。誠如君言。某真無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偏覓健少。所着舊擅笠十餘枚。煎濃湯。漉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愈。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非常。趨往謁某公。公見某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公

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診汝疾。係腦髓虧耗。按古方。唯生人腦可治。顧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治法。今傳君以健少。舊擅筮。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傳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為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為兒戲也。吾尚敢業此哉。公送某出。即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

術士驅蠅

予叔鳴皋字楚鶴。任直隸保定府太守。政尚嚴肅。有能更名。時姊丈邵南俶官御史。自京都薦一客至。姓熊字子靜。貌極陋。不甚識字。飲食高卧外。兀然獨坐。絕不與人通款洽。居半載。辭去。臨行。謂主人曰。僕鄙厨久矣。今告別。請獻一技。主人唯唯。召幕下客共觀之。時大暑。堂中蒼蠅數有萬頭。飛者集者。緣頸撲面者。薨薨擾擾。如撒沙拋豆。命童子持扇。左右驅。熊袖中出兩箸。隨飛隨夾。無一失者。盡納入左袖中。談笑赴。主人餞筵飲畢。啟衣放之。祝曰。爾不我擾。我不爾擒。速去。速去。須臾。流星萬點。紛然四散。而堂中絕無一蠅。觀者盡駭。主人餽以金不受。曰。願賢刺史之治民。亦如某之治蠅也。則一郡獲福多矣。言畢而去。

聽銀

邵公大興人家世業賈持朱提一封向耳畔搖之擲案上聲鏗然曰銖兩若干色若干權以衡不差紫黍鎔以爐色符合若既傾而後言也百試百中問其故曰熟能生巧耳以是都中銀市非公至價不定亦藉是資其生計云

烟戲

劉文恭公生辰有巨公薦一術者云善烟戲呼至則癯叟也出烟管尺許烟斗大逾盂盛烟令滿吸一時許徐起登高几吐之水波浩水水雲霧瀰漫旋而樓閣重重森立水面乘鸞跨鹿者紛集一鶴銜籌翔舞空際為海屋添籌之戲吐畢下几烟凝結半日始散真絕技也憶少時見一僧向烟肆募烟出其烟具略同術人吸畢徐徐吐出盤旋空際歷時乃散又一旗了吸烟畢吐圈無數連吸連吐箇箇皆圓徐出濃烟一縷直穿圈中纍纍相屬如青蛛之在貫也

調白

盜之類別自響馬老瓜以至去色田竊名目多端神勇奇技者見諸載籍已不乏人又有所謂調白者益超出其儔而近乎神怪有曰下八洞者人之財物一過其目即能攝去其最者曰上八洞無須露財與人同止息即知其囊中物默

運潛移而不覺也。有楚商胡某者，為其主收債，餘大盈箱，買舟而返。途遇一客，負篋襜被，呼舟共濟。舟子辭之，胡哀其孤，招之同艇。其人談甚豪傑慷慨，胡甚樂之。飲食與共，談數日，覺其非士非商，益畏而敬之。恒投其所嗜，而助其不足。客甚德之，將抵其處，乃謂胡曰：「別有日矣。」余所言得毋驚駭？因公長者，敢以寔陳。誓不為公害也。胡曰：「吾二人雖邂逅之交，亦云睦矣。」請直言毋隱。對曰：「予上八洞也。始睹公舟，知有重載，既蒙容納，益知有貨若干。已移吾篋中，請公驗之。胡駭其所言之數相符，亟視箱，則封識如故，已空。諸所有客啟其篋，還之曰：「吾不忍欺公，然前途有友短腰纏者，乞假五十緡，約某日必償公，可否？」曰：「囊中物皆客所賜，敢不惟命。」如數與之。客謝而起，一轉瞬，已登彼岸。舟離岫尚十餘丈也。胡愕然歸告主人，疑信半之。即胡亦不計其償否。至日，有衣冠華煥，僕從如雲者，投刺謁胡，出見客，即調白者。歎之益恭。客喜而退，胡送出門曰：「所借之資已加十金，而納諸主人之櫝。且有以益公者。」後如携金出外，必以糲米一撮寔封中，則不受其暗算。謹誌之。胡再拜謝教。客去，主人啟櫝，而子母無虧。始信其影，而知天下果有異人也。

奇談札記

神仙大觀

搜羅古來男女
神仙之事實變化
離奇極有趣味均為
近今社會所歆羨而亟
欲知其情節者卷首插
列各真仙遊戲圖尤覺
傳神入化令閱者有感
想長生擺脫凡塵之意
全書彩面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請看有益之小說

游戲札記

滑稽世界

是編搜輯新近遊戲
文章共三十六種凡
現今流行之一切滑稽
文字業已完全備列材
料極其豐美思想極其
新穎取而讀之可解個
人之鬱悶可助聚談之
歡笑 全書彩面
洋裝一冊定價
大洋五角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四版

江湖奇聞全書四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瀨江濁 物

印刷者 競智圖書館

發行者 競智圖書館

代售處 各省大書坊



天下第一奇術全書

秘術海

本書總類目錄

……(天地山川門)……	……(房屋建築門)……
……(衣履布帛門)……	……(飲食烹調門)……
……(花果菜蔬門)……	……(製作物件門)……
……(修理器皿門)……	……(鑒別真偽門)……
……(書翰珍襲門)……	……(奇術妙方門)……
……(遊戲幻術門)……	……(禽獸飼畜門)……
……(蟲魚避養門)……	……(急救死傷門)……
……(身體療治門)……	……(防患避災門)……
……(婦人調術門)……	……(兒科廣濟門)……
……(閨閣助妝門)……	……(旅行須知門)……

■家庭常識之指針

■社會日用之寶庫

■旅行助益之秘笈

全書洋裝上下

兩厚冊定價大

洋一元二角



國家圖書館



001712779

